

中國邊政

چین چىگار سياستى

ཀུང་གོ་འཛམ་གླིང་གི་སྐོར་

目錄

98

漢滿蒙維藏合璧刊名	 (1)
專載：蒙藏委員會施政報告	 吳化鵬 (2)
邊事述評	 宋念慈 (5)
反對印度非法佔我領土	 伯翔 (9)
匈奴與兩漢之戰和及其影響	 劉學鈞 (10)
壯志未酬董樹藩	 趙夢蘭 (22)
檢討明代對蒙古滿州（女真）民族的得失	 李學智 (23)
國內外大事記	 (37)
西藏戲劇——仙女蘇吉尼瑪傳(二)	 程碧惠、鄭夙芬譯 (44)

中國邊政雜誌社印行

中華民國七十六年六月出版

專載：蒙藏委員會施政報告

——七十六年五月二日在立法院邊政委員會報告

壹、當前蒙藏政策取向

蒙藏地區位處邊陲，幅員遼闊，資源富饒，蒙藏同胞之生活習俗、語言文字、宗教信仰及地方行政組織，均與內地迥異。共匪竊據大陸後，實施共產暴政，一意孤行，倒行逆施，極力摧殘蒙藏地區，致使蒙藏地區面貌全非，且不斷企圖向海外蒙藏胞聚居地區進行其滲透陰謀。在此種複雜情勢下，本會責任尤其艱鉅，蒙藏之施政亦始終面臨挑戰。目前本會施政對象概可分為在臺蒙藏人士、流亡或僑居海外蒙藏同胞以及身陷大陸之蒙藏災黎三方面，其中散居海內外堅決反共之蒙藏同胞，為數多達十餘萬人，殷切寄望政府之照顧和援助；在共匪奴役迫害下之蒙藏同胞，深切渴望我政府早日摧毀匪偽政權，使蒙藏同胞得到真正之自由與幸福。基此，本會更應積極作為，乃經審慎研究，制定本會三個工作方針：

一、在復興基地方面：照顧蒙藏同胞，促進團結合作，推動蒙藏歷史文化研究，積極培育蒙藏優秀青年，儲備復國建邊人才。

二、在海外方面：加強聯絡自由世界各地區蒙藏同胞，溝通意見，增進了解，建立共識，粉碎共匪統戰陰謀，共同致力三民主義統一中國運動。

三、對大陸蒙藏地區方面：研究及掌握蒙藏地區政治情勢及敵情動態，運用蒙藏語文，透過各種傳播媒體，弘揚國家政策，進行對匪心戰，激發蒙藏同胞仇恨匪共心理，為維護傳統文化、宗教信仰與民族生存而戰鬥。

貳、半年來工作概況

近半年來，本會依據前項方針，積極推動各項業務，茲謹就重要施政情形，摘要報告如下：

一、成立世界蒙胞臺北俱樂部洛杉磯分會及舊金山分會

本會為匯聚海外蒙胞社團力量，壯大反共聲勢，適時推展各項反共愛國活動，比經輔導，甫於去（七十五）年六月十五日，在西德慕尼黑召開「世界蒙胞臺北俱樂部成立大會」，隨即輔導該俱樂部，擴大組織陣容，加強成員聯繫。由設於美東新澤西州之總部為聯絡樞紐，其下設有美國新

澤西、費城分會、法國巴黎分會、西德慕尼黑分會，積極擬定計畫，推展活動。今（七十六）年二月一日及二月七日，本會復分別輔導世界蒙胞臺北俱樂部於美國召開洛杉磯分會及舊金山分會成立大會。化鵬代表政府親往主持，大會邀請北美事務協調委員會駐當地辦事處處長、僑界領袖及僑選立法委員列席指導，旅居兩地蒙胞各有百餘人出席，會中分別推選會長、總幹事與顧問多人。同時在未設立分會地區，遴選具有服務熱忱之蒙胞，擔任地區聯絡員以加強聯繫並服務旅居當地蒙胞，今後將可進一步發揮組織功能和反共力量。

三、團結海內外蒙藏同胞展開反共愛國活動
促進海內外蒙藏同胞之團結，向為本會重點工作之一，半年來實施成果，茲分國內、國外兩方面報告如下：

（一）國內方面：

本會積極致力於聯繫在臺蒙藏同胞，照顧及輔導其生活，除經常派員訪問溝通外，並分別於春秋兩季舉辦自強活動，增進彼此情感，如去（七十五）年十一月三十日舉辦秋季自強活動共計蒙藏同胞三百餘人參加，除參觀訪問臺中市科學博物館及亞哥花園外，並觀賞富有教育意義之紀錄影片，氣氛融洽、歡欣愉快。

對在臺蒙藏同胞中有老弱貧苦缺乏謀生能力者，按月發給生活補助費，目前按月支領者計蒙胞三十六人、藏胞十六人，對於疾病傷殘無力就醫者，依情節主動發給特別救濟金。

（二）國外方面：

本會並持續輔導海內外蒙藏胞、社團參與各項反共愛國活動，今年國內舉行一二三自由紀念活動，國內蒙藏胞組團參加紀念大會，海外世界蒙胞臺北俱樂部總部與各分會、旅居尼京加德滿都藏胞中山學會、旅美西藏佛教薩迦教主等均分別致電政府，誓言支援反共抗暴，完成三民主義統一中國之使命。

（三）國外方面：

為增進溝通、促進瞭解，本會與海外蒙藏同胞、政教領導人士廣為接觸聯絡，一方面透過各種管道，與蒙藏政教領導人士保持接觸，適時邀約返國訪問或參加各項活動。今年三月，曾邀請旅印蒙古喇嘛古魯德瓦及旦曾札巴返國參加藏胞反共抗暴紀念活動，並南下參觀國家各項政經建設。今年四月，邀請丹僧、烏古廷、色德巴夫婦、安嘎夫婦回國參加中樞致祭

成陵大典活動。據統計，半年來藏籍活佛喇嘛接受民間邀請返國弘法者計有三十人之多，化鵬均曾遵約渠等晤敘，就加強服務海外藏胞及輔導海外藏胞青年回國接受職技訓練與升學等事宜交換意見。

另一方面，本會排除困難派員前往海外蒙藏同胞聚居地區宣慰考察，今年二月、四月，即派藏事處長、蒙事處科長分赴尼泊爾、印度與英國訪問蒙藏胞社區。今後仍將繼續派員赴海外宣慰蒙藏同胞，表達政府關懷德意。

本會並慎重遴選忠貞愛國、熱心服務之藏胞聯絡通訊員，隨時提供服務、反映藏情。目前在海外共設置二十一位藏胞聯絡員，並於尼加德滿都設立「印度、尼泊爾地區藏胞聯絡中心」，另輔導成立「尼泊爾藏胞中山學會」，適時約集當地藏胞舉辦各項愛國活動，積極響應三民主義統一中國之號召，統合反共力量。爾後將視情況發展，隨時增置聯絡人員，擴大接觸層面，務期在廣大藏胞羣衆中開花結果。

三、召開世界顯密佛學會

爲闡揚顯密佛學旨趣，促進漢藏宗教文化交流，聯絡自由世界各地區佛教領袖、高僧、大德、海外藏胞活佛喇嘛、學者專家來華與回國訪問，本會輔導「中華漢藏文化協會」於去（七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起至三十日止假高雄縣佛光山寺，召開「世界顯密佛學會」，共計出席十九個國家及地區代表三百二十五人，其中包括來自印度、尼泊爾、美國、加拿大及國內外藏籍活佛喇嘛二十四人；開幕典禮承 蔣總統經國先生頒發書面賀詞，另加拿大總理穆尼爾、秦皇辦公廳主任、世界佛教青年會主席等均來函致賀，化鵬應邀致詞。與會學者專家計提出三十九篇論文（包括中文二十篇、英文十九篇）進行分組討論，並舉行兩次「西藏佛教專題座談會」，由薩迦教主負責主持，座無虛席，會場情況熱烈，盛況空前。閉幕典禮時，行政院林前副院長洋港、臺北市許市長水德亦應邀致詞，大會於通過宣言及上 蔣總統致電文後圓滿閉幕。

四、主辦蒙藏文化研習會

爲促進蒙藏與一般大專青年對蒙藏之認識與瞭解，本會與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國立政治大學邊政研究所於今（七十六）年元月十九日至二十日假政治大學舉辦「蒙藏文化研習會」，共計國內各大專院校學生七十餘人參加，課程內容採專家演講與課外活動並重，目的在促進與會大專青年能透過學者專家之演講、對蒙藏習俗之實際認識及各項團體活動中瞭解蒙藏、關心蒙藏，以增進國族團結。活動期間，學員學習情形十分良好，與

論與各界反映甚佳。

五、輔導蒙藏青年升學與就業

爲有計畫的培植蒙藏青年，以備備復國建邊人才，本會與教育部依照「蒙藏學生在臺升學臨時辦法」及「輔導海外蒙藏學生回國升學辦法」之規定進行輔導，前者與國內蒙藏青年爲對象，輔導其升入適當學校就讀；後者以海外高中以上學校畢業之蒙藏青年爲對象，經由駐外機構及愛國蒙藏僑團之保薦，設法接運回國，先實施爲期一年之國語文訓練，再依其志願分發至各大專院校就讀。對成績優良者，每學期發給獎學金以資鼓勵，清寒者另給予助學金，並定期舉辦自強活動及聯誼座談會，輔導其課業與生活。七十五學年度，經由本會輔導升入高中及大專院校學生共計二十八人，歷年來蒙藏大專以上畢業學生共有二百二十九人，出國留學者八十九人，其中公費留學生二十人，自費留學生六十九人，大多獲有碩士、博士學位，除少數在國內政府機關服務外，其餘各自在國內外開創事業，多有成就。

此外，本會爲培育蒙藏語文人才，採取兩項措施：（一）輔導在臺蒙藏人士設立「蒙文進修班」及「藏文進修班」，鼓勵在臺蒙藏青年子弟進修其本族語文；（二）在公立大學相關系所設立蒙藏語文獎學金，獎勵學習蒙藏語文成績優良之大專學生，用以儲備建設蒙藏之幹部。

六、舉辦藏胞反共抗暴二十八週年紀念大會

今（七十六）年三月十日爲藏胞反共抗暴二十八週年紀念日，本會特假臺北市僑光堂舉行紀念大會，共計在臺藏胞及國內各界代表三百五十餘人參加，會中邀請旅居印度蒙古喇嘛古魯德瓦、藏族國大代表伊西娜珍女士以及藏胞青年代表楊肅宜同學致詞，大會一致譴責共匪迫害藏胞之暴行，並呼籲海內外藏胞團結一心以對抗共匪統戰陰謀。大會莊嚴肅穆，圓滿順利。會後並舉行追荐反共抗暴罹難藏胞英靈法會。

七、輔導海外藏籍青年返國接受職業技術訓練

本會爲有效輔導旅居印度、尼泊爾地區藏胞回國接受職業技術訓練，培植其專業技能，充實其創業條件，自民國七十二年六月起，經國內各職業技術訓練機構合作開辦海外藏胞職技訓練，先後舉辦烹飪、縫紉、美容、理燙髮以及汽車修護駕駛等類訓練共計一百零九人參加。由於受訓學員習得專業技術，返回僑居地後，或自行創業、或受僱於人，皆能發揮所長，各得其所，生活日益改善，因而申請志願回國受訓者日增。目前受訓之第十梯次汽車駕駛修護班即增爲十八人，且於下（七十七）年度起，招訓

員額增加一倍爲四十人，分梯次進行各項職技訓練，輔以生活教育與參觀課程，增進其對三民主義及祖國各項進步之認識，加強反共意志與力量。

八、加強蒙藏學術與現況研究

爲使蒙藏業務與學術結合，隨時掌握蒙藏情況，本會分兩方面進行：(一)學術性研究，從民族的、歷史的、文化的層次，作客觀而深入的探討，邀約十餘位學者專家組成小組，每月集會研討一項專題，經與會學者深入討論後排印成書，分送有關人士及單位參考；(二)現況的研究，着眼於匪情及當前情況之了解，除加強聯絡國內敵情研究單位及委請駐外單位廣泛蒐集、整理蒙藏地區現況資料外，並邀請研究匪情與蒙藏問題之學者專家進行研究，每週舉辦一次「蒙藏地區敵情研討會」，將研討結論編印爲「蒙藏地區敵情週報」，分送有關單位與人士參考。至七十六年四月底計舉辦敵情研討會一三八次，編印敵情週報一四三期，並完成有關蒙藏地區敵情研究一四三個專題。

本會並輔導民間所組財團法人「蒙藏學術研究基金會」推動學術研究，每月公開舉行「蒙藏學術專題講座」一次，社會各界人士前往聽講者，甚爲踴躍，頗受輿論稱讚，又該基金會與私立中國文化大學合作，下設蒙古、西藏研究所各一，間月各舉行學術討論會一次，宣讀學術論文一篇，實施以來，甚受學術界之重視。

九、策進大陸蒙藏地區心戰宣傳

本會爲擴大對大陸蒙藏地區政治號召效果，啓發蒙藏同胞對自由祖國之嚮往，依據已訂定之「蒙藏委員會對大陸蒙藏地區加強實施心戰工作要點」，約聘富有經驗之專家擔任本會心戰委員，由本會提供蒙藏現況及一般參考資料，每週撰寫心戰文稿一篇，經譯爲蒙藏文，透過中央廣播電臺以蒙藏語向大陸蒙藏地區播出，激勵反共抗暴行動，加速共匪偽政權崩潰滅亡。心戰廣播稿件，每三個月彙編成冊，以備運用。

十、舉辦中樞致祭成陵大典

本年四月十八日（農曆三月廿一日），爲中樞致祭成陵大典之期，總統特派化鵬代表主祭，典禮於是日上午十時假臺北市舟山路僑光堂舉行，特邀請國民大會、五院代表、在臺各級政教領導人士、在臺各邊疆學術社團領導人陪祭，中央各部會、省市府代表暨在臺蒙籍人士等約六百人與祭，典禮肅穆隆重，充份顯示對一代民族偉人之尊崇，促進國族團結，至有助益。

主出刊「蒙藏之友」雜誌，增進聯繫與瞭解

爲加強聯繫蒙藏同胞，本會特出版「蒙藏之友」雙月刊，報導國內各項進步實況暨宣導政令，以漢、蒙、藏、英四種文字印行，分寄海內外蒙藏同胞與社團閱讀，以擴大聯繫效果。

參、本會今後之工作要點

國際局勢詭譎萬變，政治情況經緯萬端，而我蒙藏邊區無時不爲他國所覬覦。最近，美國宣告與外蒙古「建交」，印度宣佈成立所謂「阿魯納恰爾邦」，我政府皆先後發表嚴正聲明，表示絕不承認。至此，蒙藏工作更不可輕忽，目前蒙藏邊區雖與本會暫成隔絕，但身陷大陸以及海內外之蒙藏同胞莫不支持政府儘速完成三民主義統一中國之願望，本會亦本著鏝而不捨之精神，全力開展工作。現謹將今後要辦之重點工作，報告如下：

一、開拓溝通管道，增強民族團結力量：

蒙藏之工作計畫內涵與工作量逐年增加，將來應設法延攬蒙藏愛國有識之士，參與蒙藏事務，藉意見之溝通，與才智之獻替，促進團結合作；並爭取有志之青年投入蒙藏工作行列，使新血流暢，活力充沛，增進民族團結力量。

二、突破現狀，爭取主動：

藏事工作，分爲兩個層次，其一爲對達賴喇嘛及其「流亡組織」之聯繫與溝通；其二爲對廣大藏胞之服務與協助，但此兩者具有連帶關係，確難截然劃分，故決策上必須統一，行動上力求一致，目前本會與有關單位之協調至爲密切，各種策劃與政治運作之進行，將可收指臂之效。

三、輔導蒙藏文經事業，改善其生活品質：

海外蒙藏同胞寄人籬下，大都能克苦自勵，開創事業，惟缺乏資助，備感艱困，尤以旅居尼泊爾與印度地區藏胞爲甚。爲輔導他們本著自助助人助的精神，發展文經事業，以改善其生活與教育水準，本會擬針對不同對象，結合實際需要，並採輔導與贊助方式，提供必要之資金或技術，以扶助其成長發展。

四、培植蒙藏青年，積極加以輔導：

除了有計畫的培植在臺蒙藏青年外，海外蒙藏青年，久居異域，接受當地教育感染現代思潮，致對祖國傳統文化日漸疏淺。而今爲期涵泳中華文化，培養愛國情操，應予積極爭取，有計畫的接運高中以上畢業蒙藏青年回國，按其志願與需要，輔導其升入國內各大專院校就讀，並與中國青

邊事述評

中國還是人家的俎上之肉

宋念慈

去年七月二十八日蘇俄共黨總書記戈巴契夫在海參崴發表重要演說，從它的內容看，顯示着蘇俄對自由世界的外交方針，將有重大轉變。在戈魯上台之前，蘇俄帝國主義在亞洲憑藉它的優勢兵力和狡詐的技巧，製造了越南和阿富汗的偽政權，擊敗了以美國為首的反共力量。到了這一時期，蘇俄乃北自海參崴、蘇維埃港、彼得羅夫海空兵，南抵越南的金蘭灣，崑崙山和高棉的金磅遜港，大肆擴張並佈署海空兵力，以期在亞洲太平洋地區，與美國一爭短長。從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亞洲情勢看，許多國家都在戰後變成了俄國的附庸，共產勢力甚至已經越過太平洋，而侵入中南美，美國的自由主義分子猶在國會裏處處和雷根政府為難，蘇俄共產黨看到眼裏，自然不會放掉這種機會。

戈巴契夫的上台，並不表示布里茲涅夫的失敗，因為無論在共產主義宣傳方面，或在武力進取方面，蘇俄在亞洲總還算是有所收穫的。不過戈巴契夫在海參崴的演說，顯示他對亞洲懷有更大的野心。

自一九六〇年代的中期起，匪俄的衝突轉趨激化，甚至於兵戎相見，顯然這是共產陣營的一大噩運，但以共產陣營領導國自居的蘇俄帝國主義，絕不因亞太政策的一時失檢，而自甘放棄其領導地位，在七十年代內，它便趁東西和解的機會，在中俄邊界大肆增加地面部隊和其在太平洋上艦隊的實力，這些舉措，一方面在中國大陸邊緣採取包圍態勢，藉以鎮壓中共頑黨，一面也在藉機加強海空軍的力量，以扼阻中共在東海的活動，而其最終目的當然還是在與美國互爭亞太地區的霸權。

蘇俄不能忘情於征服日本，或設法防止日本重整軍備，蘇俄對其所侵佔日本的國後島等四島，拒不歸還，且做為軍事基地，威脅日本的生存，戰後數十年，俄日之間迄未締訂和約。此次戈魯擺出讓步姿態，日本與中共同感興趣。日本所希冀的是或能藉此打開蘇俄市場的門戶，多銷售些商品，以滿足其經濟動物的慾望，同時又可達成政治大國的願望；中共則希望解除這些大軍壓境的惶恐感。因為戈魯的表態，所以匪俄雙方都派出了代表互訪，首作恢復邊界問題的談判。

匪俄恢復邊界問題談判

中俄兩國邊界，東自圖們江口土字界牌起，西至蔥嶺烏孜別里山口止，全長約共一萬一千餘公里，前後締約二十一次之多。

此次共匪偽政權與蘇俄會勘邊界，因路線過長，兩方同意先從東部國境烏蘇里江及黑龍江的省界，江中島嶼即黑瞎子島等所有權的決定，及這些江中島嶼的共同開發使用等問題開始。

關於中俄邊界問題，戈巴契夫說，由於多種原因，蘇聯與中共關係極具重要性，首先，雙方陸地相連，成為世界上最長的陸地國界線，兩國人民及其子孫註定要永遠為鄰，蘇聯願意在任何時候和任何級別上，極其認真地同中共討論任何問題，以便採取促進睦鄰氣氛的措施。他在談及邊界黑龍江時，他說：正式界限可在主航道上。雙方並可共同利用黑龍江的水利資源。

戈魯的這番話，似乎對此問題很具有友善的態度，其實根據瑣瑣條約及北京續約第一條暨烏蘇里約記文，則黑龍江南邊即右岸屬中國，烏蘇里河西邊即左岸屬中國，規定極為明確，水路交界應以正流為公例。今黑瞎子島既在烏蘇里河正流之西，黑龍江正流之南，自應為我國領土。且民國十六年八月，黑河道委員張壽增，依蘭道委員章啓槐及撫遠縣縣長劉鴻謨，與蘇俄舉行水路會談時，蘇方已承認為我國領土。不過在日本投降後，蘇俄則據為己有，並於島上設置營房、哨所、及工兵工作場，水上飛機場，艦隊工作場等，控制水陸要害，我外交部當時即已提出抗議，不予承認之聲明。但多年以來，蘇俄始終堅持，中蘇邊界係沿黑龍江及烏蘇里江之中方江岸而行。戈魯此次演說故意示好，實係自知理屈，掩飾過去之強盜行為。

據二月廿日法新社莫斯科電說：一名蘇俄主要亞洲專家表示，蘇俄願意依照現行條約所劃界線來解決雙方的邊界問題。蘇俄如果越過條約所訂

的邊界線，莫斯科願意撤回，而中共也應該如此。這位專家說的很冠冕堂皇，他應該了解百餘年來中國既無此項侵略人才，更乏此種能力，反之，現在蘇俄在世界各地，沒有一處不是逾越了他國邊界的。老毛子文過飾非的本領，真教人作嘔！

按東部國境之交涉，歷史悠久，水陸關涉範圍極廣，俄人過去焚毀或私自拆遷界牌之行爲，已屢見不鮮，而我國前清咸豐十一年五月所派勘界大員，如欽差總督倉場戶部侍郎成琦，欽命吉林將軍景藩之輩，對於交涉地圖既不與原圖核對，又不眼同豎立界牌，僅於圖內未分之界，用紅筆畫斷，作記繪圖而已。應立界牌，各差小官豎立，至有無貽誤之處，成琦亦未與核對，以致與原圖相較，少十二字，失地不知幾千百里。當時清吏顧預無知，僅此一隅，即誤國爲此，其他概可想見了。

今日匪俄關係曖昧異常，此番匪俄會勘邊界，共匪代表能不重蹈成琦等之覆轍？他們將以什麼孝敬「老大哥」？

美國承認了外蒙

外蒙是中華民國領土的一部分，自從帝俄佔了西伯利亞及烏蘇里江沿海地方以來，無時無刻不想囊括外蒙爲己有。滿清末葉和民初，俄帝已有幾次用收買蒙好的辦法，誘騙外蒙獨立。俄帝當時雖然沒有完全成功，但是它瞭解到外蒙終究是可以威脅利誘的。到了二次大戰末期，斯大林在多年處心積慮，陰謀詭計之下，和英美兩國締訂了一個宰割中國的雅爾達密約。迫使中華民國接受了充滿詐欺技術的所謂「中蘇友好同盟條約」，而於民國三十五年元旦容許外蒙在紅軍的監視下，進行所謂「公民投票」，而這次投票是經過預先安排，由每一選民在選票上簽名蓋章或打手印投下的，結果終使外蒙脫離了中國，變成了蘇俄的附庸。

我國以數以千萬計的人民生命，和無法估計的財產損失而換來的四強之一的虛名，竟憑空被盟友在背後出賣，政府多年的苦心和平民的犧牲，都成了泡影，幸而我政府察覺到蘇俄自始即違反「友好」條約的義務與精神，復挾持中共竊奪政權，乃於民國四十二年二月二十五日，正式向聯合國安理會提出控蘇案，獲得通過，立即廢止民國三十四年八月十四日所簽訂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及其附件」，並宣佈「早先承認蒙古獨立已經無效。」

外蒙對蘇俄非常重要，第一，外蒙正處於俄國西伯利亞大鐵道中途之

南，猶如一把利刃插在它的腰際，故無論如何，必須把它掌握在自己手裏，以免妨礙它的東西交通；第二、外蒙現在已成爲蘇俄的死黨，和重要的人力與物質資源，二次大戰時，外蒙曾出兵數萬助戰，並提供大量礦產、畜力和肉類；第三，可用以防禦來自後方之敵人的襲擊，例如日本侵佔東北後，蘇俄立即出兵並動員外蒙，從事防禦向西伯利亞之進攻；第四，昔左宗棠嘗言「保蒙古所以衛京師」，反之，利用蒙古正所以控制京師（華北一帶）。蘇俄之所以在遠東戰略上，必須把握住外蒙，其原因實在於此。

美國對外蒙古雖不若蘇俄有出兵控制之意，但對蘇俄及中共在遠東方面的軍事與政經活動情形，實所關心。由阿拉斯加向伯令海峽看，其中間隔不過七海里，如果把海參崴和蘇維埃港做爲蘇俄向亞太地區海空活動基地來看，則西伯利亞貝加爾湖一帶，實爲其後方的重要基地，也是蘇俄陸上交通和配置中長程飛彈的最重要基地，美國進入這一地區，可以做種種監聽、觀察、研究工作。戈巴契夫的和平攻勢，在表面上他可以把駐蒙的紅軍撤退一個裝甲師和若干獨立部隊，在數量上大概不會超過駐蒙紅軍的八分之一，而且從地理上看，雙方的領土相接，一旦有事，幾乎可以隨時開返。另一方面，外蒙軍隊已全由蘇俄控制，它的一舉一動完全操在蘇俄手中，在這方面美國是沒有插手或置喙之餘地的，蘇俄和外蒙既然都同意讓美國外交人員進入外蒙，這何嘗不意味着戈巴契夫今後在政經文化的組織、宣傳和滲透方面，行將比較以往更加加強些？當然蘇聯在外蒙駐軍的減少，可使中共方面發生圍堵威脅壓力的減輕，但美國和中共都應該了解，中華民國政府對外蒙的獨立，是不承認的，因爲它是中國的領土；美國對外蒙的承認，祇是幫助中華民族領土主權的分裂，而同時又在聯合國大會中加強了蘇俄共產集團的力量，所以中華民國政府對外蒙獨立既認爲非法，對美蒙建交自然也不予承認，現在我政府對外蒙與美國的作爲，雖然鞭長莫及，無可如何，但事關我國領土主權的尊嚴，讓我們在創痛之餘，再仔細思考一下雅爾達會議對我國的嚴重傷害！

麥馬洪的陰魂不散

印度在中印未定界上成立兩個邦

當十九世紀印度緬甸尚爲英國帝國主義的殖民地時，英國人野心勃勃

，即屢次進窺我國滇康藏交界邊地，公元一八九〇年與我締訂中英藏印條約，英國獲得了錫金，一八九四年英人與我締訂了滇緬界務條款：約定保留「北緯二十五度三十五分之北一段，將來查明該處情形稍詳，兩國再定界限」，英國即乘我內憂外患磨集之際，積極布置經營，伸其勢力於滇康之邊。一九〇四年，英國的楊哈斯班上校率軍侵入西藏。進入拉薩，與我訂下了英藏條約，一九〇六年在中英藏印北京條約中，追認了前年的英藏條約。由此約之規定，西藏對外交涉，如無中國承認，任何條約均不生效。我遂確收回西藏宗主國之外交權力。

在印緬兩國未成為英國殖民地之前，隸屬我國版圖之滇藏邊界，業經固定。但英人爲拓展其領域起見，屢經派員窺察滇緬邊界，清廷當時雖亦有時派員參加勘查，惟使臣以爲英人欲由滇西野人山通入西藏。自昔董以北宋夷，怒夷之地，英人亦未嘗深入其境，既爲人迹所不至，滇中亦無從查考，現已再四與爭，訂明自北緯廿五度三十五分之北，暫不劃分。

民國元年十一月，我駐拉薩之軍隊，響應革命，擁護民國，數月後英人唆使第十三世達賴喇嘛吐丹嘉措叛逃離藏，在印度宣布獨立，挑起暴動，圍攻軍隊，事件平息後，英國出面阻止我國軍隊重返西藏，威嚇其與西藏所訂之條約，中國不得過問。民國二年十月十三日，中英藏各方代表集會於西姆拉，討論有關西藏問題。英方伴作調停，而提折衷界線，陽爲示惠，陰實利噬。英代表麥馬洪早已將預先畫好之地圖出示，迫我方代表畫押承認。他在地圖上擅將西藏地方用紅藍色筆畫成「外藏」與「內藏」兩線，彼稱爲麥馬洪線，一般以爲是對我國新疆、甘肅、四川、雲南各省劃分的界限，無即是對內的省際界線。殊不知麥馬洪將此線於北緯二十八度左右的滇康交界附近，向西延接，遠伸至西藏對不丹與印度邊界之交點爲止。此延伸部分，實際爲滇康藏對緬印間之對外國際界限。當時我國代表僅注意對內省際界線之爭執，而對麥馬洪存心詐欺所繪下侵佔我大量國土的延伸部分，並未注意。雖然爲此，我國代表對麥氏的劃分法並不同意，而拒絕簽約，因此該案亦成爲一未解決之懸案。但英藏雙方仍於該年七月三日第八次會議時，簽字於麥氏所持之繪有紅藍色線之地圖上。嗣後英印雙方遂持此延伸部分之「麥馬洪線」，做爲中英藏印間劃分邊界之根據。英國帝國主義對我國領土，一向持鯨吞蠶食的手段，二次大戰後，印度獨立，承襲了它的衣鉢，照樣侵略，近來更在其非法佔領之我國領土建立所謂「阿魯拉恰爾邦」，本年二月二十日，我外交部發表嚴正聲明，表示對印度的非法行爲絕不承認，聲明說：

「印度非法佔領我國領土一事，中華民國政府以往曾迭次發表聲明，不予承認。最近印度國會兩院擅自通過在所謂「麥克馬洪線」以南，以迄我國南疆邊界之間領土上，建立「阿魯拉恰爾邦」之議案，印度政府並於昨天正式將該地升格建邦，中華民國政府茲再嚴正聲明：印度政府此舉企圖將其非法侵佔之中國領土，予以合法化，中華民國政府認爲此一非法行爲，係屬無效，絕不承認。」

我們對探府的這項義正辭嚴的聲明，由衷地贊成，不過還深盼政府於光復大陸後，繼續對印嚴重交涉，以期能收復此一大片被強鄰侵佔多年的領土與主權。

結語

根據上述我們詳細省察今年發生在邊疆上的幾件大事，和國內近來在政治上的擾攘情形，深感我們國家的積弱和同胞的愚昧而不團結的大病，同時對國內輿論界、學術文化界，對此等重大問題，都視若無睹，默爾而息，又深抱杞憂。近百年來，許多想在政壇上嶄露頭角，縱橫捭闔之人，頗有不學無術、不顧國家安危、不顧大體，以私害公，冀投時尚之輩，衡以國家當前處境，有識之士，正應投袂奮起，精誠團結，以負救國救民之大任，乃不此之圖，竟倡言「獨立」「自決」，以暴力擾亂社會治安，此種行徑，與叛國何異？

寫「外蒙近世史」且目觀外蒙倡言「獨立」「自決」並淪爲蘇俄附庸之經過的陳崇祖先生，對此曾慨乎言之，他說：

「……俄人向以宗教之權術，深結蒙人之歡心，更以金錢之力，隨其後鼓勵蒙人之越境雜居者，使入俄籍以實行其同化之策，吾恐幹哥歹之遺裔不惟不能自決，浸假日消沈於斯拉夫族而不自覺也。況更有狡爲思逞者，日伺其旁耶？民國七年蒙人呈請撤治，可謂豁然晨鐘之一悟。自俄亂勃興，紅白兩黨互相屠滅，蒙人不自愛其族，點世以利啖之，乃引俄白黨以自助，唱言獨立，喀爾喀之疆土，遂入於俄白黨之掌握，未幾紅黨又攻庫倫而取之，却殺相循，聞聲而慄，是蒙人思以自決而反以自戕也。於戲，前車既覆，來軫方遄，腹內各省，乃亦挾自決之潮流，日日囂囂，又不謀所以自立之基，速亡趨亂之道也。其不爲外蒙之續者幾何哉！余怒焉懼之。」

由上面所述片段感想，可知外蒙之淪喪，實由於蒙古活佛之愚蠢與帝

國主義陰謀侵略所致。蒙古爲此，西藏大致亦復相仿。如今外蒙處於俄帝卵翼之下，名爲獨立，實爲臣屬，民族已失去自由，還談什麼自決？我國既早已於民國四十二年聲明廢止了「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及其附件」，並宣布「一早已承認蒙古獨立已經無效」，美國知之甚諗，但仍訂交予以承認，是視道義與正義如敝屣，無可置議。居今之日，人爲刀俎，我爲魚肉，奈何國人尚不知醒悟，振奮精神，提高憂患意識，力圖團結合作，以加強我反共復國之力量？企予望之矣！

96期「回顧與前瞻」勘誤

18頁上段7行「的宗旨」應爲「爲宗旨」 18頁全上8行「中國」應爲「中東」 19頁下段18行「慨難」應爲「慨歎」 8頁下段末行空白處應爲「共」字。

• 文承 4 頁 •

年反共救國團合作，參加中華文化研習會研究，或安排其接受國語文教育，或委託職技訓練中心，施以職業技術訓練。

五、結合蒙藏社團組織，粉碎共匪統戰陰謀：

共匪長於騙術，現正偽裝笑臉，向海外蒙藏同胞進行統戰，如成立所謂「接待藏胞歸國和參觀委員會」，歡迎旅外藏胞「回國定居、探親，來去自由」等，引誘海外藏胞回返西藏，匪駐歐美僞「使領館」，亦曾企圖向蒙胞社區進行滲透活動，爲揭穿共匪詭計，今後將隨時聯繫并指導海外蒙胞藏胞社團組織及聯絡通訊員，密切注意其欺詐行徑，提醒蒙藏同胞的政治警覺，以粉碎共匪統戰陰謀。

六、協助西藏佛寺籌建事宜：

爲籌建西藏佛寺，所成立的西藏佛寺興建委員會，本屬民間團體，現已改推星雲法師擔任主任委員，組成七人小組負責推動。興建西藏佛寺一事，不在本會施政計畫及預算範圍內，但因爲西藏佛寺的興建，是海內外藏胞多年來共同願望，故本會對於該興建委員會，自當給予必要的協助，以促其能早日興建。

• 文承 9 頁 •

攷了。

總之，最近印度所霸佔、並擅自建立了兩邦的廣大地區，已構成百分之百的侵略行爲，無庸置辯，中共平時營養五百萬軍隊，徒供宰割鎮壓無辜人民，奈何於敵寇壓境，侵佔我領土主權之時，竟縮頭夾尾，徒作虛聲恫嚇之舉？細繹鄧小平揚言要給印度「教訓」的說法，如果僅止於口頭上的「教訓」，那也無非是雙方一來一往的互相回敬，根本沒有決定性。印度侵略者既有先發制人的決心，把中國的土地，改成它的兩個邦，則它的行動豈不真正具有「教訓」中共的橫心？結果就看正義在那方了。

印度的總理拉吉夫曾揚言說：「我們對我們國界的觀念十分清楚的。」難道中國人不知道自己的疆域在那裏麼？中國的疆域就在生長正義的地方，也就在麥克馬洪亂劃紅線竊爲己有的地方。無論鄧小平和拉吉夫甘地所採取的手段如何，或沒到了任何結論，中華民國政府所謂麥克馬洪線是絕對不會承認的。希望國內外同胞和大眾媒體，團結合作，群起而攻，一致反對。

• 文承 21 頁 •

之世匈奴之間雖有爭執，但仍無碍於匈奴人之南來移居，尤以自南、北單于分裂後，南匈奴內附，更大量徙居朔方、北地、五原、雲中、定襄、雁門、代、上谷諸郡，如晉書北狄匈奴傳所稱：

「匈奴五千餘落，入居朔方諸郡，與漢人雜處。」

匈奴既經雜處，在文化上自然互相融化，如此一則影響於後日之所謂「五胡亂華」，再則擴大漢族之基礎，如譽之爲奠定大唐之先聲，亦不爲過，因兩者均不在本文範圍之內，後略。

反對印度非法佔我領土

伯翔

二月二十一日，中華民國各新聞媒體一致報導印度非法佔領我領土，以及我外交部對此絕不承認之聲明。原聲明說：

「印度非法佔領我國領土一事，中華民國政府以往曾迭次發表聲明，不予承認。最近印度國會兩院擅自通過在所謂「麥克馬洪線」以南，以迄我國南疆邊界之間領土上，建立『阿魯納恰爾邦』之議案。印度政府並於昨天正式將該地升格建邦，中華民國政府茲再嚴正聲明，印度政府此舉，企圖將其非法佔領之中國領土予以合法化，中華民國政府認爲此一非法行為，係屬無效，絕不承認。」

另據新德里二十日法新社電：印度新聞社今日報導：印度已正式設立米索蘭邦與阿魯納恰爾邦。這是印度的第二十三及第二十四個邦。

所謂麥克馬洪線，乃英帝國主義統治印度時，由其代表麥克馬洪爵士在西姆拉會議時，擅與所謂西藏代表於一九一四年（民國三年）七月三日，私背中國，以秘密換文方式所劃定。我政府代表對此並未簽字。但自此以後英印雙方即據此延伸部分之「麥線」，作爲中英藏印間劃分邊界之根據。因其侵佔我國廣大領土，我政府自始即不予承認。

入民國以來，我政府以時局擾攘多故，內有軍閥割據，共匪竄擾，外受日帝侵略，致政府內外交困，無暇顧及此等邊疆問題，然自政府的立場而言，此等中印中緬未定界，自屬有待解決的外交問題。二次世界大戰之後，英帝國主義式微，印緬相繼獨立，中國共匪乘機倡亂，致政府又不能不致力於勸亂工作。卅八年以後政治情勢逆轉，中央政府播遷台灣，毛匪在俄帝支援下同機竊奪政權，政府自然更無機會顧及這些問題，但對於國權之所在，諸如否決外蒙之請求加入聯合國，西藏同胞之反抗暴工作等，重大事件，無不秉持正義暨國家民族立場，作積極維護主權，聲討邪惡之主張。但中共初掌政權，對外實行國際統戰，寧可拋棄國家領土主權，而甘心做統戰人。一五六六年印度尼赫魯訪問大陸，便於一九六〇年被中共斷送給緬甸。一五六六年印度尼赫魯訪問大陸，賣國賊周恩來竟輕鬆地脫口以接受麥克馬洪線期望博取印度的友誼。其後雖經一九六二年十月之戰，但以蘇俄親印的影響，中共又不得不從已進駐的地方撤退，問題至此仍未攤平，惟由此可見印度繼承英帝國主義的衣鉢，是如何汲汲於領土之擴

張與戰略基地之獲得。

自一九六二年的戰爭之後，迄今二十五年之間，雙方爲此邊界問題，已有七八次面對面的交涉，印度方面始終沒有讓步，中共懷於印度業已投入蘇俄懷抱，倘此介於西藏、印度、不丹和緬甸之間，面積約爲八萬三千七百多平方公里的戰略地帶，將與蘇俄佔領下的阿富汗連接起來，形成對中共的大包圍，眼前還將直接影響印藏交通，危及西藏和雲南西康的安全。而印度即在此雙方爭執不下之際，深恐西北方巴基斯坦和錫克教徒的種族與宗教的紛爭，日趨嚴重，乃決心在這方面事態尚未極端惡化之前，對麥克馬洪線問題爭取先機，於去年十二月其國會兩院竟率爾修改憲法擅自通過將該未定界升格建爲阿魯納查爾邦，進行挑戰。

非法行動，自然是對處身水深火熱危機重重的中共，進行挑戰。事態發展至此，雙方的爭執既不可能在會議場中解決，自然要把問題搬到戰場訴諸武力。邇來雙方調兵遣將，積極部署，邊境上的衝突也時有所聞。這一切似乎都將做爲六月中旬印度外長前往北平訪問的籌碼，說不定雙方還可能在具有決定性會談之前，小試鋒芒。以示決心與力量。

學者專家或者認爲中共軍隊還正在進行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鬥爭，軍隊內部也有思想與紀律問題，這些都將有礙於戰爭的進行。可是擺在西藏眼前的政治軍事問題，中共怎能裝聾作啞，不聞不問？如果中共軍隊問題置於不顧，那纔適將引起內部的強烈鬥爭。甚至於將廣大的領土，被強鄰隨意奪去，中共將置顏面於何地？所以爲了截止內部的離心叛亂，這種間接直接的示威行動，同時也正顯示其對西藏人民的鎮壓作用。

目前蘇俄在遠東方面的巨大目標，實在控制整個印度洋區域，美俄之間，因巴基斯坦與印度之間的爭端，利害難於調和，美俄與中共的關係雖見好轉，然究屬同床異夢，單就由英國帝國主義所劃定的麥克馬洪線，以之脅迫中共接受，這種慷他人之慨，而實係陰謀利己的伎倆，豈不等於明目張胆地協助印度強行在中印未定界上擅自建邦的事實？質言之，這種作法何異於公開迫使中共承認印度的非法暴行？事實上，如果中共良知未泯，還不甘心俯首貼耳地做蘇俄的兒皇帝，就必當想起唐努烏梁海和西蒙斯古淪爲蘇俄附庸的往事，而烏蘇里江和黑龍江沿岸的劃界問題，也就大可參

匈奴與兩漢之戰和其影響

壹、前言

學銚

匈奴爲我國早期北方之強大民族，其初與諸夏接觸之時，曾以狄、戎或鬼方、玁狁……之名，出現於諸夏載記之中，關於其時代最晚亦可追溯自幽王之時，可從我國最早之文學作品——詩中得見端倪，「詩」，西漢之後稱之爲詩經，於大雅蕩篇載有：「內憂于中國，單及鬼方。」此處所謂「鬼方」，即春秋時代對匈奴之稱謂；此外詩經中之「定之方中」乃稱頌衛文公之詩，按衛懿公時與狄戰於焚澤之地，衛人敗績，向南逃遶，文公受立築城以衛，時人遂作詩以美之，其時所謂「狄」，據史家考證亦爲匈奴之前身，而狄又有長狄、赤狄、白狄之分，有時復稱爲戎，但戎亦有山戎、犬戎、昆戎……之分。據史傳所載，周之先祖公劉，即曾避狄於豳，及至周平王時，復因避犬戎而東遷，凡此足見狄、戎在我國上古史中，曾扮演重要角色，易言之，亦即匈奴民族在我國上古史中具有相當份量；而「采薇」一詩，更明載：「……靡室靡家，玁狁之故，不遑啟居，玁狁之故。……」此詩中之「玁狁」亦即匈奴；此外如「載馳」、「清人」、「無衣」、「出車」、「六月」等篇均載與匈奴有關之事，至於諸狄、諸戎之確切族屬，據近人梁任公氏於其所著「史記匈奴傳戎狄名義考」一文稱：「……戎犬既爲通名，不能以此分種界，於是吾輩考古之業，遂糾紛而無朕。吾乃據羣籍以此推之，臆斷本文所述者，凡爲之族，一曰根據今山西、陝西而侵入雜居於內地者，臆斷本文所述者，凡爲之族，一曰根據今弦游牧之衆，最鼎盛，而蹂躪之地最廣，在黃帝時謂之獯鬻，……在堯時謂之狄，在文王時，其在西者謂之昆夷，在其北者謂之獯鬻，其總稱之曰吠夷，知昆夷、玁狁爲同族者。夫曰玁狁、曰吠夷，與獯鬻之獯皆從犬，故知即太王所避之狄。……二曰根據今甘肅而侵入雜居於內地者……（與匈奴無關從略）……」（見飲冰室專集之四十一），從梁氏之說，則更將匈奴與華夏發生關係之時代，推至遠古之時，梁氏更進一步自遠古至秦漢，將匈奴民族之演化列表，茲引徵如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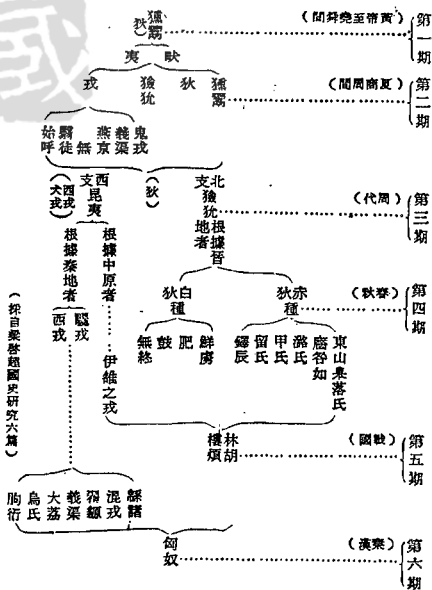
春秋而後，戰國繼之，七雄之中有三國與匈奴爲鄰，史記匈奴列傳稱之爲：「當是之時（指戰國時代），冠帶戰國七，而三國邊於匈奴。」此所謂三國者，即趙、秦、燕，均爲農耕之國，其戰陣亦均以步兵爲主，但既面對以騎兵爲戰鬥主力之匈奴，其自衛之法爲二，其一爲築塞以阻擋騎兵之長驅直入，此即此三國修築長城之原由；其二則爲變俗胡服騎射，據史記匈奴列傳所載：

「秦昭王時，義渠戎王與宣太后亂，有二子；宣太后詐而殺義渠戎王於甘泉，遂起兵伐殘義渠，於是秦有隴西、北地、上郡，築長城以拒胡。」

「而趙武靈王亦變俗胡服騎射，北伐林胡、樓煩、築長城自代竝陰山下，至高闕爲塞，而置雲中、雁門、代郡。」

「其後燕有賢將秦開，爲質於胡，胡甚信之，歸而襲破走東胡，東胡却千餘里，與荆軻刺秦王秦舞陽者，開之孫也；燕亦築長城，自造陽至襄平，置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郡以拒胡。」

「及至秦統一六國，結束戰國時代，其時大漠南北除匈奴而外，東胡與月氏亦頗強盛，當時匈奴之單于爲頭曼，由於秦滅六國，聲勢甚強，頭曼單于不能敵，有率衆北徙之舉，秦始皇三十二年（西元前二一五年），因盧生使入海還，因奏錄圖書有「亡秦者胡也」之詞，遂於次年（西元前一四四年）使蒙恬逐匈奴，收河南地，設四十四縣，此或即史記所載：「當是之時，東胡疆而月氏盛，匈奴單于曰頭曼，頭曼不勝秦，北徙。」至此，吾人至少可以證明，秦末之時匈奴尙不能雄主大漠南北。



稍後頭曼單于爲其子冒頓所襲殺，冒頓並「盡誅其後母與弟及大臣不聽從者」，冒頓遂自爲單于，其時據史記集解徐廣稱爲「秦二世元年」，亦即西元前二〇九年，當時秦已天下大亂，陳涉、劉邦、項梁等已紛紛糾衆起義矣。

冒頓既至，遂運用各種方法東破東胡，西擊走月氏，南并樓煩、白羊河南王，遂侵燕、代，悉復收前爲蒙恬所奪匈奴故地，遂與漢闕故河南塞至朝那、膚施，當漢兵正與項羽相距，內地疲於兵革，故冒頓單于得以自雄，當時匈奴有控弦之士三十餘萬，威服諸國；此時匈奴顯然已成爲大漠南北之強大國家矣。

由於匈奴既與漢接壤，而前者行游牧生計，後者採農耕生計，兩者有極大差異，衝突勢所難免，因此在兩漢四百餘年間，匈奴與兩漢時戰時和，戰時則兵連禍結，勞民傷財，其結果則爲兩敗俱傷；和平時，雙方均能與民休養生息，厚植國力，兩蒙其利；然則，又由於雙方之與民休養生息暨國力之厚植，前仇舊恨湧上雙方領袖心頭，一方爲煎雪前恥，另一方則往往爲貪得無厭，於是乎又啟釁端，此種情況自漢高祖劉邦率兵伐匈奴以迄東漢季世，幾史不絕書，茲就戰和對匈奴及兩漢之影響，分別析論如次：

貳、戰和對匈奴之影響

匈奴自冒頓單于威服東胡、西擊走月氏，南并樓煩、白羊河南王，並收復河南故土後，勢力之盛如日中天，誠如史記所載：

「自淳維以至頭曼，千有餘歲，時大時小，別散分離尙矣！其世傳不可得而次云，然至冒頓而匈奴最疆大，盡服北夷，而南與中國爲敵。」

至冒頓單于之第八年（自自立爲單于算起，即西元前二〇一年，漢高帝六年），時漢之韓王信（非淮陰侯韓信，乃故六國韓襄王之孽孫）以馬邑降匈奴，冒頓因引兵南踰句注（據括地志：句注山在代州雁門縣西北三十里），攻太原以至晉陽，時爲當年九月，及至次年（西元前二〇〇年）十月，漢高帝劉邦親自率步卒三十二萬欲先擊韓王信，先破韓王信軍於銅鞮（班志：銅鞮縣屬上黨郡），斬其將王喜，韓王信亡走匈奴，白土人曼丘臣、王黃等立趙苗裔趙利爲王，復收韓王信所遺散兵，遂與韓王信及匈奴共謀攻漢，時冒頓單于使左、右賢王將萬餘騎，與王黃等屯兵廣武以南，以至晉陽（按廣武屬太原郡），漢兵來擊，匈奴輒敗走，已復屯聚，漢兵復乘勝深入追擊，北地天寒，雨雪大降，漢之士卒墮指者什有二、三，是漢劉

邦居晉陽，聞冒頓居代谷（史記正義曰代谷，今嬌州），使人覘匈奴虛實，冒頓單于知漢謀，遂匿其壯士、肥牛羊，但見老弱及羸畜，漢使者遂均言匈奴可擊，漢劉邦復使劉敬往使匈奴，劉敬尙未還，漢遂發兵三十二萬欲北伐匈奴，踰句注，會劉敬還，報稱：「兩國相擊，此宜夸矜，見所長；今臣往，徒見羸瘠、老弱，此必欲見短，伏奇兵以爭利。愚以爲匈奴不可擊也。」（見資治通鑑卷十一，漢記三高帝七年），是時漢已發兵，一如箭在弦上，不得不發，漢高帝遂斥劉敬並械繫於廣武，漢劉邦率部份士兵先至平城，冒頓單于則縱精兵四十萬騎，圍漢劉邦於平城之白登臺，此即有名之「白登之圍」，後採陳平秘計，始解其圍，此役匈奴勝績，匈奴既獲勝，自易解其圍，在物質上必有所得，況史載用陳平秘計，始解其圍，其秘計內容爲何，史未明書，但自以後事實中，得知漢以歲奉匈奴絮、綸、酒、米、食物各有數，外加「和親」及「結爲昆弟」等三項爲條件，換取與匈奴之和平，使匈奴無論在物質上或精神上，均獲得甚多實質之好處，匈奴更因之明白對漢發動戰爭，可以獲得物質上或精神上之滿足，於是與漢之戰爭遂成爲獲得物質或女子之手段，然則戰爭必須有足夠之「控弦」之士，因此在探討匈奴與漢戰爭或和平之前，對匈奴之人口，似需先加探究。

(一)、使匈奴人口減少：

匈奴本身未有史傳之作，自無有關人口之記載，因此僅能從我國有關史傳中尋找，較早及較具體且與匈奴人口有關之記載計有下列三項：

「匈奴人衆不能當漢之一郡。」（史記匈奴列傳）

「匈奴不當漢家之巨郡。」（猛鐵論功篇）

「匈奴之衆，不過漢一大縣。」（賈誼傳）

按漢時大郡當推汝南郡，其時得戶餘四十六萬，口幾二百六十萬，但漢時計口徵稅且頗重，因此其戶口數不無隱匿，此亦人情之常，故漢世汝南人口當超過二百六十萬，應爲毋庸置疑者，易言之，亦即上引三項資料認定，匈奴初統一時，其人口必不超過二百六十萬；茲再自下列有關資料觀察，當能獲得更具體數據：

「是時，冒頓爲單于，兵彊，控弦三十萬。」（史記劉敬傳）

「自左右賢王以下，至當戶，大者萬騎，小者數千，凡二十四長，立號曰萬騎。」（史記匈奴列傳）

「冒頓縱精兵四十萬騎圍高帝於白登。」（史記匈奴列傳）

漢書匈奴傳則作四十萬，總是以觀，則知匈奴全盛時，其控弦之士約在三

四十萬人左右，新書匈奴篇稱「五口出介卒一人」，以此推之，匈奴之人當在一百五十萬至多不超過二百萬，論者或以其所謂口者，婦女不與焉（見呂思勉氏之讀史札記乙秩秦漢頁五九四匈奴人口），故姑以婦女人數與男子相等，則其總人口亦僅在三、四百萬之間，與前引塩鐵論稱：「匈奴不當漢家之巨郡。」之說相合，按大漠南北受制於地形與天候，適於遊牧，設非生機類型改變（指遊牧或農耕而言），則其所能供養之人口，有其定數，故迄今內外蒙古蒙族合數目，乃為三、四百萬左右，從而可知匈奴最盛時其人口數字與上所推測者，必相去不遠。

既知全盛時期匈奴之人口總數在三、四百萬之間，是則可知每與漢廷發生戰爭一次，無論戰勝或戰敗，必有相當士卒陣亡，俗云殺敵一萬自損三千，何況戰敗？匈奴與兩漢發生戰爭次數極多，不克一一列舉，茲以下列較大規模之數次戰爭，匈奴傷亡情形加以敘述：

1 匈奴軍臣單于之三十三年（西元前一二九年，漢武帝元光六年），漢以車騎將軍衛青、騎將軍公孫敖、輕車將軍公孫賀、驍騎將軍李廣等四人率軍北伐匈奴，結果匈奴死七百餘人，漢損兵折將七千養騎。

2 次年，亦即軍臣單于之三十四年，漢又以衛青、李息伐匈奴，匈奴兵卒死數千人。

3 再次年，亦即軍臣單于之三十五年，匈奴率衆人上谷、漁陽，漢再派衛青、李息出擊匈奴，斬殺匈奴兵卒數千，得匈奴牛羊百餘萬頭。

4 伊稚斜單于之第三年（西元前一二四年，漢武帝元朔五年），漢以衛青為首之七將領出擊匈奴，結果漢俘得匈奴右裨王十餘人、衆男女萬五千餘人、牲畜數十萬頭。

5 次年（西元前一二三年）二月，漢再以衛青為首率公孫敖等六將領伐匈奴，斬殺匈奴數千級，四月再伐匈奴，又斬匈奴萬餘級，並生擒伊稚斜單于之季父羅姑比（漢書作羅姑比，資治通鑑作羅姑）。

6 伊稚斜單于之第六年（西元前一二一年，漢武帝元狩二年），漢以霍去病為票騎將軍率兵伐匈奴，斬殺匈奴八千九百餘級。同年夏，漢再伐匈奴，據漢書載：「得單于單桓、魯涂王及相國、都尉以衆降下者二千五百人，……捷首虜三萬二百，獲五王、王母、單于關氏、王子五十九人、相國、將軍、當戶、都尉六十三人，……斬漢王、捕稽且王、右千騎將王、王毛各一人，王子以下四十一人，捕虜三千三百三十人，前行捕虜千四百人，……捕呼于耆王王子以下十一人，捕虜千七百六十八人。」

7 前役之後，匈奴渾邪王與伊稚斜單于不睦，渾邪王欲降漢，漢派霍

去病率兵往迎，但渾邪王所部裨王將見漢軍來有不願降者，欲乘不備時遁去，結果為霍去病軍斬殺八千餘人，隨渾邪王降漢者又有數萬人之多，號稱十萬。

8 伊稚斜單于之第八年（西元前一一九年，漢武帝元狩四年），漢再以衛青為首率兵伐匈奴，復斬殺匈奴萬九千餘級，而霍去病所率之軍，亦獲匈奴王三人、將軍、相國、當戶、都尉等八十三人，斬首七萬四百四十三級。

自匈奴軍臣單于三十三年至伊稚斜單于八年（西元前一二九年至西元前一一九年）之十一年間，所發生八次較具規模之戰爭，匈奴被擒或降漢之王、將軍、相國、當戶等二三四人，降漢之匈奴兵士約在六萬人以上（隨渾邪王降漢者姑以五萬人為準），為漢所斬殺者約略估計當在十五萬人以上，合降者與死者計之，匈奴控弦之士之損失當在二十萬人以上，已佔匈奴全部控弦之士三十萬人三分之二強，對匈奴之損失不可謂不大，因此此後匈奴已無力再行騷擾漢南，此即史記所謂：「幕南無王庭」，因此吾人可以斷言，匈奴與漢之爭，對匈奴而言，人口之損失，厥為第一個影響。

(二) 使匈奴所賴以生存之牲畜減少：

如所衆知，游牧民族賴以維生者不在土地，而在牲畜，因此舉凡牛、羊、馬等牲畜，實為匈奴人之主要賴以維生之憑藉及財富，在上述較大規模之戰爭中，據史記所載，匈奴牲畜損失極多，如軍臣單于之三十五年，匈奴戰爭中，匈奴損失牛羊百餘萬頭；伊稚斜單于之第三年，匈奴戰爭中，匈奴又損失牲畜數十萬頭，其餘各戰役，史記雖未明載匈奴損失牲畜之具體數字，但每一戰役必有牲畜之損失，當為事實之所必然，因此吾人可以推測，僅以上述十一年間，匈奴損失之牲畜，最少當在二百萬頭以上，此項數字不可謂不大，對匈奴人之生存必有威脅，此當為第二個影響。

(三) 匈奴與漢之戰爭亦有獲勝之時：

其次，匈奴與漢之戰爭亦有獲勝之時，獲勝時，漢則歲奉匈奴以絮、綃、酒、米、食有數以及結和親等，真正獲益者，僅為單于及極少數之貴族而已，絕大部份匈奴民衆想必無緣得到漢廷歲奉之物品，因此戰爭次數一旦增加，勢必引起匈奴民衆之不滿，一旦傷亡慘重，自當引起民衆之憤懣，因此自伊稚斜單于第八年之一場戰爭失敗後，匈奴元氣大傷，在五年之間（西元前一一九至西元一一四年），史記未載有匈奴「南下牧馬」之

訊息，伊稚斜單于在位十三年薨，其子烏維單于立（時為西元前一四四年），此後再十年至西元前一〇四年，匈奴之間亦未發生較大戰爭。時烏維單于已死，由兒單于立，兒單于好殺伐，致使國人不安；又有天災，牲畜多死，其左大都尉使人告漢廷曰：「我欲殺單于降漢，漢遠，即兵來迎我，我即發。」於是漢武帝乃遣因杆將軍公孫敖塞外受降城以應之（見資治通鑑卷二十一漢紀十三，按受降城在居延北），但左大都尉仍以受降城距離過遠，未敢來降，但已足證匈奴內部因對漢戰爭失利，其君臣之間已呈現不穩情勢。

次年，匈奴兒見單于之二年（漢武帝太初二年，西元前一〇三年），漢武帝既因受降城距匈奴仍遠，遂遣浞野將軍浞野侯趙破奴將二萬餘騎出朔方西北二千餘里，期至浚稽山而還（通鑑稱浚稽山在武威北，但其山當在今外蒙古土拉河與鄂爾渾河之間，匈奴常以之為障蔽。）匈奴左大都尉將舉事，為兒單于所覺，遂誅殺左大都尉，並獲左方兵擊漢趙破奴，結果生擒趙破奴并降之，其所部遂為匈奴所吞併，此役實為匈奴自伊稚斜單于第八年後，十餘年來最大勝績。

此後匈奴歷經匈奴黎湖單于、且鞮侯單于、狐鹿姑單于、壺衍鞬單于、虛閭權渠單于、握衍胸鞬單于至五單于紛立及呼韓邪單于歸漢之五十四年間（西元前一〇三年至西元前五十一一年），匈奴之間大規模戰爭少見，但漢使蘇武為匈奴所留（時為西元前一〇〇年），李陵、李廣利先後伐匈奴，兵敗為匈奴所擒降之（李陵事在漢武帝天漢二年西元前九十九年，李廣利事在漢武帝證和二年西元九十年），無論其為匈奴所拘留或因兵敗為匈奴所擒而後降之，非單獨前蘇武、李廣利或李陵等區區數人，彼等必有隨員或部眾，尤以武師將軍李廣利更是兵多將廣，既降匈奴，其本人及所部亦必帶留匈奴，而在匈奴娶妻生子，亦為理所當然之事，而原「和親」之策，復推行有年，因此在匈奴血胤上必產生若干影響，近代史學家王桐齡氏在其所著「中國民族史」一書上編第三章，就兩漢時匈奴聯姻予以列表（見上引書頁四十六、四十七、四十八），惟王氏係將漢與各外族聯姻合併列表，且將匈奴族屬稱之為「蒙」，茲一併加以改正後如下表：

兩漢匈奴聯姻表

夫名	家世	族	婦名	家世	族	所生子女	根據何書
冒頓單于	匈奴頭曼單于子	匈奴	未詳	漢高帝家人子	漢		史記匈奴列傳
老上單于	冒頓子	匈奴	漢文帝宗室女	漢文帝宗室女	漢		綱目漢文列傳
軍臣單于	老上子	匈奴	漢景帝宗室女	漢景帝宗室女	漢		綱目漢文列傳
李陵	前將軍廣孫	漢	匈奴且鞮單于女	匈奴且鞮單于女	匈奴		史記匈奴列傳
李廣利	貳師將軍	漢	匈奴且鞮單于女	匈奴且鞮單于女	漢		史記匈奴列傳
蘇武	曲屬國	漢	匈奴婦	匈奴婦	漢	通國	漢書蘇武傳
呼韓邪	匈奴虛閭權渠單于子	匈奴	王嬪	元帝後宮良家子	漢	右日逐王伊屠智牙師	漢書匈奴傳
復株累	匈奴呼韓邪單于子	匈奴	同	同	漢	當于居次云	同
卜安公須	匈奴右骨都侯須卜當居次云子	匈奴	陸遂任	王莽庶女	匈奴	同	同
張騫	博望侯	漢	匈奴婦	匈奴婦	漢	同	漢書張騫傳
金賞	車騎將軍日子	漢	霍光女	霍光女	漢	同	漢書金日磾傳
未詳	南匈奴左賢王	匈奴	蔡琰	蔡邕女	漢	生二子	後漢書列女傳

右表所列者，僅為聯姻之一方為著名之人，若冒頓單于、老上單于、軍臣單于、蘇武、李陵、李廣利等，至於一般之匈奴人或漢人則無法一一列名，然必有相當數目，當屬可以理解者，準此以觀，匈奴之戰和，影響到匈奴之血胤，當為不爭之實，此為第三個影響。

四 影響匈奴之文化

依據史料得知，匈奴並未創制自有之文字，如：史記匈奴列傳：「毋文書，以言語為約束。」

後漢書南匈奴傳：「主斷獄訟，當決輕重，口白單于，無文書簿類。」

因此匈奴無自創之文字，應屬可信之論，但據史記所載，匈奴冒頓單于遣書呂后，必使用文字亦應為不爭之實，但究竟使用何種文字，實有加探討之必要，史記載漢遺單于書以尺一寸牘，中行說令單于遣漢書以尺二寸牘，及印封皆令廣長大，此當為匈奴使用文字之確證，近人呂思勉氏稱：「是其（按係指匈奴）作書之具，實與中國同（見呂氏所著『讀史札記』一書頁六〇一，木鐸出版社民國七十二年九月初版），筆者於『匈奴早期事略』一文中（『文刊本誌第七十六期七十年十二月出版』），亦指當時匈奴係使用漢字。此項認定迄今為止，尚未見批駁說法。

至於洪鈞（文卿）所著『元史譯文補證』卷二十七上云：

「匈奴王阿提拉與西國使往來，壇佔稱盛，有詩詞歌詠皆古時匈奴文字。羅馬有通匈奴文者，匈奴亦有通羅丁文者，惜後無傳焉。」

此乃北匈奴西遷後之事，去匈奴戰爭已有數百年之久，已非本文討論範圍，姑從略，但匈奴與漢之戰和，使兩漢之際匈奴使用漢文，實為在文化上之極大影響，尤以後世在匈奴故土之印章，均使用今之漢文，王國維觀堂集林有匈奴相邦印跋一文稱：「匈奴相邦玉印，藏皖中黃氏，形制文字，均類先秦，當時戰國秦、漢之物。考六國執政均稱相邦，秦有相邦呂不韋（見戈文），魏有相邦建信侯（見劍文），今觀此印，知匈奴亦然。史作相國，蓋避漢高帝諱改。……裨小王、相封、都尉……相封即相邦，易邦為封，亦避高帝諱耳。」可為明證。

其次，漢之人降入匈奴者或為匈奴所捕俘者，不在少數，既久居匈奴，無論飲食習慣、風俗習尚，迺至祖先崇拜……等，或多或少均對匈奴原有文化產生影響，此亦當為不爭之實，因此匈奴戰和對匈奴文化產生影響，此為第四影響。

五 影響匈奴之分裂

前已言及由於對漢戰爭無論勝負，對匈奴而言皆為損失，況且自冒頓單于之後，對漢之戰爭敗績居多，渾邪王、休屠王之降漢迺至左大都尉之欲降漢，足證匈奴內部已有不穩情勢，及至握衍胸鞬單于立（時為漢宣帝神爵二年、西元前六十一年），渠排除異己，廣立已之子弟，使深獲民心之日逐王先賢禪不悅，遂率匈奴人口萬二千人、小王將十二人降漢，漢封之為歸德侯，食邑汝南（事見『漢武帝後期以後匈奴事略』一文，文載中國邊政第八十期七十二年十二月出版），於是匈奴陷於內亂，後二年（西元前五十八年），呼韓邪單于趁勢而立，同時呼揭單于、車黎單于、烏藉單于及屠耆單于均紛紛擁兵自立，此即所謂五單于分立，彼此紛爭不已，但最後暫歸於呼韓邪單于（事見前引文），其後二年，亦即呼韓邪單于之第三年（漢宣帝五鳳二年、西元前五十六年），呼韓邪單于之左大將烏厲屈與父呼漱累（官號）烏厲溫敦率眾萬人降漢，匈奴力量更見單薄。

呼韓邪單于之第五年，其兄呼屠吾斯又自立為郅支骨都侯單于，彼此攻伐不已，次年（西元前五十五年）呼韓邪單于兵敗南逃，不得已遣使於漢表示願稱臣並遣子入侍，於是匈奴分裂，有所謂南匈奴、北匈奴之稱，致其原因，當係肇端連年與漢之戰爭，此當為第五個影響。

叁、戰和對兩漢之影響

漢自高祖白登受圍於匈奴脫險歸來後，歷經呂后、文、景二帝，迺至武帝初期，均未對匈奴用兵，其初由於承秦末天下大亂，楚漢相爭，兵連禍結，農田多因之廢耕，民生凋敝，苦不堪言，因而漢初獎勵農業，如文帝三年正月文帝曰：

「農，天下之本，其開籍田，朕親率耕，以給宗廟粢盛。」（見史記孝文本紀第十）

十三年又稱：「農，天下之本，務莫大焉。今勤身從事而有租稅之賦，是為本末者毋以異，其於勸農之道未備，其除田之租稅。」（史記考文本紀）

此項輕徭薄賦、勸民興農之策，歷呂后經文景迺至武帝皆然，因而國泰民安，財源充裕，據漢書卷二十四食貨志上載：「孝景……屢赦有司以農為務，民遂樂業。至武帝之初，七十年間，國家亡事，非遇水旱，則民人給家。」

足。都鄙慶庾盡滿，而府庫餘財，京師之錢累百鉅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腐敗不可食。衆庶街巷有馬，仟佰之間成群，乘犢牝者，擁而不得會聚。守閭者食梁肉，爲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爲姓號，人人自愛而重犯法，先行誼而黜媿辱焉。」

漢初社會民間之富庶情形，於焉可見。於是漢武帝遂在此等有利的客觀條件下，油然而起北伐匈奴以滿「和親」之恥，然則由於匈奴以騎兵爲主，而漢則以步兵爲主，步騎異勢，因此欲伐匈奴，必須有足夠之馬匹，於是倡民養馬，亦爲勢所行矣，故前引食貨志有：「衆庶街巷有馬，仟佰之間成羣。」馬既無虞，從此展開漢與匈奴長達百餘年之戰爭，對漢朝產生極之影響，茲就有關影響分下列各項加以敘述：

一、漢兵及人員之損失：

俗云兵凶戰危，既有戰爭，無論勝負，人員之傷亡乃屬無可避免之事，在談及漢之人員傷亡或降匈奴之前，必須先對漢初全國人口有所了解，如是探討人員之損傷，始有意義，前已言及，當秦漢之際，天下大亂，攻戰殺伐，幾近十年之久，陳涉之起事，鉅鹿之攻擊，新安之坑殺，咸陽之屠，彭城之戰，滎陽之峙，以至垓下之圍、烏江之役，在在均有衆多人員死亡，據約略估計死傷人數當在數百萬人之多（參看剪伯贊著「中國史綱」秦漢之部）一書第二章西漢的社會經濟構造頁二一〇），因此漢初人口並不多，據漢書郡國戶口表記平帝始元二年（西元二年）時，全國人口僅得五千九百五十九萬四千九百七十八人，依每二百年人口增一倍計，則漢初人口亦僅千餘萬人而已，另據金兆豐氏所著「中國通史」（中華書局出版）一書食貨編所列周平王時，全國僅有一千一百九十餘萬人，此後歷經戰國、秦之統一以及楚漢之爭，是則漢初人口亦當在千餘萬人而已，則塩鐵論論功篇所稱：「匈奴不當漢家之巨郡。」所謂巨郡乃指轄領輿等三十七縣之汝南郡而言，依前推測匈奴總人口約有兩百數十萬，則漢初時汝南郡人口亦當爲二百餘萬，對千餘萬之總人口而言，汝南誠然爲「巨郡」，既知漢初人口不過一千餘萬，則探討對匈奴戰爭中死亡之人口、降匈奴之人口及爲匈奴所俘之人口，始有意義。

茲就史記匈奴列傳所載，自漢武帝元光六年（西元前一二九年）至漢武帝元狩二年（西元前一二一年），九年間漢之人員損失情形略述如次：

1. 武帝元光二年，

以衛青、公孫敖等代伐匈奴，公孫敖出代郡，爲

匈奴所敗，死七千餘人。

2. 次年秋（西元前一二八年），匈奴入漢殺遼西太守略二千餘人，又入敗漁陽太守軍千餘人；又入雁門，殺略千餘人，本年漢約略傷亡五千人。

3. 再次年（西元前一二七年）夏，匈奴入殺代郡太守恭友，略千餘人；秋，又入雁門，殺略千餘人；其年又復入代郡、定襄、上郡殺略數千人；匈奴右賢王怨漢奪河南地而築朔方郡，乃數爲寇，盜邊及入河南地，侵擾朔方，殺略吏民甚衆，本年漢傷亡亦當在五、六千人以上。

4. 漢武帝元朔六年（西元前一二三三年）春，漢以衛青等六將軍伐匈奴，結果漢亡兩將軍及三千餘騎，而前將軍翁侯趙信以兵不利，遂以所部八百餘騎降匈奴，次年匈奴入上谷，殺數百人。

5. 武帝元狩元年（西元前一二二年），匈奴又入上谷，殺數百人而去

6. 武帝元狩二年（西元前一二一年），匈奴入右北平、定襄，殺略千餘人。

就前列六次事件，僅九年間，漢已損兵折將約二萬餘人，其後蘇武出使爲匈奴所留，李陵、李廣利復先後以所部降匈奴，連前其總數當有三萬人之多，初視之，似乎並不甚多，然則吾人應知，兩軍作戰之時，往往誇大敵方之傷亡人數，而短報己方之死傷人員，其目的不外示己之忠烈勇武，因此漢方實際傷亡數字，應較上列者爲多；復次，漢係農業社會，所需勞力至多，但凡能馳騁於戰場者，皆屬年歲較輕孔武健壯者，以數十萬輕壯者效命於疆場之上，若曰於農業生產了無影響，其誰能信？唐人李華之弔古戰場文中有云：

「牧用趙卒，大破林胡，開地千里，遁逃匈奴，漢傾天下，財殫力痛，任人而已，其在多乎？……漢擊匈奴，雖得陰山，枕骸遍野，功不補過。」

善哉李華之言，漢擊匈奴，就人員傷亡一項而言，已然功不補過矣！

二、匈奴降人影響漢人血胤：

於此所謂漢人者，必須先加以說明，按漢以前原無所謂漢族，早先僅有華夏之稱而已，劉邦統一天下後，立國號曰「漢」，故可知漢者乃國名，絕非族名，在漢統治之下有南方之楚民族、東南之百越、東方之夷等不

一其族，第以其對外國人來往時，自稱漢國之人而已，久之遂訛為漢人，因此吾人可知其情況猶如今日之所謂美國人、英國人，乃政治性之名詞，絕非血緣性之民族詞稱，故所謂漢人者，本身即為一混合民族名稱。

漢既與匈奴發生戰爭，漢匈雙方互有降對方者，茲就匈奴方面降漢者加以敘述如下：

1 漢武帝元朔三年（西元前一二六年），匈奴軍臣單于薨，其弟左谷蠡伊稚斜單于自立為單于，攻破軍臣單于太子於單，於單亡降漢，漢封於單為涉安侯，按於單于來降漢，絕不可能隻身前來，必有相當數目之扈從人員，此等匈奴族人歸漢，即落入漢人之中矣！

2 漢武帝元狩二年（西元前一二一年），匈奴單于王殺休屠王并其眾降漢，凡四萬餘人，號稱十萬，此次匈奴以四萬人之眾來降，漢武帝賞其數十巨萬，封單于王萬戶，為漯陰侯，隨其來降之神王呼毒尼封為下摩侯，雁疵為煇渠侯，禽離為河基侯、大當戶調離為常樂侯……等各有差，單于王及其眾之來歸，對擴大漢人血胤，不能謂為絕無影響。

3 匈奴休屠王既為單于所殺，單于遂將其部降漢，休屠王有子曰金日磾（讀若金密低）沒入官而為黃門養馬，由於渠為人正直不阿，復能忠於所事，遂受知於漢武帝，並屢蒙拔擢，卒為漢代名臣，漢書將之與霍光同列一傳，足證漢時朝廷用人唯才並無民族歧視心理，所謂「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之想法，想必尚未產生，金日磾及其後人之融入漢族，亦為不爭之實。

4 漢昭帝始元五年（西元前八十二年），匈奴壺衍鞬單于立之第四年，匈奴發左右部兩萬騎為四隊，並入漢邊為寇，反為漢所敗，並生得甌脫王；甌脫王之為漢所生擒，亦必有其部眾，既入於漢地，亦必融入於漢人血胤之中矣。

5 漢宣帝神爵二年（西元六十年），匈奴握衍鞬單于立之年，匈奴日逐王先賢禪素與握衍鞬單于有隙，日逐王遂率其眾數萬騎降漢，漢封之為歸德侯；此次匈奴降漢者，多達數萬人，與單于王來降時，人數相埒其影響於漢人之血胤者，乃屬無可諱言之事實。

6 漢宣帝甘露二年（西元前五十二年），匈奴呼韓邪單于立之第五年，匈奴呼韓邪單于款五原塞請入朝，遂降漢，初向呼韓邪單于進降漢之策者，為左伊秩訾，匈奴降漢後，國內大安，遂有向呼韓邪單于讒左伊秩訾自伐其功者，呼韓邪單于遂疑之，左伊秩訾懼被誅，遂將其眾千餘人降漢，漢封之為關內侯，食邑三百戶，並令佩其王印綬。其後呼韓邪單于入朝

時，雖面邀左伊秩訾重返匈奴，但左伊秩訾仍決定留漢，此千餘匈奴人滯漢遂成定局。

7 當呼韓邪單于、屠耆單于等五單于分立之時，於呼韓邪單于立之第三年（漢宣帝五鳳四年，西元前五十四年），呼韓邪單于率兵擊屠耆單于，殺略萬餘人，屠耆單于將六萬騎以應，屠耆單于兵敗自殺，原握衍鞬單于之左大且渠都隆奇乃與屠耆單于少子右谷蠡王姑耆樓頭逃歸漢（見漢書匈奴傳六十四下），可想而知者，乃隨都隆奇與姑耆樓頭降漢時，必有相當數量之扈從人員。

8 東漢章帝建初八年（西元八十三年），北匈奴三木樓耆大人稽留斯等率三萬八千人、馬兩萬匹、牛羊十餘萬，款五原塞降漢（見後漢書南匈奴列傳七十九）。

9 章帝元和二年（西元八十五年），北匈奴大人車利、涿兵等亡來入塞，凡七十三輩（見同前書）。

10 章帝元和元年（西元八十七年），鮮卑入左地擊北匈奴，大破之，斬優留單于，取其匈奴皮而還。北庭大亂，屈蘭、儲卑、胡都須等五十八部，口二十萬，勝兵八千人，詣雲中、五原、朔方、北地降漢（見同前書）。

11 東漢安帝元初五年（西元一一八年），南匈奴左部句龍王吾斯、車紐等背畔，率三千餘騎寇西河，因復抬誘右賢王，合七八千騎圍美稷，殺朔方、代郡長史。漢以度遼將軍馬續與中郎將梁並、烏桓校尉王元發緣邊兵及烏桓、鮮卑、羌胡合二萬餘人，掩擊破之，吾斯等遂更屯聚，攻沒城邑，天子遣使責讓單于，開以恩義，令相招降，按此事單于本不豫謀，乃脫帽避帳，詣梁並謝罪，後單于及左賢王皆自殺，左賢王部抑鞬等萬三千口詣馬續降（見同前書）。

以上所列舉者，乃根據史記、兩漢書所載較具體之匈奴人降漢之史料，為數多達數十萬人，而漢又多將來降之匈奴人居於沿邊各郡，以漢平帝人口最盛時之五千九百餘萬人言，沿邊諸郡增住數十萬之匈奴人，對擴大漢人之血胤而言，必有相當程度之影響，此乃可以斷言者。

三、對匈奴戰和影響漢之財物：

自漢高祖白登之圍解後，漢對匈奴餽以絮、繒、酒、米有數，歷呂后、文、景，未嘗稍改餽遺之策，累數十年之餽遺，其數必相當可觀，此等

財物之損失，皆漢廷向民間募集而來者，此部份之損失，姑稱之爲初期之財物損失。及至武帝伐匈奴後，無論勝負其糧餉、馬匹、器械必有損耗，此亦無需爭辯之事實，本段之所欲探討者，一方面爲對匈奴財物之餽贈，另一方面則爲漢廷對作戰有功將帥或諫議得體文臣之賞賜或封贈，茲分別敘述如次：

1 對匈奴之餽贈：

(一) 漢文帝前六年（西元前一七四年），遣書匈奴並贈服繡綺衣、長襦、錦袍各一，比疏一（辨髮之飾，以金爲之），黃金飭具帶一，黃金屋毗一，繡十四，錦二十四，赤綈、綠綈各四十匹（見漢書匈奴傳第六十四上）。類似此等餽贈，在武帝伐匈奴之前，當屬常有之事。

(二) 宣帝甘露三年（西元前五十一），匈奴呼韓邪單于款五原塞朝漢天子於甘泉宮，漢賜以冠帶衣裳、黃金璽盞（周戾）綬、玉具劍、佩刀、弓一張、矢四發、棨戟十、安車一乘、鞍轡一具、馬十五匹、黃金二十斤、錢二十萬、衣被七十襲、錦繡綺雜帛八千匹、絮六千斤。此次之餽贈，數量相當龐大，尤以漢初承戰亂之餘，民生凋敝，如此餽贈勢將增加百姓之負擔。後二年，呼韓邪再入朝，漢對其餽贈如初，另加衣百一十襲，錦帛九千匹、絮八千斤（見漢書匈奴傳第六十四下），如此餽贈對漢構成財物之損失。

(三) 哀帝元壽二年（西元前一年），匈奴單于朝漢，除仍援前例餽贈外，加賜衣三百七十襲、錦繡綺帛三萬匹、絮三萬斤，此次之餽贈，較諸宣帝時更多，漢之財物損失自然亦更多。

(四) 王莽篡位之建國元年（西元九年），遣五威將軍王駿率颺卓等五人，多齎金帛，重遣匈奴（見前引漢書同傳），既云「多齎金帛」，其數量當不在少。王莽又於天鳳二年（西元十五年），又遣和親侯王歙與五威將軍王咸率伏黯、丁業等六人，使送匈奴右廚唯姑夕王之便至匈奴，又多遣匈奴金珍。

(五) 東漢光武建武二十六年（西元五十年），漢遣中郎將段郴、副校尉王郁使匈奴，同年秋，南匈奴單于遣子入侍，詔賜單于冠帶、衣裳、黃金璽、綬、安車羽蓋、華藻駕馴、寶弓箭、黑貂三、駙馬二、黃金、錦繡、繒布萬匹、絮萬斤、樂器鼓車、棨戟甲兵、飲食什器；又轉河東米糲二萬五千斛，牛羊三萬六千頭。次年南匈奴於元正賀朝，漢復賜綵繒千匹，錦四端，金十斤……賜單于母及諸閼氏、單于子及左右賢王、左右谷蠡王、骨都侯有功善者，繒綵各萬匹，歲以爲常（見後漢書南匈奴列

傳第七十九）。

按東漢初承新莽之亂及赤眉之禍，羣盜併起生靈塗炭，民不聊生，雖經光武一一救平，但統一未久，即對南匈奴大事餽贈，且「歲以爲常」，對漢地財物之損失，可想而知。

(六) 東漢光武建武二十九年（西元五十三），南匈奴單于比薨，漢遣中郎將段郴將兵赴弔，祭以酒米，分兵衛護之。比弟左賢王莫立，光武遣使者齎璽書鎮慰，拜授璽綬，遣冠幘，絳單衣三襲，童子佩刀、綬帶各一，又賜綵絲四千匹，令賞賜諸王、骨都侯以下。其後單于薨，弔祭慰賜，以此爲常，此項對匈奴單于之薨及新單于之立，所予餽贈，又立爲常例。

2 對作戰或諫議有功將帥文臣之賞賜或封贈：

(一) 漢高祖初欲伐匈奴，劉敬諫之不聽，且因劉敬，卒有白登之圍，及圍既解，高帝至廣武，赦敬並曰：「吾不用公言，以困平城，吾已斬先使十輩言可擊者矣。」乃封劉敬二千戶，爲關內侯，號建信侯（見漢書卷四十三鄼陸米劉叔孫傳第十三）。

(二) 衛青其父鄭季，冒姓衛氏，因其姊衛子夫得幸漢武帝，衛青遂亦見重於武帝，於武帝元光六年（西元前一二九年）拜爲車騎將軍擊匈奴，歸爵關內侯。元朔二年（西元前一二七年）再擊匈奴，以三千八百戶封青爲長平侯。元朔五年，衛青再擊匈奴有功，益封青八千七百戶。元朔六年，再伐匈奴，此役漢失兩將軍，亡翕侯，功不多，但仍賜衛青千金，衛青以伐匈奴有功，兩度封侯，食邑共一萬二千五百戶，賜千金（見漢書卷五十五衛青霍去病傳第二十五）。

(三) 霍去病爲衛青姊衛少兒之子，少兒初與霍仲孺私生去病，後其妹衛子夫貴，少兒更爲詹事陳掌妻，霍去病皇后姊子，年十八爲侍中，初從衛青伐匈奴，有功以二千五百戶封爲冠軍侯。武帝元狩二年（西元前一二一年），霍去病爲票騎將軍，將萬騎出隴西，有功，益封二千兩百戶。同年秋，再伐匈奴有功，漢武帝又以千七百戶益封票騎將軍霍去病。武帝元狩四年，伐匈奴有功，復以五千八百戶益封霍去病。總計霍去病以伐匈奴有戰功累封一萬二千二百戶及爵冠軍侯（見前引書同傳）。

(四) 從衛青、霍去病伐匈奴之蘇建封平陵侯；張次公封岸頭侯；公孫敖封合騎侯；韓說封龍頭侯；公孫賀封南侯；李蔡封樂安侯；李朔封陟軹侯；趙不虞封隨成侯；公孫戎奴封從平侯；李沮、李息、豆如意賜爵關內侯、食邑各三百戶，郝賢封終利侯；孟已賜爵關內侯、邑二百戶；趙破

奴封從票侯；高不識封宜冠侯；僕多封輝渠侯；路博德封邠離侯；衛山封義陽侯；封復陸支爲杜侯，伊即軒爲衆利侯；從票侯趙破奴，昌武侯安稽益封各三百戶……（見前引書同傳）。從而可知武帝之時，幾已滿朝皆侯，名器一溢至此，當非國家之福。

（因漢京帝建平四年（西元前三年），匈奴單于上書願朝五年，時京帝被疾，朝臣或言匈奴從上游來厭人，自黃龍、竟寧時，單于朝中國輒有大故，哀帝由是難之，以問公卿，朝臣亦以爲虛費府帑，可且勿許，但黃門郎楊雄上書諫不可勿許，其書曰：

臣聞六經之治，貴以未亂；兵家之勝，貴於未戰。二者皆微，然而大事之不可不察也。今單于上書求朝，國家不許而辭之，臣愚以爲漢與匈奴從此隙矣。本北地之狄；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制，其不可使隙甚明。臣不敢遙稱，請引秦以來明之：

以秦始皇之疆，蒙恬之威，帶甲四十餘萬，然不敢窺西河，乃築長城以界之。會漢初興，以高祖之威靈，三十萬衆困於平城，士或七日不食。時奇譎之士石畫之臣甚衆，卒其所以脫者，世莫得而言也。又高皇后嘗念匈奴，羣臣庭議，樊噲請以十萬衆橫行匈奴中，季布曰：「噲可斬也，妄阿順指！」於是大臣權書遺之，然後匈奴之結解，中國之憂平。及孝文時，匈奴侵暴北邊，侯騎至雍甘泉，京師大駭，發三將軍屯細柳、棘門，霸上以備之，數月乃罷。孝武即位，設馬邑之權，欲誘匈奴，使韓安國將三十萬衆徼於便陁，匈奴覺之而去，徒費財勞師，一虜不可得見，況單于之面乎！其後深惟社稷之計，規恢萬載之策，乃大興師數十萬，使衛青、霍去病操兵，前後十餘年。於是浮西河，絕大幕，破真顏，襲王庭，窮極其地，追奔逐北，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以臨翰海，虜名王貴人以百數。自是以後，匈奴震怖，益求和親，無而未肯稱臣也。

且夫前世豈樂傾無量之費，役無罪之人，快心於狼望之北哉？以爲不壹勞者不久佚，不貲費者不永寧，是以忍百萬之師以摧饑虎之喙，運府庫之財填廬山之壑而不悔也。至本始之初，匈奴有桀心，亦掠烏孫；侵公主，乃發五將之師十五萬騎獵其南；而長羅侯以烏孫五萬騎震其西，皆至質而還。時鮮有所獲，徒奮揚威武，明漢兵若雷風耳。雖空行空反，尙誅兩將軍。故北狄不服，中國未得高枕安寢也。逮至元康、神爵之間，大化神明，鴻恩溥洽，而匈奴內亂，五單于爭立，日逐、呼韓邪攜國歸（死）（化），扶伏稱臣，

然尙羈縻之，計不願制。自此之後，欲朝者不距，不欲者不疆。何者？外國天性念熱，形容魁健，負力怙氣，難化以善，易隸以惡，其疆難誦，其和難得。故未服之時，勞師遠攻，傾國殫貨，伏尸流血，破堅拔敵，如此之難也；既服之後，慰薦撫循，交接賂遺，威儀俯仰，如此之備也。往時嘗屠大宛之城，陷烏桓之壘，探姑繚之壁，籍蕩姐之場，艾朝鮮之旃，拔兩越之旗；近不過旬月之役，遠不離二時之勞，固已犁其庭，掃其閭，郡縣而置之，雲徹席卷，後

今單于歸義，懷款誠之心，欲離其庭，陳見於前，此乃上世之遺策，神靈之所期望，國家雖費，不得已者也。奈何距以來厭之辭，疏以無日之期，消往昔之恩，開將來之隙！夫款而隙之，使有恨心，負前言，緣往辭，歸怨於漢，因以自絕，終無北面之心，威之不可，諭之不能，焉得不爲大憂乎！夫明者視於無形，聰者聽於無聲，誠先於未然，即蒙恬、樊噲不復施；棘門、細柳不復備，馬邑之策安所設；衛、霍之功何得用，五將之威安所震？不然，豈有隙之後；雖智者勞心於內，辯者擊於外，猶不若未然之時也。且往者圖西域，制車師，置城郭都護三十六國，費歲以大萬計者，豈爲康居、烏孫能喻白龍堆而寇西邊哉？乃以制匈奴也。夫百年勞之，一日失之，費十而愛一，臣竊爲國不安也。唯陛下少留意於未亂未戰，以遏邊萌之禍。

哀帝由是痛勿許之非是，遂許匈奴單于明年來朝，並賜揚雄帛五十匹、黃金十斤（見漢書卷九十四匈奴傳六十四下）。（因東漢和帝永元元年（西元八十九年），竇憲將兵擊北匈奴，大破之於稽落山，登燕然山，刻石勒功，紀漢威德，竇憲受封爲武陽侯，食邑二萬戶，賞賜之厚較之衛、霍尤有過之（見後漢書竇融列傳第十三）。綜上二項，可知兩漢對匈奴戰和，在財物與名器上，有極大之付出，無怪乎范曄於後漢書論之曰：「衛青、霍去病資強漢之衆，連年以事匈奴，國耗太半矣！」

四 築長城以進擊匈奴但勞民傷財：

漢統一天下之後，苦於匈奴爲患，初不知步騎異勢，冒然進擊匈奴，致有白登之圍，因此改弦易轍，易攻爲守，「對於前代所遺的長城線，時時予以修整增強加固是可以想見的」（見吳湘湘氏編著之「長城」一書頁

三〇民國六十年二月正中書局出版）；漢書匈奴傳亦稱：「漢取河南地，築朔方，復繕故秦時蒙恬所爲塞，因河而爲固，……是歲元朔二年也。」並募民十萬口遷居朔方，修築長城所需人力、財力至多，故史稱：「轉漕甚遠，自山東咸被其勞，費數十百鉅萬，府庫並虛。」

及至武帝太初四年（西元前一〇一年），漢又使光祿徐自爲出五原塞數百里，遠者千里，築城障列亭至盧朐，據考證盧朐當在今外蒙古土謝圖汗部境內（見王國良氏編「中國長城沿革考」一書頁三十四，民國六十六年台灣商務印書館出版）。

東漢之世亦曾修築長城，如後漢書卷二十二杜茂列傳第十三載：「（建武）十二年，遣謁者段忠將衆郡施刑配茂，鎮守北邊，因發邊卒築亭候，修烽火……」馬成列傳則載：「馬成……又代驃騎大將軍杜茂繕治障塞，自西河至渭橋，河上至安邑，太原至井陘，中山至鄴，皆築保壁，起烽燧，十里一候。」此無論「障塞」、「堡壁」、「城障」、「邊牆」……名稱雖異，實皆長城，東漢之有長城，於焉可見。

按修築城障所需人力至多，秦蒙恬率三十餘萬衆修長城，不過連接原已有之長城而已，兩漢修築長城雖未明載動員確切人數，但以秦例漢，其勞動民力必不在少，當可斷言，實爲勞民傷財之舉措。

復次，漢之長城除漢初具有防禦匈奴之意義外，漢武而後，形勢丕變，長城成爲進擊匈奴之前進基地，此蓋漢長城較秦長城更具優勢，自東端而言，漢朝勢力已入朝鮮半島，因此原有之秦長城已失國界線意義；其次，秦漢長城最大不同處在於漢長城向西大爲延伸，凡玉門關、陽關皆爲漢時所建，爲斷匈奴右臂而通西域，故需維護河西走廊之安全，沿河西走廊之長城相繼出現，關於此點誠如歐洲考古學家史坦因氏（Sir Aurel Steiner）於其「西域考古記」中所稱：「古長城之向西延長，最初的用意自然是保護新開的通中亞的大道。秦始皇的長城純粹是一種防禦的性質，這同我們所熟知的後來中古時代的中國城牆一樣；但是漢武帝的長城用意乃是作爲大規模的前進政策的工具，這種同古代羅馬『邊陲長城制度』（*Limes Systems*）的相似是很可驚異的。」（見該書第十四至十五頁，向達譯）。

漢長城深具攻擊性格，從而可見，然則此項空前「絕後」之偉大建築，實皆漢朝兵民血肉之所累積，西人巴克爾氏（Parker）曾於其所著「匈奴史」一書稱之曰：「……讀史者應知此長城者，實一大血線也。」（六十二年商務印書館出版頁五，未署譯者名，但六十五年該館出版巴克爾著

之「鞋輶千年史」一書，其中匈奴部份與匈奴史完全相同，則載明譯者爲黃靜淵）。漢築長城一方面固然向外擴張，擴大漢朝人民生存領域，但另一方面則勞民傷財，漢武帝雖雄才大略，將漢朝之聲望提昇至頂點，然亦因之耗用民力過甚，筆者曾於「西北、西北」一文中稱：「因漢武之數度勞師動衆，不無窮兵黷武之嫌，遂使漢室國庫空虛而民窮財盡，此所以前漢正躍馬西北之時，實已種衰亡之因。」（見中國邊政季刊第七十二期六十九年十二月出版）。

五、爲斷匈奴右臂而通西域：

漢武帝擊匈奴，幾傾舉國之力，雖亦曾數次大破匈奴，但漢方亦損失慘重，而匈奴强悍者依然，爲患於漢者如故，究其原因不外：一則因匈奴對西域具有控制權，如前冒頓單于致漢文帝書中稱：「……使至西方求月氏擊之，……以滅夷月氏，盡斬殺下定之，樓蘭、烏孫、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國皆以爲匈奴……」（見漢書卷九十四匈奴傳六十四上），西域諸國已成匈奴藩屬，使匈奴所需戰略物資有足夠之取得場所，因此匈奴雖經漢廷多次攻擊，始終維持再戰之能力，在於擁有對西域之控制權。再則其初匈奴之主力雖在漠南，但漠北乃至西北利亞並無強大部族對匈奴構成威脅，因此對漢廷之攻擊，有極大之後退空間，在漢兵無法深入漠北情況下，漢武帝縱傾全國之力以擊匈奴，亦僅能使匈奴「幕南無王庭」而已，匈奴仍有整補再戰之能。

因漢朝欲徹底解決匈奴問題，一方面需通西域斷匈奴右臂，況且月氏早爲匈奴冒頓單于所破而徙居西域，再受匈奴所支持之烏孫之攻擊，月氏復向西遷，其後烏孫莫不肯復朝事匈奴，因此通西域亦正可說月氏，聯烏孫以抗匈奴，關於此點誠如張騫所稱：

「臣居匈奴中，聞烏孫王號昆莫，昆莫父難兜靡本與大月氏俱在祁連山、敦煌間，小國也，大月氏攻殺難兜靡，奪其地，人民亡走匈奴。子昆莫新生，傅父布就翊侯抱亡置草中，爲求食，還，見狼乳之，……遂持歸匈奴，單于愛養之。及壯，以其父民衆與昆莫，使將兵，數有功。時，月氏已爲匈奴所破，西擊塞王，塞王南走遠徙，月氏居其地。昆莫既健，自請單于報父怨，遂西攻破大月氏。大月氏復西走，徙大夏地。昆莫略其衆，因留居，兵稍彊，會單于死，不肯復朝事匈奴。匈奴遣兵擊之不勝，益以爲神而遠。今單于新困於漢，而昆莫地空。蠻夷戀故地，又貪漢物，誠

以此時厚賂烏孫，招以東居故地，漢遣公主爲夫人，結昆弟，其勢宜聽，則是『斷匈奴右臂也』。既連烏孫，自其西大夏之屬皆可招來而爲外臣。

——（見漢書卷六十一張騫李廣利傳第三十一）

漢聯月氏、烏孫夾擊匈奴之軍事目的雖未達成，然通域確已達成西域各國親漢之政治目的，斬斷匈奴戰略物質之重要補給來源，此外更擴大漢朝之視界，使漢朝在外交、文化均獲得極大之成就。

漢通西域除斬斷匈奴戰略物質來源外，更使西域文化與漢文化、西域物質與漢地物質得以交流，影響至爲深遠，關於此點，當在結語中詳爲敘述。

綜觀兩漢與匈奴戰和之得失，歷來論者均有不同之看法，要皆貶多於褒，如漢書卷七十五夏侯勝傳稱：

「宣帝初即位，欲褒先帝。詔丞相御史曰：『孝武皇帝，躬仁義，勵威武，北征匈奴，南抵羌：：：廓地斥境，而廟樂未稱。』勝獨曰：『武帝雖有攘四夷廣地斥境之功。然多殺士衆，竭民財力，奢侈無度，天下虛耗，百姓流離，物故者半。蝗蟲大起，赤地數千里，或人民相食，畜積至今未復，亡德澤於民，不宜爲立廟樂。』公卿共難勝曰：『此詔書也。』勝獨曰：『詔書不可用也，人臣之誼，宜直言正論。非苟阿意順旨；議已出口，雖死不悔！』足證漢武帝用兵匈奴，未得時論之好評，另漢書匈奴傳則有頗爲中肯之評論，茲引述如次：

贊曰：書戒『蠻夷猾夏』，詩稱『戎狄是膺』春秋『有道守在四夷』，久矣夷狄之爲患也。故自漢興，忠言嘉謀之臣曷嘗不運籌策相與爲於廟堂之上乎？高祖時則劉敬，呂后時樊噲、季布、孝文時賈誼、朝錯，孝武時王恢、韓安國、朱買臣、公孫弘、董仲舒，人持所見，各有同異，然總其要，歸兩科而已。縉紳之儒則守和親；介冑之士則言征伐；皆偏見一時之利害，而未究匈奴之終始也。自漢興以至於今，曠世歷年，多於春秋，其與匈奴，有脩文而和親之矣，有用武而克伐之矣，有卑下而承事之矣，有威服而臣畜之矣，詛伸異變，強弱相反；是故其詳可得而言也。

于，冀以救安邊境。孝惠、高后時遵而不違，匈奴寇盜不爲衰止，而單于反以加驕倨。逮至孝文，與通關市；妻以漢女；增厚其賂，歲以千金；而匈奴數背約束；邊境屢被其害。是以文帝中年，赫然發憤，遂躬戎服，親御軍馬，從六郡良材力之士，馳射上林，講習戰陳，聚天下精兵；軍於廣武，顧問馮唐，與論將帥，喟然歎息，思古名臣，此則和親無益，已然之明效也。

仲舒親見四世之事，猶復欲守舊文，頗增其約。以爲『義動君子，利動貪人，如匈奴者，非可以仁義說也，獨可說以厚利，結之於天耳。故與之厚利以沒其意，與盟於天以堅其約，質其愛子以累其心，匈奴雖欲展轉，奈失重利何，奈欺上天何，奈殺愛子何。夫賦歛行賂不足以當三軍之費，城郭之固無異於貞士之約，而使邊城守境之民父兄帶，稚子咽哺，胡馬不窺於長城，而羽檄不行於中國，不亦便於天下乎！』察仲舒之論，考諸行事，乃知其未合於當時，而有關於後世也。當孝武時，雖征伐克獲，而士馬物故亦略相當；雖開河南之野，建朔方之郡，亦棄造陽之北九百餘里。匈奴人民每來降漢，單于亦輒拘留漢使以相報復，其桀 尙如斯，安肯以愛子而爲質乎？此不合當時之言也。若不置質，空約和親，是襲孝文既往之悔，而長匈奴無已之詐也。夫邊城不選守境武略之臣，脩障障備塞之具，厲長戟勁弩之械；恃吾所以待邊寇。而務賦歛於民；遠行貨賂，割剝百姓，以奉寇讎。信甘言，守空約，而幾胡馬之不窺，不已過乎！

至孝宣之世，承武帝奮擊之威，直匈奴百年之運，因其壞亂幾亡之權，權時施宜，覆以威德，然後單于稽首臣服；遣子入侍，『三』世稱藩，實於漢庭，是時邊城晏閉牛馬布野，三世無犬吠之警，焉庶亡干戈之役。後六十餘載之間，遭王莽篡位，始開邊隙，單于由是歸怨自絕，莽遂斬其侍子，邊境之禍構矣。故呼韓邪始朝於漢，漢議其儀，而蕭望之曰：『戎狄荒服，言其來服荒忽無常，時至時去，宜待以客禮，讓而不臣。如其後嗣遂逃竄伏，使於中國不爲叛臣。』及孝元時，議罷守塞之備，侯應以爲不可，可謂盛不忘衰，安必思危，遠見識微之明矣。至單于咸棄其愛子，昧利不顧，侵掠所獲，歲鉅萬計，而和親賂遺，不過千金，安在其不棄質而失重利也？仲舒之言，漏於是矣。

夫規事建議，不圖萬事之固，而嫌特一時之事者，未（必）（可）以經遠也。若乃征伐之功，秦漢行事，嚴尤論之當矣。故先王度土，中立封畿，分九州，列五服，物土貢，制外內，或脩刑政，或昭文德，遠近之勢異也。是以春秋內諸夏而外夷狄。夷狄之人貪而好利，被髮左衽，人面獸心，其與中國殊章服，異習俗，飲食不同，言語不通，辟居北垂寒露之野，逐草隨畜，射獵爲生，隔以山谷，雍以沙幕，天地所以絕內外也。是故聖王禽獸畜之，不與約誓，不就攻伐，約之則費賂而見欺，攻之則勞師而招寇。其地不可耕而食也，其民不可臣而畜也，是以外而不內，疏而不戚，政教不及其人，正朔不加其國；來則懲而御之，去則備而守之。其慕而貢獻，則接之以禮讓，羈靡不絕，使曲在彼，蓋聖王制御蠻夷之常道也。

(見漢書匈奴傳)

肆、結語

匈奴與漢之戰和，自冒頓單于至東漢季世之呼廚泉單于，凡四百餘年，匈奴自強大而求和、而分裂、而衰微；而兩漢亦自求和、而討伐、而威服；西漢更因連年用兵匈奴，以致民窮財盡，因此對雙方而言，均有極大之影響，但對整個中國史而言，影響尤為重大，茲分別敘述如下：

一、奠定漢人之基礎及其兼容並包之精神：

前文曾提及，當西漢之時，「漢人」絕非民族稱謂，充其量僅能作「漢之人」解，但由於漢武帝之屢伐匈奴及威服西域諸國，漸使「漢之人」解為漢人，於焉具有民族之意味，然則漢時秉持國政者，心胸遼闊，對來歸之匈奴人或西域諸國人，多能一視同仁而不以夷狄目之，於是奠定後世所謂漢人之基礎；而漢時朝廷用人唯才並無畛域族別之見，如前文所引匈奴休屠王之子金日磾歸漢後，初為漢宮黃門養馬，終於忠勤幹練而與霍光同為漢武帝臨終受命輔佐幼主之名臣，此種兼容並包之精神，乃使後代漢人之內涵更見壯大，而漢族一詞遂成為民族之稱謂，此一兼容並納之民族，更為構成中國人之主要骨幹。

其次，由於漢武帝之伐匈奴，得河南地設為郡縣，並徙內地之民於新設諸郡，久之新設諸郡遂與內地無殊，而通西域威服諸國，更置校尉、屯田於渠犂、輪臺等地，擴大漢人生存空間，使西域在距今二千年前已有漢人移居其間。

二、通西域擴大東西文化交流：

漢通西域，其政治動機在於斷匈奴右臂，通西域之道有南北兩道，據漢書西域傳載：

「自玉門、陽關出西域有兩道。從鄯善傍南山北，波河行至莎車，為南道；南道西踰葱嶺則出大月氏、安息。自車師前王廷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為北道；北道踰葱嶺則出大宛、康居、奄蔡焉。」（見漢書卷九十六上西域傳第六十六上）。

此南北兩道，即中外聞名之所謂「絲道」，由於絲道之出現，使得漢地文物與西域文物得以交流，茲引下列數則史料為參考：

「張騫通西域，乃得蒲桃種。」（張華博物志卷六）

「漢征匈奴，取其胡麻、稗麥、苜蓿、蒲桃，亦以廣地也。」（太平御覽卷九七十二）

「靈帝好胡牀，董卓將胡兵之應也。」（前書卷七〇六）

「靈帝好胡服、胡牀、胡飯、胡笙、胡笛、胡舞，京師貴人，爭競為之。」（續漢五行志）

從右引有限史料中，若酌加分類，則可分為：食物類如胡麻、稗麥、苜蓿、蒲桃、器用類如胡牀、胡服、胡飯、胡笙、胡笛、胡舞，京師貴人，爭競為之。胡服早已流行中原，漢通西域，不過使種類與式樣更為增加而已；音樂舞蹈類如胡笙、胡笛、胡舞。至於胡飯，已屬烹調方式，與音樂舞蹈應同為精緻文化之一部份，漢地文化因通西域而擴大其內涵，當屬無可置疑者。

絲路之開通，同樣可使漢地文化經由絲路西傳，絲路顧名思義「運送絲織品之路也。」，自然此路絕不僅限於運送絲織品而已，漢地各項文物亦可經由此路而西傳，特以絲織品最為有名耳，故漢因伐匈奴而通西域，雖未能確斷匈奴之右臂，却促成東西文化之交流。

三、引起北匈奴之西遷

東漢和帝永元元年（西元八十九年），派車騎將軍竇憲佐以執金吾耿秉發北軍五校、黎陽、雍營、緣邊十二郡騎士及羌、胡兵出雞鹿塞擊北匈奴，大破北匈奴，北單于逃奔，竇憲勒石燕然山而還；次年，再擊北匈奴，北單于被創，捕闐氏及男女五人，斬首八千級；次年又圍北匈奴於金微山，復大破之，北單于率眾西逃，從此北匈奴輾轉烏孫、康居、粟特（古奄蔡），並經中亞入東歐，遂引起歐洲民族大遷徙，改寫歐洲歷史，使歐洲史家認定匈奴王阿提拉（Attila）為「上帝之鞭」（Source of God），並目之為「黃禍」，匈奴之進入歐洲，對世界史影響之大堪稱空前。

四、南匈奴內附與漢人之互相融化：

匈奴自呼韓邪單于疑塞附漢後，沿塞諸郡時有匈奴人移居之事，東漢

壯志未酬董樹藩

趙夢蘭

今年三月七日早晨，打開報紙，一張熟悉的照片映入眼簾，再看旁邊的標題，竟是：「蒙藏委員會委員長董樹藩先生昨晚因心臟病逝世」。這突如其來的消息，我的頭轟然一聲有被重重一擊的感覺，一時之間我驚訝得呆住了……這怎麼可能？這怎麼會？董先生那麼年輕，看來身體那麼好，不！不可能！……然而再經電視新聞報導後，證實董先生是真離開這個世界了，和我們永遠分別了。我有難忍的悲痛！與說不出的惋惜！

認識董先生還是今年春節後同鄉團拜時的事，我雖然多次參加團拜，但都沒有機會和鄉親們一一認識，我所說的對照片「熟悉」，是因為在報章及電視上經常看到董委員長活動的新聞，因此對這位不平凡的人物印象較深。

今年春節鄉親們團拜時，我剛走進中央新村活動中心二樓禮堂的大門，李代表啓元大哥，一見我進來就叫我幫忙簽名簿，於是我就坐在近門處的辦公桌後面。當我坐定後，突然發現一位神采奕奕，目光灼灼有神的男士端坐在前排椅子的一個座位上，我立刻就認出那就是董委員長樹藩先生，想不到這位、職繁位重的忙人，竟然到得這樣早。——團拜後，董先生上台講了幾句話。健旺的精神，舉止的英姿，講話親切而中肯。我當時坐在一旁用目環視在場的諸位鄉親，個個都凝神細聽董委員長講話，而鄉親們個個都是精神飽滿，容光煥發，流露着愉快的情緒，使得會場那麼有朝氣，充滿了一片祥和而快樂的氣氛。然而我却不禁暗暗自問：這樣的盛會我還能參加幾次？這樣溫馨的場合我還能享受幾次？明年？或後年？面前這本簽名簿上還會有我的名字？在座的這些鄉親包括董委員長，他們真誠的笑容以及親切的鄉音，我還能見他們幾次？我還能聽到幾回鄉音？但隨即又提醒自已：今天是農曆大年初二，又是鄉親們一年一度拜年賀節的好日子，大家難得歡聚一堂，自己不應該想那些不愉快的事。

散會後，董先生走到門口，李啓元大哥給我介紹和董先生認識，但拙於言辭的我，只對董先生笑笑而已，李啓元大哥並且給董先生介紹我曾在家鄉文獻上寫了些東西，董先生連連點頭稱讚。——面對着這位偉大人物，提到自己的那些獻醜拙品，禁不住有點臉紅。然，萬萬想不到這竟是和董先生見的最後一面，從此便天人永隔了。

當我在新聞媒體裡，得到這個不幸的消息後，真有難以言喻的悲痛與無限的惋惜。悲痛鄉親們失去這樣一位傑出人才，惋惜苦學成功的董委員長，竟在到任不久就溘然長辭了，這是我鄉的損失！也是國家的損失！

看到報上公佈陽曆四月八日舉行公祭，我本來想和李啓元大哥連絡，去參加公祭，送董先生最後一程，但轉而一想：我自己也是傷心人——世的人，到那種場合，豈不成了「一流淚眼對流淚眼，傷心人送傷心人」了嗎？……我想了又想，還是忍下心來不去了。但我對董先生竟英年早逝，一直沉痛不已，因為董先生有才幹有抱負，他的才幹沒有完全發揮，他的抱負沒有能夠施展，就此一去不返，怎不令人痛惜！

關於我說的我「不久人世」，也幾乎是肯定的。我於去（七十四）年，不幸罹患「乳癌」，九月間左邊乳房做了切除手術，雖然醫師說我的腋下淋巴腺還沒有被感染，五年的存活機會還很高，甚至更久，但我知道這是醫師安慰我的話。我很明白凡是得了這種病的人，很難逃過它繼續迅速侵犯的劫數。雖然我百分之百的信任現代的醫術，但是醫學界直到現在還沒辦法知道它的真正成因，以及確切地掌握住它的動向，而予以完全根除不再復發（轉移）。在我治療期間，經過醫方數度「問卷調查」，之仔細、之周詳，也確實知道醫學界對這種病的盡心盡力，然而，到目前為止，一個人一旦得了這種病，只能依它被發現的「期數」，算着能活幾年，或僅數月而已，至於像其他疾病能完全治好再如常人一般，那是不可可能的。所以，一旦得了這種病，也等於被宣判了「有期死刑」。

然而，儘管我的來日無多，但我還不至於那麼頹喪、無助，我存在一天，就認真的活一天，一旦離去，也沒什麼可留戀與惋惜的。我是個平凡人，存在與否，都不重要，倒是董先生這樣不可多得的人才，還爾委謝，著實令人痛惜！我在想：如果生命能交換的話，我願意換回董先生來，因為董先生能夠替國家貢獻心力、服務人群，同時聽說董先生還有未成年的子女，國家需要他，家庭需要他，他不應該這樣早去，這是不公平的。

然而，世界上的事，就是那麼不公平，有許多老而無用甚至長年臥病的人，即使想求早日解脫，也未必能如願，而往往一個年輕有為沒有一展才華的人，却常常留下一「壯志未酬身先死，常使英雄淚滿襟」的遺憾。

我原想，也是我先走的，却想不到董先生竟先走了。

檢討明代對蒙古、滿洲（女真）民族的得失

李學智

一、總論

自十三世紀蒙元進入中國後，始終歧視異族，故有蒙古、色目、漢人之分，尤其在政治上，漢人之地位幾等於賤民，所以常引起漢人之不滿。然在蒙元武力統制之下，漢人亦只有屈辱忍受。待元末亂起，明太祖朱元璋掃滅群雄後，以民族大義為號召，義旗北指驅逐胡虜，遂逐元順帝北奔塞外，光復了自第十世紀即陷異族之燕京，恢復了漢人統制之局面，奠定了大明帝國之基礎。然而明初之君臣，仍不脫舊有漢人儒家人傳統，自視「華夏夷狄」有別，而以北邊長城為國界，以分華夷之畛域。雖然明太祖驅逐胡元北走，但塞外之元裔，並未被徹底消滅，仍感胡元有死灰復燃之患。故於長城塞外，封建其子以鎮北虜，所以分封其子模於瀋陽而為瀋王，封其子植於廣寧而為遼王，封其子權於大寧而為寧王，封其子橐於宣府而為谷王，封其子桂於大同而為代王，封其子桷於寧夏而為慶王，封其子模於甘州而為肅王，以奠定其防蒙元之復興，即所謂明代九邊之國防。後因燕王靖難，防諸王之反側，遂移遼王於荊州，遷寧王於南昌，谷王於長沙，瀋王於瀋安以分其勢，且因塞北兀良哈三衛（朵顏、泰寧、福餘）曾助燕王靖難有功，遂棄大寧而移大寧都司於保定，兀良哈三衛即出沒塞下，而成為有明二百餘年之邊患。明朝自太祖後骨肉權力之爭，棄防塞北，因而造成有明一代主要之邊患，勞民傷財，且失太祖苦心之籌劃，可謂成祖之一大失策。雖然明成祖建都於北平，移國家政治、軍事重心於燕都，復挾其靖難軍事之勝利，以為塞外殘餘之蒙古勢力不足威脅其統制基礎，但亦豐認塞外蒙古之存在，必會帶來國家政治、軍事之不安。因而明成祖與蒙古之靖難軍事勝利之餘威，數次親自率軍北征。一般史家均據明代史料之偏失，多以所謂「燕王掃北」乃明代北進之一大勝利，而使蒙元殘餘永無復燃之機，其實成祖之北征，乃明代窮兵黷武之一大敗績。蓋成祖既不明敵我之情形，復不詳籌而親自率軍出征，雖在十餘年間五次親征（自永樂八年西元一四一〇，至永樂二十二年西元一四四四），但始終未能徹底消滅元代蒙古之殘餘。且明知欲防胡元之擾邊必守開平、興和、寧夏、

甘肅、大寧、遼東，則邊境可永無事矣。但却廢大寧而移瀋南昌，所以「殊域周咨錄」云：「夫成祖北伐至鳴鑾，謂金幼孜曰：滅此殘虜，惟守開平、興和、寧夏、甘肅、大寧、遼東，則邊境可永無事。夫大寧以處三衛（兀良哈）矣，而復曰獨守大寧、遼東，其旨何也。棄大寧則開平難守，不守開平則三衛何為也？」（註①）。成祖仿玄武之故事，且防闕牆之禍，竟棄太祖苦心籌邊之謀，因而竟成明代虜禍之源，良可嘆也。

自成祖歿於北征之途以後，北虜之禍無朝無之。最烈者莫過於明英宗之北狩，堂堂中國之皇帝，竟被蒙古也先所俘，虜禍之慘已至極點。由於明人得天下於胡元，而胡元又時刻不忘恢復成吉思汗之大業，所以虜禍隨明代而始終，明朝之國力大半消耗於九邊之防。待遼東新興之滿洲崛起，明之君臣尚以為不過是小醜跳梁，何足重視，但遭薩爾渾之敗後，始悟滿洲之不可侮，但明之國力以至強弩之末，然終不肯底首於邊夷，息兵言和，復燃其以夷制夷之舊謀，希以大量之賞賜收買仇讎之蒙古，代明以滅新興之滿洲，豈知明人既乏對蒙古之認知，又無誠意以結蒙古，因此金錢物質之賄，反成加速亡國之因，謀國者何其愚昧之甚也。本文欲就明末遭逢州之禍，收買蒙古之失敗，以及滿洲太祖努兒哈赤利用蒙古內部之矛盾，以結婚姻之計謀，反而結合蒙古以抗明國，終於成功的進入中原，建立二百餘年之大清帝國之史實。檢討明國、蒙古、滿洲三方之得失，以鑑後之謀國者。

二、明與蒙古民族關係之發展

明太祖逐元順帝北奔以後，有鑑於元人之主力仍存，所以於洪武三年（西元一三七〇），遣大將軍徐達出遼關西征王保保（即擴廓帖木兒），以除北元惟一強大之武力。另遣李文忠出居庸追擊元順帝於應昌，於是年五月李文忠克應昌時，元順帝已早於四月崩逝，其子愛猷識理達臘嗣位，聞明兵來驚慌北走，李文忠獲順帝之子孫寶的里八刺，以乃后妃宮女並諸官屬，但未駐軍鎮守而竟火焚應昌城，這些明軍之表現，深深反映了無心北進擴張領域之決心，全視長城以北為異域之傳統意念。所以終洪武之世

，僅有封子權於大寧，設大寧行都司，置寬河、會州、富峪等城，列戍塞外。並聯開平、興和、東勝以衛薊州、北平、宣府、大同等塞之安全。又於消滅盤據金山之納哈出勢力後，遂將遼東全部置於轄下，西聯大寧、興和、東勝等城，建立了長城以北堅固之外圍防禦。更由於此時東蒙古故元宗室遼王阿札失禮，朵顏元帥等之內附，遂於大寧之北（即潢水北岸）設立泰寧、福餘、朵顏三衛（即明史之兀良哈），以羈縻內附之蒙古。後因燕王棧發起所謂「靖難」，曾藉兀良哈三衛之胡騎，挾脅寧王有功，於從寧王於南昌後，改大寧都司而移於保定，遂棄原大寧之地，而兀良哈三衛亦趁機竊佔南移。太祖苦心設置之塞外之衛，由是棄守，而置山海、古北、居庸、喜峯頻臨虞患之險，且遼東亦被孤懸受敵。終明之世，山海、密雲、薊州、昌平、甚而京師，長年烽火不息，此治明成祖靖難所遺之患也。

明成祖雖藉靖難之餘威，數度親征元室遺裔，但故元之裔並未全滅。成祖始以扶植瓦剌，以牽制故元勢力而行其「以夷制夷」之政策，遂封瓦剌部之馬哈木為「順寧王」，太平為「賢義王」，把禿孛羅為「安樂王」，以箝制由阿魯台擁立之本雅失里可汗。既封蒙古本土敵對之「瓦剌」，復遣使給事中郭驥往說本雅失里可汗、丞相阿魯台來降，不幸使者郭驥被阿魯台所殺，成祖始率兵出塞親征，既敗本雅失里，丞相阿魯台亦於新敗後遣使輸誠，成祖遂封阿魯台為「和寧王」。但瓦剌之勢強盛後，並未接受明朝之管束，隨時南侵，從此明之九邊迨無寧日。馬哈木死，其子脫懽稱雄漠北，脫懽死，其子也先繼為酋首，塞北蒙古幾全部被也先統一，也給明朝頗大之威脅。於明英宗正統十四年（西元一四四九）時，也先南侵，明軍防守失利，明英宗決定親征，很不幸在此次戰役中，不但明軍全部敗北，即是親征之明英宗亦被也先所俘。明朝自太祖、成祖以來所建立之強勢邊防，經此戰役後遂全部瓦解，雖然也先俘虜了明英宗，並未能善加利用，再加上明人之不妥協，專持于謙治兵防虜，復立郕王踐阼以安人心。未幾蒙古君（脫脫不花）臣（也先）奪權不和，也先只有將被俘之英宗皇帝，送還明朝。

在脫脫不花可汗與太師也先之內訌中，也先擊潰了脫脫不花而自立為「天聖可汗」，後因與部屬衝突，也先亦非統馭部屬之能手，不久即被其瓦剌本族之一位那顏「阿拉克帖木兒」叛逐，也先被逐出走後被其仇人所殺。明代瓦剌一部之驟興急滅，遂又陷蒙古於群龍無首之亂局。從明人以夷制夷之政策看，蒙古內部之不統一，確是明人九邊息肩之時。然從北亞民族之習性看，蒙古內部之紊亂，正是醞釀另一位強者出而統一蒙古之良

機，此種北亞民族興衰之律，迫民族習性所使然，所以也先敗亡後，始又有達延汗之興。其後之俺答，打來孫之起也，無一非經過蒙古內部之戰亂而能雄據漠北者。但蒙古之一亂一治，並未與明朝帶來九邊無烽之驚。只是蒙古內部紊亂時，九邊僅出現散騎之搶掠，不致使京畿戒嚴而已，如經戰亂而出現強酋時，則明朝君臣幾無安枕之日矣。

導致明朝與蒙古各部始終無法和平相處之原因，除了明人得天下與蒙古之手，因感蒙古不滅明代之江山即永遠無法穩固之直覺，促使明人無法相信蒙古之遣使入貢，是為明、蒙二族之和平而使然，始終惑疑蒙古之接受明朝羈縻，僅不過權易之計，行徑奸詐遇機即行搶掠，會長動輒自稱大汗，似有隨時南侵恢復大元帝國之勢，這是明朝無法從心理上切除之威脅。故歷代明帝均無法開城佈公以平等之共存地位以視蒙古，即是受明朝羈縻之屬夷地位，亦未被明朝承認。從整個明代歷史看，明史之將蒙古（韃靼）列於外國傳，恐怕也是清修明史者之觀念。因為所有明史之外國傳，無一非經明代之敕封者，惟有韃靼傳，有明將及三百年之長時間裏，沒有任何一帝，或一年中曾確實的控制有全部蒙古，而使其納貢稱臣者。如鄭曉「皇明四夷考」之序文曰：

四夷何以首安南也，我郡縣也。次兀良哈何，我武衛也。哈密、女直非敵，羈縻之屬，非我官長也。兀良哈之有三衛，以靖難敵，非也。大寧之北有三衛也，蓋自洪武始也，其南據大寧也，乃自永樂始也。將復交趾而收大寧乎，都統議夷且嗤我，革蘭台（武宗時朵顏衛都督花當之孫）以驍驍乎我貳矣。棄哈密而撫女直乎，哈密罷我河西，女直扞我遼東也。土番入哈密而嘉峪不驚，胡虜通女直而山河弗靖矣。朝鮮何以次兀良哈也，知禮教也，大國也。琉球小夷何以次朝鮮也，學于中國也。何以終韃靼也，非勅寇乎我勝國也，盛衰之運，中國有安危焉……②。

鄭曉明世宗嘉靖時官兵部尚書、刑部尚書等職，應屬明代中央決策之大員，但自明之開國（西元一三六八）至世宗時之嘉靖甲子（嘉靖四十三年西元一五六四）鄭曉序「皇明四夷考」一書時，明之立國已將及二百年之久，尚耿耿不忘「韃靼乃我勝國也」而不以「勅寇」視之。此種明人危懼蒙古之強盛，恐復大元帝國之心理，終明世而不滅。此即明代集全國人力物力以防九邊之原因，亦即明代始終無法接受蒙古並存的道理。

其次是明人始終對蒙古民族沒有徹底之認識。更不明瞭蒙古各部落鐵騎之南侵，除了明人直接感覺之政治因素外，是否尚有另外的因素存在。在明人看來似乎沒有其它因素，縱有其他因素，也都是配合政治因素為目

的附帶因素。其實，由於明人不明瞭游牧之蒙古民族，維持生活之物質，以畜牧牛羊為主，但其必須農業地區生產之物資以輔其缺。所以札奇斯欽先生曾在其所著「北亞游牧民族與中原農業民族間的和平戰爭與貿易之關係」一書的序文說：

游牧民族與農業民族在經濟生產上本來是分工的，也因游牧民族受塞北自然環境的影響，缺乏農業生產品和它附屬工藝品，在經濟上不得不對中原農業民族依存③。

可是明人之對蒙古却完全著眼在政治與軍事上。雖然明人也知道蒙古民族在生活必需的物資上，必仰賴明人農業民族之生產，但却以蒙古民族所需物資，作為蒙古民族俯首聽命的交換條件。這種明人以大羊家畜般的對付蒙古民族，可以說基本上仍然持有畏忌蒙古民族強盛後，推翻明朝統治而恢復大元帝國的心理在作祟。所以就是蒙古民族為了生活，低聲下氣，聽從明人擺佈，俯首稱臣，納物進貢，也不是就可以滿足蒙古民族所需物資之充分供給的。這是因為明之君臣根本就未把蒙古民族視為與明人相等之「人」類也，所以對蒙古之朝貢，無論賞賜之物資是否合於蒙古民族之需要，或是賞賜之物資數量，是否能夠滿足蒙古民族之所需，均由明國之皇帝主觀的賞與，蒙古民族只有接受謝恩的份。假若蒙古民族的貢使主動要求某些賞賜的物資增加些數量，或是要求皇帝增加某些賞賜物資種類，則明人即以「胡虜禽獸人也」，貪而無厭，終難填其慾望，不是嚴拒所請，即是停其貢使，假若以正常的方法不能獲得蒙古民族生活所必需的物資時，蒙古民族也只有進行搶掠了。因為明代之蒙古民族，自從元順帝一系滅絕後，尤其是最後一個元代遺留下的大臣阿魯台死後，蒙古內部篡奪汗位的戰爭，始終就沒有停止過。再加上瓦剌之東侵，與原察哈台汗國的一些宗王東返蒙古本土，參與爭奪汗位之戰爭中，可以說蒙古民族即是想統一，已是一種奢望，不要說進入長城推翻明室，恢復大元帝國之舊規了。以瓦剌也先為例，強盛時，曾統一整個漠北，且自稱「天聖可汗」。於土木之亂中，又俘獲明英宗。蒙古之遊騎已至北京，可是這位也先天聖可汗不但沒有乘勝南侵，恢復大元之江山，而且很快就退出長城，並無絲毫留戀明朝寸土之意念，僅是縱其部屬大掠而已。由此明之君臣似應明瞭，蒙古鐵騎之南侵主要是搶掠漢人之物資，以滿足生活之所需。假設明人善用其廣大土地出產之物資，與蒙古民族互通有無，兩民族和平共處，明人節省九邊戰備之費用，已足可使明之國力更強十倍、百倍了。但明人之愚昧無知，每視蒙古之南掠，含有政治的重大意義，而忽略了經濟的主因，所以才造成明代取天下於蒙古之手，終而亦敗亡於九邊之不寧，可謂歷史之鏡。

鑑也。

明代對九邊國防之失敗，尚有最嚴重的人為因素存在，那就是好官不派往邊疆，好軍不希望防守邊疆。而尤以屯軍（衛所軍）客軍混成，遂造成屯軍皆被役差徭，屯田皆沒入勢豪，已失屯軍戍邊之原義。故凡有邊警，輒調發內地各衛軍戍邊，若遇邊警時久，遂改輪番戍守，即所謂「客軍」亦曰「班軍」，至於屯軍，原制於太祖，明史食貨志屯田條說：

軍屯則領之衛所，邊地三分守城，七分屯種……每軍受田五十畝為一分，給耕牛農具、教樹植、復租賦……軍田一分，正糧十石，貯屯倉聽本軍自支，餘糧為本衛所官軍俸糧……又更定屯守之數，臨邊險要守多於屯。地僻處及輸糧艱者，屯多於守，屯兵百名委百戶，三百名委千戶，五百名以上指揮提督之。屯設紅牌，列則例於上。年六十與殘疾及幼者，耕以自食不限於例。屯軍以公事妨農務者，免徵子粒，且禁衛所差撥。於時東自遼左，北抵宣大，西至甘肅……在在與屯矣④。

明初九邊衛所軍屯之制，法完而義美。奈軍官久居邊塞，責重居險，輾長莫及，久而遂漸私役軍丁，侵沒屯田以自肥。如明宣宗寶錄宣德元年五月丙申條云：

隆慶三衛指揮李景等，劾奏都督沈清鎮守居庸關，不能約已恤人奉公守法，惟務貪虐百計誅求，剝削月糧侵盜官物，私役軍餘，不分屯（田）守（城）計名科需。或邀阻關口商人取其物資，或以死畜分給隊伍，令納價錢。擅開已塞出口役軍伐木私用，凡十八事。行在都察院請治其罪。上曰：都府大居非有重過宜存恩意。可先鞫所使之人，事果有實，別奏處置⑤。

是知明代九邊之防皆毀於衛所都司等官員之手，所以一旦有警邊防皆棄而不守，任虜鐵騎橫行搶掠。待至明末，滿州興起時，明之邊防已名存而實亡矣！

綜觀以上之分析，最低限度明人心存仇視蒙古，無論從傳統上，或是始終防備蒙古之南侵以規復舊元統制之心理使然，都無法不嚴禁與蒙古民族之來往，所以終明之世，明人與蒙古民族無法和平相處，即使蒙古民族願意與明人和平，明人心理上也无法接受。不要說蒙古民族內部自元朝北走後，始終沒有生出任何一個像成吉思汗那麼英雄的人物，統一所有的蒙古民族。既然蒙古民族內部無法統一，各部落為了生存，有的因應一時之成敗，低聲下氣向明人乞憐，以求取部族間的生存。另有一些部落持強向明人勒索金錢與物資，明人所賞賜的金錢或物資，不能達到蒙古部酋之需

求時，則均以武力進行搶掠。如此和戰交替的明與蒙古民族之關係，終明之世而未有何改變，這是明朝立國將及三百年的最大致命傷害。徒使後之讀史者發為感嘆者也。

三、明與女真民族關係之發展

明太祖於洪武元年（西元一三六八）八月遣大將軍徐達入北平，克元之大都，元帝北走，在表面上看元朝已亡，其實元帝北走應昌，長城以南尚殘餘許多元之餘兵，繼續抗拒明兵，當時最大的元朝餘兵，西北有擴廓帖木兒（王保保），東北有納哈出，可是到了明洪武四年，故元遼陽行省平童劉益，以遼東州郡地圖，并籍其兵馬糧糧之數，遣右丞童童、僉院楊賢奉表來降^⑥，始將明之勢力伸向東北之遼東，但不久劉益又被元之遺臣平章洪保保、馬彥輩、八旦等所殺。終因元遼東行省下的漢人官吏決心降明，所以洪保保等又被漢之系統之故元右丞、左丞房嵩等襲殺了馬彥輩，擒獲了平章八丹，知院僧兒枚平了叛亂，洪保保逃往金山投納哈出。當時的洪武帝遂派遣馬雲、葉旺領兵渡遼，首置定遼都衛指揮使司。待洪武十六年（西元一三八三）平定納哈出後，明人的勢力才完全控制故元的遼東行省全部。舊有金代遺裔的女真民族，原居住在元代遼陽行省下的「開元路、水達達路」以及「合蘭府」等轄區中，元朝既亡，轄區內之統治勢力也隨之瓦解，因而使女真民族居住區內，社會秩序無法維持，遂造成部落間之兼併與攻伐。此時原住開元路的一部份女真^⑦族，因為受不了黑龍江下游沿海一帶所謂「野人女真」部族之攻掠，紛紛逃往朝鮮半島圖們江兩岸居住，這就是後日所謂「滿州民族」之祖先，也就是明史中的所謂「建州衛、建州左衛、建州右衛」之祖先。明人控制遼東後，很奇怪的自動放棄了元代遼陽行省下的許多版圖，似是遼代東丹國之轄區為所屬，放棄了今日開原以北、以西、以東廣大的女真民族居住區，列女真民族為化外，開原以北為「海西女真」，開原以東，鴨綠江以外，均被棄為夷族。雖然自洪武時開始，曾首先於今日俄屬濱海省之尼古里斯克（即元代之開元路治所），設立了三萬衛，終因距離遼陽路遠難繼，而移三萬衛於元代的咸平府，也跟著三萬衛之遷移，又改咸平府為開原。衛治雖改設於開原，原為三萬衛轄區內之女真民族，並未隨三萬衛同時內移。明人將這些女真民族棄而不問，由其自生自滅。因而原屬明初三萬衛之女真人，為了逃避野人女真的攻掠，且欲尋找移設的三萬衛址，大量南下朝鮮半島北部的圖們江沿岸，由於朝鮮半島的北半部，自高麗被唐攻滅以後，朝鮮半島平壤以北即未再屬高麗國土，唐代之渤海國原與高麗以「泥河」為國界，泥河約在

今日朝鮮半島中部濱海安邊府所屬之德源郡北方不遠處。所以自唐以來朝鮮半島北部，即為女真系之民族所居住，直至元末明初，這些地方也可以說原即屬於女真民族的居住區。因此由元代舊開元路南移之女真部族，遂在圖們江兩岸定居下來。直到明成祖靖難成功後，由於將北平為行都，必須先固北方之國防，成祖一面全力清掃北元之殘餘，一面招撫遼東邊外之女真，於是將由元代舊開元南移，原屬三萬衛轄下之女真部族，又改設了建州衛以轄之。後因女真部族間之不相和睦，又分一部份設置了建州左衛。終明成祖之世，因為明人積極的招撫四夷，經略遼東，並曾於今日黑龍江海口處，設置了奴兒干都司，招撫東海以及庫頁島等處之夷人。所以明與女真民族間，尚能和平的維持主屬之關係。然而由於明之建州衛初設衛於朝鮮半島北端圖們江之北岸，而且建州衛屬下之許多女真人，均居住在圖們江之南岸，甚而遠至今日朝鮮之咸興（即元代之合蘭府），永興（元代之雙城總管府），平壤（元代之東寧府）等處，到處有女真民族居住。可是在元代之末年，由於紅巾之竄入遼東，進而侵入了朝鮮半島北部，因而使元代之統制力無法控制，遂造成朝鮮半島之大混亂。此時王氏高麗之恭愍王，欲乘元末之亂收復久陷異族之北境，遂乘剽平紅巾之便，揮軍北進，收復了平壤，永興等城歸入版圖。但未幾年恭王被其臣下所弑，又立辛禰為高麗國王。未久，明既撫治整個遼東，收撫許多元代遼陽行省屬下之舊臣，漸知元在東北之疆域遼闊。治遇高麗殺明之使臣，遂詔諭高麗國王曰：「鐵嶺北、東西之地，舊屬開元，其土著軍民、女直（真）、韃靼、高麗人等，遼東統之。鐵嶺之南舊屬高麗人民，悉聽本國管屬。疆境既正，各安其守，不得復有所侵越」^⑧。明太祖這一行動，可以說把高麗恭愍王北進之擴張計劃，完全扼煞，因而引起辛禰欲攻明國遼東之行動。結果引起李成桂（即朝鮮之太祖）之領兵返旌，以「除君側之惡，以安生靈」為藉口，廢舊王辛禰而立其子辛昌，但廢與立均未久，又以辛禰父子非王氏血胤，而改立恭讓王瑤為高麗國王，結果被李成桂篡奪了王位而改國號為朝鮮。李氏出生於朝鮮半島北端之慶興東三十里之韓東，地臨圖們江岸，故對擴展國土於北境，更為積極。且由於李成桂生長於女真民族區，其對女真民族之習性知之頗深，因而利用封敕官爵，賸濟物資以收撫圖們江兩岸之女真民族。當時由元代舊開元路逃來圖們江沿岸，明太祖設立之三萬衛屬下之女真部族，在明成祖永樂元年（西元一四〇三）設立建州衛以前，建州衛、毛憐衛屬下的幾個部族酋長，如阿哈出、猛哥帖木兒、把兒遜等，都曾受過朝鮮「萬戶」的封爵，只是後來又受明朝的敕書，因而使得朝鮮頗為不滿。初則千方百計以阻止這些接受朝鮮封爵的女真酋長，

前往明朝進貢納誠。可是朝鮮也不敢公開抗拒明朝的招撫命令，待這些女真酋長接受明朝之官職敕書後，便又想盡辦法欲將這些居住朝鮮國境內外的女真酋長及部屬，驅逐出至境外的遠方。在後來的機會裏，朝鮮勦殺了毛憐衛的指揮使把兒遜，更煽動境外野人女真襲殺了建州左衛的指揮使猛哥帖木兒。漸漸的逼迫這些女真民族移向接近明朝邊境的遼東附近。也就因為這些女真民族受盡了朝鮮的逼迫與勦殺，遂與朝鮮結下了頗深的仇恨，又因為被朝鮮勦殺後，向明朝伸訴，而明廷總以「朝鮮乃明之屬國，建州乃明之屬夷」，彼此要和睦相處，彼此約束部屬，勿相互越規引起弊端，嚴諭彼此息爭而已，從來未見明廷公正的明斷是非。因而建州女真亦漸悟明朝之所謂「羈縻」者，僅是希望遼夷不生事而已，並無以天下之君理天下之事，明斷是非，嚴懲強梁之意念，遂亦生輕視明廷之心，而對朝鮮採取報復搶掠之行動，甚而有時亦對明之遼東進行趁隙搶掠，但明廷之對女真，每以其能悔過朝貢，贖其搶掠之罪而姑息之，尤以正統以後，北邊防備蒙古之戍已弱不經侵，所謂虜驚頻傳，廷臣久議難決，勦者無力，守者難遇，故對遼東建州女真之寇鈔，每姑息而容忍，因此造成李滿住、董山之寇邊搶掠，劫殺官兵頻頻之報。然而明之官員心存姑息，一再好言勸慰董山，希望董山進京朝貢，以息廷議之忿。終於董山於成化三年（西元一四六七）四月癸亥「建州左衛女真都督董山等，以聽招撫來朝，貢馬及貂皮」⑧。董山雖進京朝貢，但其內心實懷不平，且輕蔑明朝之無能，遼東千里之邊牆，可任由其進入搶掠，毫無阻攔，所以即使身在明之京城，仍然桀驁不馴。待其由京回還時，明之鴻臚寺通事署丞王忠奏：

（董）山等前以屢寇邊方，已蒙朝廷宥其罪惡。今革面入貢，乃敢罵坐不敬，貪求無厭，且復揚言：此還即糾合海西野人搶掠邊境，語無忌憚。誠恐前路難於檢制。乞遣官同臣防送，至遼東都司發還，庶不貽患」⑨。

然而大明終為天朝，非不能容忍屬夷之無禮，實難容天下之共主受辱於屬夷。故而遂羈留董山於廣寧途中，並命武靖伯趙輔佩靖虜將軍印充總兵官，前往遼東調兵征討建州女真。在進兵征討女真之同時，並受屬國之朝鮮出兵助勦。此時正合朝鮮清掃半島北部境內女真常受境外女真之誘叛亂的根源。其實朝鮮立國以來，由於強割數百年屬於女真民族居住區為國土，因而常遭女真民族之抗拒，再加上明朝於朝鮮國境附近，設立建州衛與毛憐衛，更將建州左衛設立於朝鮮境內之會寧都護府區內。朝鮮境內境外之女真人，遂成了雙重國籍之屬人。承認保明之屬夷，則以建州衛與朝鮮對抗，承認係朝鮮的黔首，則又貪圖朝鮮的封爵與賞賜。時或作亂，又藉口

境外之野人。遭遇朝鮮出兵清勦時，則又向明廷控告，所以朝鮮雖強佔了安邊以北、圖門江以南、鴨綠江以東廣大地區，據為國土，但在處理這一區域的女真民族時，確實費一番辛苦，直到滿洲興起的三個世紀以後，這一問題可以說仍未解決，或可知朝鮮君臣受禍之深了。明憲宗既然命令朝鮮出兵助勦建州女真，可以說是消除將近百年的含恨與宿怨，最好的時機，所以馬上調兵遣將，派遣康純為主將，於成化三年九月二十六日攻破建州衛，擒殺建州衛都督李滿住以及大小頭目二十四人後，收拾兵仗器械牛馬及生擒男婦人口而凱旋。此役之同時，明人亦殺建州左衛之都督董山，從表面上看似似乎遼東女真之禍已完全解除，事實上却非明人與朝鮮所想像的那麼單純。明與朝鮮挾其大國之力擒殺夷酋，徒增女真民族更加仇視二國而已。在女真部族勢力衰弱時，他們為了生存可以俯首稱臣於明朝與朝鮮，但一遇時機，他們就會乘隙搶掠，或挾勢要賞。在明代二百餘年之統制下，女真民族始終帶給明朝與朝鮮許多邊境上的困擾。再加上明朝邊境官吏之貪瀆冒功惡習，常持天朝之威欺凌女真民族，而明朝之皇帝又深居北京宮闈，對邊遠之遼東知之甚渺，全憑臣工們之陳奏，常使邊夷忍辱含冤莫白。例如成化間都御史李秉，曾深知遼東邊史勒索進貢女真部酋，即曾向明帝陳奏：「建州、毛憐、海西等諸部落野人女真來朝貢，邊臣以禮部定議名數驗其方物，貂皮純黑、馬肥大者始令入貢，否則拒之。且貂產於黑龍江拖北，非建州、毛憐所有。臣聞中國之待夷狄，來則嘉其慕義不計其物之厚薄，若必責其厚薄則廉性易難，或以啓讐，非厚往薄來之意。禮部因請勅遼東守臣，自後夷人入貢驗數放入，不得過為揀選，以起邊讐」⑩。此即遼東邊吏常以女真入貢方物不合規制，勒指夷人之事實。

自成化三年明與朝鮮聯合出兵，勦殺建州衛都督李滿住，並擒斬建州左衛都督董山後，遼東之邊患移往海西。建州弱而海西強，直到萬曆年間，海西哈達萬汗勢興，而建州之努兒哈赤又崛起。治於此時明因朝鮮壬辰倭禍，傾其全國之力始逐豐臣秀吉退出朝鮮，然而明之國力亦因此役大受損傷，待滿洲努兒哈赤亦興之時，明已無法重振成化勦滅李滿住、董山之威了。又何況努兒哈赤之興，可以說全是明國邊吏處置失宜而造成，又何必怪屬夷之反噬以滅宗主之國？我國學人每對滿洲入主中原之史事，以春秋大義責之而曰「屬夷倡亂」，頗失史家之公道。蓋滿洲之興其因頗繁，尤以努兒哈赤之崛起，實明之邊吏李成梁肇之也。努兒哈赤之父塔石，祖叫場，約為女真旗中之無名雜夷，早在萬曆初年，皆受遼東總兵寧遠伯李成梁收買，而為偵探邊外女真各部族動向之間諜。但明人之對夷政策，除

奸細，而爲明人制夷之耳目。努兒哈赤之父、祖，即任此職務之女真建州衛中的小酋。證以清太祖（努兒哈赤）武皇帝實說：「太祖欲報祖、父之仇、止有遺甲十三副」^⑪。或可知其父、祖在其族中之實力是何等薄弱了。至於其父、祖之被明殺害，可以說全出於「扶植夷人、族中之弱者，以供其驅使，但絕不許被扶植者，藉參贊與阿護日漸坐大」的明廷及邊吏策略。據明神宗實錄萬曆十七年（西元一五八九）九月辛亥條所記：

初授達州夷酋爲都督僉事……是海西諸酋各自爲雄勢不相下，而我易爲制，……惟建州奴（努兒哈赤之簡稱）酋者勢力強，能制東夷，其在建州則今日之王台（海西親明之名酋）也。既屢送回被擄漢人，且及牛畜，又斬犯順夷酋克五十，獻其級，而慕都督之號益切則內向誠矣。及查其祖、父又以征逆酋阿台爲我兵嚮導，並死於兵火。是奴兒哈赤者，蓋世有其勞，又非小夷特起而名不正者也……^⑫。

明實錄僅記「其祖、父又以征逆酋阿台爲我兵嚮導，並死於兵火」。但清太祖武皇帝實錄却云：

滿州國：初蘇蘇河部內禿隆城，有尼康外郎者，於癸未歲，萬曆十一年（西元一五八三），唆構寧遠伯李成梁攻古勒城主阿太（即明實錄中之阿台），夏吉城主阿亥，成梁於二月率遼陽、廣寧兵與尼康外郎約，以號帶爲記，二路進攻，成梁親圍阿太城。命遼陽副將圍阿亥城，城中見兵至遂棄城遁，半得脫出，半被截困，遂尅其城，殺阿亥，復與成梁合兵圍古勒城。其城倚山險，阿太禦守甚堅，屢屢親出遠城衝殺，圍兵折傷甚多，不能攻克。成梁因數尼康外郎讒構，以致折兵之罪，欲縛之，尼康外郎懼，願往招撫。即至城邊謙之曰：「天朝大兵既來，豈有釋汝班師之理，汝等不如殺阿太而歸順。太師有令：若能殺阿太者，即令爲此城之主。城中人信其言，遂殺阿太而降。成梁誘城內人出，不分男婦老幼盡屠之。阿太妻係太祖大父李敦之女，祖覺常剛（明人作叫場）聞古勒被陷，恐孫女被陷，同子塔石（太祖父）往救之。既至，見大兵攻城甚急，遂令塔石候於城外，獨身進城欲攜孫女以歸，阿太不從。塔石候良久亦進城探視。及城陷，被尼康外郎唆使大明兵併殺覺常剛父子。後太祖奏大明曰：祖、父無罪何故殺之？詔下：言汝祖、父實是誤殺。遂還其屍，仍與勒書三十道，馬三十四，復給都督勅書……^⑬。

以上是清實錄中隱諱清太祖父、祖爲明廷參贊之奸細的飾言，其實明廷之待邊夷，始終就沒有扶持其坐大的觀念，縱然此役不因尼康外郎唆構而使清太祖之父、祖幸存，但他日「走狗烹」之命運，可以說自接受明廷參贊

甘作奸細之日起，似已注定。除非被收買者，始終貧弱然法自立，必須接受參贊者之施捨才能生存，那麼彼此間之主屬合作關係，才能維持下去。否則明廷豈容屬夷藉彼之扶持而養虎遺患？

綜合以上略論，或可知明與女真族之關係，也和明與蒙古之敵對仇殺，相差無幾。只是明人疏防女真民族也能擊敗明國，進入中原稱帝於神州而矣！但究其主因，以我個人之拙見，似乎皆導源於明人對女真民族外交政策之錯誤，以及邊吏之貪虐，與勒捐貢夷，而明廷不察積怨成仇所造成。蓋明人之對屬夷的基本態度，如萬曆時薊遼督撫按張國彥、顧養謙、徐元等所云：

屬夷之爲我藩籬舊矣，制馭之策，不出乎撫勸恩威，顧撫勸恩威之所加，在得其要領而已。所謂要領者，在因其勢，用其強，加之賞賚，假以名號，以夷制夷則我不勞，而封疆可無虞也^⑭。

或可知明廷君臣視女真民族如狗彘，防之如虎狼，使明人與邊夷和平共處，豈非癡人說夢者何？再加上邊吏常欺邊夷無知，任宰割，予取予求，遂使邊夷怨恨難伸，而乘隙搶掠以爲報復。明之邊吏既激邊夷內犯，復誑報夷虜不順犯邊搶掠，廷官遙隔常信邊吏之奏，每誣明帝派出大兵征勦，而邊夷之浩劫難逃矣！如此仇恨報復，更增邊夷對明廷之仇讎。直至滿州之努兒哈赤興起，明與女真之怨讎，始得一總結，明室付出滅亡之代價，以賞女真民族之夙怨，良可感慨也。

四、滿洲興起後明與滿、蒙之關係

明遼東總兵官李成梁於萬曆十一年（西元一五八三），得建州女真酋長覺常剛（明人曰叫場）及其子塔石（明人曰塔失或他失）爲嚮導，攻克建州名酋王某之子阿台之古勒寨，並戮阿台及其部屬。時因同爲明人嚮導之另一夷酋尼康外郎之讒構，唆使李成梁趁城破兵亂之便，擒殺原爲嚮導之覺常剛及其子塔石，以免其藉明人之參贊而坐大。時塔石之子努兒哈赤，爲此特向明朝控訴，而明人亦覺趁兵亂而殺嚮導，似乎理虧，但以屬夷易欺，遂以勅書（明朝發與女真部族酋長進貢的職級證件）三十道、馬三十四匹以爲慰藉，並送還其祖、父之屍體，以爲夷心貪賞，給予勅書、馬匹，或可平努兒哈赤之怨恨。然而明朝却錯估了努兒哈赤之奸詐。遂揚言：「殺我祖、父者，實尼康外郎唆使之也」。即藉明朝勅封之「建州衛都督」，向明納誠進貢，以安明朝邊吏之疑心。復藉此職位以攻擊同部族之尼康外郎，且揚言僅是報復出賣其祖、父而被明人誤殺之仇，以防明之邊吏出兵干涉。努兒哈赤藉此復仇之名，攻克了尼康外郎之禿隆城，撤毀湖城

招加城，馬兒墩山，漸漸的統一了內部，勢力日強。待至萬曆十九年（西元一五九一）遂遭環循近海西虎倫（明史作忽拉溫）四部（葉赫、哈達、兀拉、輝發）之忌，常以武力脅迫努兒哈赤就範，歸入彼等之屬下。只是努兒哈赤生性剛毅，又經數年用兵統一內部之經驗，不但不聽從虎倫四部之勒指，反而一再的抗拒，於萬曆二十一年（西元一五九三）葉赫國主布戒、納林卜祿，遂糾合了哈達國主孟革卜祿，兀拉國主滿太，輝發國主擺銀答里，率領了四國大軍劫去了努兒哈赤的戶布恰寨，待努兒哈赤整軍抵抗時，四國之兵早已退去，努兒哈赤亦不示弱，當夜即攻取了哈達國的富兒家奇寨，以為報復，在當時的女真民族中，原即以富強兵衆始為部族所尊崇，並無所謂公道與是非，弱肉強食，乃部族中生存之定律。強者每持強以兼併小者、弱者。小者或弱者，如欲生存就必須依附強者。努兒哈赤僅是持明廷誤殺其祖、父，而給予三十道勅書以慰藉其念，始新興的小部落酋長而已。較之萬曆十六年重分南關（哈達）北關（葉赫）之勅書，共計九百九十道，哈達分得五百道勅書，葉赫亦得四百九十九道勅書，而努兒哈赤因祖、父被明兵誤殺，所得撫賞之勅書三十道，豈能同日而語？但努兒哈赤智勇兼備，僅在短短不足之十年中，即統一了建州屬下的各個小部落，頗使海西虎倫四部視之眼紅，因此於萬曆十六年哈達國之國主戴鄰（明人作歹商）親送其妹與努兒哈赤為妃，葉赫國主納林卜祿亦親送其妹與努兒哈赤為妃，紛以聯姻之策希圖收撫努兒哈赤為自己之屬部，終因努兒哈赤持強不應，始引發葉赫糾合虎倫四部之兵強取努兒哈赤之戶布恰寨，以觀努兒哈赤之反應。努兒哈赤既不示弱，也強取了達國的富兒家奇寨作為報復，於是葉赫又糾合哈達國、兀拉國、輝發國、嫩江蒙古庫兒沁部、實伯部、刮兒恰部、朱舍里部、內陰部等九部之兵，聯合來侵努兒哈赤。由於努兒哈赤之機智勇悍，竟擊敗九部之聯軍。並陣斬葉赫國主布戒，生擒兀拉國主滿太的弟弟布占太，努兒哈赤自此役戰勝九國聯軍以後，威名大震，許多女真民族中的小部落，都自動的投向努兒哈赤的屬下。即是參加九國聯軍的蒙古嫩廓兒沁部族的明安貝勒，戰敗後心存畏懼，亦自動的向努兒哈赤通好。甚而遠在西方的蒙古騰兒騰部的撈扎貝勒等，也因遭受察哈爾之侵擾，紛紛遣使與努兒哈赤通好。

然而回顧明之君臣，發現建州的努兒哈赤漸漸興起，已感覺遼東又一禍患，無奈此時正值哈達與葉赫（即明之南北關）相互仇殺紛爭不已的時候。南關之歹商正在葉赫威脅之下，朝不保夕之時。明人深懷歹商祖父王台之忠順、意存袒護，初則勸諭葉赫之仰家奴，逞家奴不可妄動以侵哈達。而仰家奴、逞家奴不聽，於是明之遼東勢總兵李成梁出兵開原，襲殺仰

家奴與逞家奴以安歹商。此時哈達雖感不安，然內部之紛爭迭起，猛骨李羅、康古陸與歹商各自敵對，而康古陸又暗通葉赫之那林字羅以為內應，促使葉赫出兵以攻歹商。又為遼東總兵李成梁出兵葉赫，擒獲那林字羅。後得明廷之調解。二部息爭，始又釋放那林字羅，終因二部仇深難消，後因明廷之壓力，葉赫之酋長卜寨盧以其女以婚歹商，但於迎娶之中途，歹商又被葉赫所射殺。兩部之仇恨更形加深。而葉赫之酋長卜寨，亦即萬曆二十一年邀請九國之兵入侵努兒哈赤時，被陣斬之布戒。此後哈達僅存猛骨字羅，與葉赫的那林字羅仍然相互仇殺不已。由於明人以爲哈達、葉赫之息爭，即可使北虜（兀良哈三衛之蒙古）無法接連東夷之建州以為患。因此明人在努兒哈赤興起之時，正集中全力對付西虜兀良哈之寇抄。也正是明以遼東之兵力鎮壓葉赫不得侵佔哈達之際，始給努兒哈赤最好興起之時機。待萬曆二十七年（西元一五九九）努兒哈赤將哈達（明人所謂南關）滅亡後，明人始遣使詰問。努兒哈赤善於應對，復將其女奔姑姬格格妻哈達國主猛革卜祿之子吳兒戶代，並送吳兒戶代返回哈達以為國主。但不久，由於葉赫出兵侵哈達，努兒哈赤始又藉口保護吳兒戶代而取哈達而有之。明人認為忠順屬夷的哈達王台於萬曆十年（西元一五八二）死後，一直費盡所有之兵力，並出兵擒殺葉赫之仰家奴、逞家奴，希存南關王台之烟火。更不惜派遣最精銳之火器營，以助南關防守，但終於十年後被努兒哈赤未費吹灰之力而佔有哈達。明人千方百計以存哈達之謀略，至此已全部落空。究其原因，蓋明至萬曆時代，西虜兀良哈三衛之禍，可以說或未一日不寇也。在萬曆二十七年努兒哈赤滅亡哈達之時，正值西虜蒙古大舉入侵之秋，遼東猛將之李成梁業已致仕，而其子李如松亦因西虜入侵出擊而陣亡，虜患日警，邊塞之防守全失，遼東幾無日不警。故而明人之兵力及朝廷之策劃，盡在西虜，因此努兒哈赤始得乘隙而佔取哈達。但明廷之有識者，亦曾預感努兒哈赤之可怕，雖曾言及，但禍在肩睫者乃西虜之蒙古，實無暇以顧尚未公然叛明之努兒哈赤也。又何況就在努兒哈赤侵佔哈達之同時，並曾以順夷之姿態進京朝貢不絕，向明人表示忠誠，所以努兒哈赤得無任何阻力的滅亡了哈達國。

就在努兒哈赤興起之時，北邊之蒙古亦正頻頻入寇九邊之際，如明史

韃靼傳說：

神宗即位，頻年入犯。萬曆六年（西元一五七八）成梁（李）率遊擊秦得倚等擊敵（土蠻）於東昌堡，斬部長九人，餘級八百八十四。總督梁夢龍以聞，帝大悅，祭告郊廟，御皇極門宣捷。七年冬土蠻四萬騎入錦州營，夢龍（梁）、成梁（李）及總兵戚繼光等，已預受大學

十張居正方略，併力備禦，敵始退。自是，敵數入，成梁等數敗之，輒斬其巨魁，又時襲於塞外，多所斬獲。敵畏之少戢，成梁遂以功封寧遠伯。俺答既就市，事朝廷甚謹，部下卒有掠奪邊城者，必罰治之，且稽首謝罪，朝廷亦厚加賞賚。十年（萬曆）春，俺答死，帝特賜祭七壇，彩綵十二表裏，布百匹，以示優恤。其妻哈屯率子黃台吉等上表進馬謝，復賜幣布有差。封黃台吉為順義王，改名乞慶哈。立三歲而死，朝廷給恤典如例。十五年春，子褚力克嗣，其妻三娘子，故俺答所奪之外孫女而為婦者也。歷配三王，主兵柄為中國守邊保塞，眾畏服之，乃敕封為忠順夫人，自宣大至甘肅不用兵者二十年。及褚力克西行遠邊，而套部莊克賴等據水塘，卜失兔、火落失等據奔刺、捏工兩川，數犯甘、涼、洮、岷、西寧間。他部落亡虜數十種，出沒塞下，順逆不常。帝惡之。十九年，詔並停褚力克市賞。已而褚力克叩邊輸服，率眾東歸。獨莊克賴、卜失兔等寇抄如故。其年多，別部明安、土昧分犯榆林邊，總兵杜桐禦之，斬獲五百人，殺明安。二十年，寧夏叛將哱拜等，勾卜失兔、莊克賴等大舉入寇，總兵李如松擊敗之。二十二年，延綏巡撫李春光奏：套部納款已久，自明安被戮而寇恨深，西夏黨逆而貢市絕，延綏連年多事。今東西各部皆乞款，而卜失兔挾私叵測，邊長兵寡制禦為難。宜察敵情，審時勢，敵入犯則血戰，偶或小失應寬吏議。倘敵真心孝順，相機議和，不可忘備戰也。帝命兵部傳飭各邊。秋，卜失兔八固原，遊擊史見戰死，延綏總兵麻貴禦之。閱月始退，全陝震動。其年，東部炒花犯鎮武堡，總兵董一元與戰，大破之。明年（萬曆二十三年）春，松部宰僧等犯陝西，總督葉夢熊却之。秋，海部永邵卜犯西寧，總督三邊李政檄參將達雲，遊擊澤，暨馬其撒卜爾加諸部番，設伏邀擊大敗之，斬六百八十三級。捷聞，帝大悅……二十四年春，總督李政以勁兵分三道出塞，襲卜失兔營，共斬四百九級，獲馬畜器械數千。火落赤部眾復窺同洮州，改遣參將周國柱等擊之於莽刺川腦，斬一百三十六級。秋，著力兔、阿赤兔、火落赤等，合謀犯西邊，炒花亦擁眾犯廣寧，守將皆嚴兵却之。二十五年秋，海部寇甘鎮，官軍擊走之。明年（萬曆二十六年）夏復寇遼東，總兵李如松遠出擣巢，死之。多敗等分道出襲火落赤等於松山，走之，復其地。二十七年詔復擄力克市賞。時政等築松山，諸部紛叛，延寧守臣共擊之，殺獲甲首幾三千^⑮。

以上明史韃靼傳所記蒙古於明萬曆年間之侵擾九邊，僅不過略舉數端以示蒙古寇抄之繁而已。假若參以明神宗實錄，或可知北虜、西虜侵寇之難盡書矣。即是明史韃靼傳之外，如同書之瓦剌、朵顏（福餘、泰寧）傳，在上引神宗萬曆年間入寇之史事，亦繁不勝書矣。蓋明史所謂韃靼者，僅指

西部俺答或漠北各部落而言者，但西虜亦常結朵顏（即兀良哈三衛）共侵遼東。如朵顏傳云：

萬曆初，朵顏長昂益強，挾賞不遂數糾眾入掠，截諸蕃貢道。十二年秋，復導土蠻以四千騎分掠三山、三道溝、錦川諸處。守臣李松請急勦長昂等，朝議不從，僅革其月賞。未幾，復以千騎犯劉家口，官軍禦之，殺傷相當。於是長昂益跋扈自恣。東勾土蠻，西結婚白洪大，以擾諸邊。十七年，合驍都東西二部寇遼東，總兵李成梁逐之，官軍大敗，殲八百人。又二年大掠獨石路。二十二年，復擁眾犯中後所，攻入小屯台，副總兵趙夢麟、秦得倚等力戰，却之。明年潛入喜峯口，官軍擒其頭目小郎兒。二十九年，長昂與董狐狸等皆納款，請復寧前木市，許之。三十四年多，復糾驍都班不什、白言台吉等，以萬騎迫山海關，總兵姜顯謨擊走之。長昂復以三千騎窺義院界，邊將有備乃引去。旋詣喜峯自言班（不什）、白（白言台吉）入寇，已不預知。守臣具以聞。詔長昂復貢市，頒給撫賞如例。長昂死，諸子稍衰，三衛皆靖。崇禎初與插漢戰於早落兀素，勝之，殺獲萬計，以捷告。未幾皆服屬於大清（滿州）云^⑯。

證以明神宗實錄以上所擇抄明史朵顏傳之文，幾乎十未錄一。如前引明史萬曆十二年，僅錄秋七月庚辰明實錄之一條。實錄中尚有：「六月內達賊入犯高橋鋪等處地方，官軍失事」等，明史均未收錄即其例也。再證以明神宗實錄萬曆十四年九月兵部題本說：「看得遼東一鎮，三面濱夷，零竊大犯歲無虛日」^⑰。或可知萬曆年間遼東邊患之繁了。因此朝廷集注意力於遼虜，而疏於防範滿州努兒哈赤之興，始造成努兒哈赤表面對明恭順，而實行其統一建州諸部以為根基，進而滅輝發，亡哈達，逐兀拉國主而併其眾。直至萬曆四十一年（西元一六一三）努兒哈赤出兵攻遼東邊外僅剩明代唯一的屬夷葉赫（即北關）時，明人始知努兒哈赤之不可忽了。根據清太祖老滿文原檔記錄努兒哈赤萬曆四十一年九月初六日出兵攻葉赫之文曰：

丑年（癸丑）九月初六日發兵，因而命令集合人馬。於初三日夜晚，有一男一女通姦被人發覺，那個男子因驚恐而逃去，將初六日發兵的消息告訴了葉赫。因此葉赫遂將璋、吉當阿兩路的人民都撤走。僅有烏蘇城的三百戶人家，因在出痘子未曾撤去。初十日，前去的三萬兵圍攻了璋、吉當阿二城。由於這兩城中的軍兵皆被撤走，所以僅獲婦孺。進而又去圍攻烏蘇城，曾諭知城中的人民說：你們若是投降就投降，若不投降而要戰，你們這個城有何難攻？什麼樣的城我們沒有攻取呢？城中的人說：若收養就投

降，你們這密如鴛集之林，有如流水似的衆兵，有如冬天冰雪明亮的盔甲，我們這城的兵怎敢抗拒呢？言訖遂投降了。那城的撒旦與扈石木二大人前來與汗叩見。汗將自戴鑲有三粒東珠與金佛的綉帽給他們戴，並更換了衣服，以金盃賜酒。此行攻取了璋、吉當阿、烏蘇、雅哈、赫爾蘇、和敦、喀布齊拉、俄吉代等城，總共大小十九城寨，將這些城寨的房屋以及糧食，都放火焚毀，收編降戶三百而帶回。淑勒崑都倫汗（努兒哈赤）攻破了葉赫十九城寨後，葉赫的（國王）錦台什、布揚古遂向尼堪（明）國的萬曆帝請誣說：（努兒哈赤）把哈達國攻擊拿去了，把輝發國也攻滅拿去了，把兀拉國也攻滅拿去了。現在已把葉赫國要攻取完了，待把我們珠甲（滿州）國都征服以後，就攻取你們尼堪（明）國了。征討尼堪佔據了遼東城他們自己居住，攻取瀋陽、開原以作牧場……因此尼堪的萬曆皇帝對女真滿州國的淑勒崑都倫汗說：我勸你不要征討葉赫，如果停止進攻葉赫聽我的勸告，是念在我的情面。若不聽我的勸告，仍征討葉赫時，那就是很明白說他日必定侵犯我了。我即派遣鎗炮手五百名分守葉赫二城。淑勒崑都倫汗回書說：我珠申國的戰爭，起因於葉赫、哈達、兀拉、輝發、錫伯、封爾察等九姓之國，於尼堪萬曆二十一年合兵前來侵犯我。而那些前來侵犯我的兵，受天譴責故而我戰勝了。茲後，又於萬曆二十五年（與葉赫）宰白馬灑血爲盟，互結婚姻以通和好，而葉赫背盟毀約，將已許嫁給的女子，悔婚不給。再者，我收養的（兀拉）布佔太因與我爲仇，我與兵往征，盡殺其兵而得其國，他隻身逃往葉赫，因我索取布佔太而葉赫不給，所以才與兵征討葉赫呀。我何故要侵犯大國的尼堪呢？^⑩

努兒哈赤並親自持此信前往明國的撫順城，而交遊擊李永芳。可是明國之君臣，並不論努兒哈赤持何理由而出兵葉赫。僅從其邊境之安危著眼。所以神宗實錄說：

十月（萬曆四十一年）己丑：奴賊（努兒哈赤）犯北關（葉赫），命發兵策應。時奴賊集衆焚北關張寨子等處，金（金台失）白（白羊骨）清實錄作布揚古）二酋走使請援，撫鎮按兵不應。遼東巡按御史張五典馳疏上言：奴夷以狡強之力，與屠北關之師，不聞內兵救援，是坐視順夷之殘，自撤衝邊之衛。夫開元不可一日有北關之危，北關不可一寨有奴夷之吞，三尺童子皆知，豈撫鎮有不知者。或藉口無責成便宜，不敢突爲用兵遠擄之舉。況……今日既有燒寨之事……其屠燒則虜亡必爲內犯之階，禍將有不可言者……部覆：上報曰：北關爲遼左藩籬，豈容奴夷吞併。依議速行與地方官用心救援，不得遲誤^⑪。

結果，遂派遣擊馬時楠、周大岐帶領鎗炮手二千往衛葉赫。其實當時明人

因遭北虜（蒙古）之侵擾，九邊之防已百孔千傷，即在明人援救葉赫之時，遼東之虜患亦在烽火日舉中，如明實錄云：

正月（萬曆四十年）八日，虎墩兔憨（即察哈爾之林丹汗）實以三萬餘騎從長靜堡（遼陽城守所轄，在海城之西北）南北界馳入，分攻穆家等堡。

四月（全前）乙卯：虜酋虎墩兔憨糾衆入犯遼鎮。

九月（全前）癸巳：東虜犯大清堡（在義州城東北），官軍禦之。

十月（全前）壬午：兵部是日又奏：山東巡按張五典勘過虜酋抄花第三子色特兒等，糾衆屯聚遼東境外可可毋林往南行走，入犯鎮安堡（在廣寧城東北）等處。

十二月（全前）乙卯：薊遼總督薛三才題：十一月二十四日，蟒金兒等酋，乘我兵出邊燒荒，即以是日丑時，由中右所（寧遠城北）園山堡入，竊掠曹莊，擄去男婦五十七名口，馬牛驢六十四。寧遠參將李應選雖冒死衝鋒，然衆寡不敵，陣亡官軍九十四名，重傷一十九名，馬一百八匹。

萬曆四十一年正月辛亥：東虜炒花會合宰賽、矮兔等酋，三萬餘騎于王文台營。官兵禦之。巡按御史張五典以攻剋邊台七座，殺擄中軍千把總修鳳等官，軍丁夜徒夫五百四十八名口。

六月（全前）乙卯：抄花、乃蠻等酋犯平虜，再犯大寧。

九月（全前）庚申：虜犯大寧堡，指揮鍾國勳……等禦却之^⑫。

根據上引明實錄所記，在努兒哈赤出兵葉赫之同時，北虜之患無時或息。雖明之君臣已警覺努兒哈赤之可畏，然而衡諸明之國力，以及明人九邊虜患，再加上明人對外夷之認識不清，明之君臣亦無法統一對努兒哈赤之政策。主出兵援救葉赫者，如薊遼總督薛三才，即曾於萬曆四十二年上疏云：

先因奴（努兒哈赤）酋蠢動，開原告急，臣請增募兵一千七百名，併麻承恩、曹文煥先所統領援兵共四千名，合爲一營，專備奴酋之變；說者又恐應援北關（葉赫）未免開罪于東夷（努兒哈赤）。夫奴爪距日張，而我猶懼于挑釁，倘北關既失，能保開原晏然無事否？北關角之，我兵掎之，猶恐不足以當奴酋，既失北關，而我獨力撐拒，徵兵轉餉不更費力乎？救則禍速，不救則禍大。則今日之救雖係歲費數萬鉅糧，猶愈以亡羊補牢也……^⑬。

此是主張援救葉赫，但又恐因援葉赫而起釁努兒哈赤，因而疏題明廷增募新兵，專備對付努兒哈赤之建議。設想，遼東舊有之兵，久戍塞下，熟習

夷情，尙無法對付努兒哈赤。新募未經訓練，且不熟習戰場之實情者，又

如何可擋久經沙場之努兒哈赤，其統領團結一致，號令統一之夷兵？又何況努兒哈赤之侵葉赫，原係因爲葉赫背盟毀約，悔婚不嫁已許之女子，以及收容努兒哈赤之婿布佔太，才引起努兒哈赤出兵。此是明屬夷與屬夷間之相爭，並未涉及明國之權利。所以遼東巡撫張濬，亦同時疏題說：

請築遼墻因言奴（努兒哈赤）酋情形利害之當審者。一、北關（葉赫）所守二十餘里之邊也，萬曆二十七年以後，北酋歸依，開原無有他逆，是北關之心固不可失也。東奴所守九百餘里之邊也，成化丙戌（明憲宗成化二年西元一四六六）而後，東酋謹獲遼陽無有他犯，是東酋之心尤不可失也。使北酋爲東奴所滅，則北關之地必爲東奴之地。東奴點甚而又強，可曰亦猶北關居北而已乎。如此關救全矣，東奴之心失矣，或必即移攻北關之酋，爲攻開原之酋，斯時大帥之克必不可已。奴酋山險林密，非遲歲月未必盡殄，所憂東建（州）之東，窮荒無極，渡江而去，師老會逸，我兵言旋，酋復還集，再征再逸事或有之。所謂利害之當審者此也。救勦之宜密者。二、奴酋擅東方富殖，咱我遼人，遼人久爲所用，故遼人舉動，兼遼兵遼馬遼餉，奴皆習知。人謂奴酋可以虛聲警服者，不知奴酋者也②。

就在明廷剿撫不決之時，努兒哈赤一面僞裝恭順，照例朝貢明廷，一面趁明人助防禦赫之時，東征東海之未服各部，西撫蒙古以便聯合以脅明朝，轉移遼東邊吏專注葉赫之力。故於萬曆四十一年以後，曾利用最早來通知好的，蒙古騎兒騰把岳特部打兒漢貝勒之子「恩格得力台吉」之關係，由恩格得力台吉又於萬曆三十四年（西元一六〇六）引領了蒙古騎兒騰的另外五部貝勒們與努兒哈赤通好，並於此時尊稱努兒哈赤爲「崑都倫汗」*Jandulen*（恭敬）*han*（汗）。努兒哈赤深知欲攻佔葉赫，必先收撫葉赫西鄰之蒙古，遂不惜使用各種方法與遼河西岸的蒙古部族建立友好關係，希望能收撫以爲己用。甚而使用互結姻親之手段以籠絡之。故於萬曆四十年（西元一六一二）主動向蒙古庫兒沁部的明安貝勒，提出向其女求婚的使節。並曾說明，努兒哈赤並不念明安貝勒前曾參加九國之軍，無故侵犯的仇恨。所以明安貝勒即慨允將已許婚別人的女兒，親送其女與太祖成婚。此一聯姻策略之施行，遂奠定滿、蒙兩族和平相處三百年之長久關係。因而於萬曆四十二年（西元一六一四）蒙古札倫特部的樁農貝勒*Jarun* *catan*, *jorjion beile* 將女兒送與努兒哈赤的次子古英把士魯（代善）爲妻。同時札倫特部的內七漢 *neici han* 也送其妹妹與努兒哈赤的三子莽古泰（莽古爾泰）爲婚。廓兒沁蒙古的莽孤貝勒，也送其女與努兒哈

赤四子皇太極（即清太宗）爲婚。同年底，札倫特蒙古額兒吉格貝勒，亦送其女與努兒哈赤之子得格疊爲婚。又於萬曆四十三年。廓兒沁蒙古的空戈落貝勒，也送其女與努兒哈赤爲妃。即在此時，明之邊吏已深感努兒哈赤之禍不遠矣！部份不明邊情之廷臣，尙以爲明係大國，努兒哈赤僅爲屬夷，必欲使壓力與努兒哈赤。另以撫賞或爲努兒哈赤生存所必賴，欲以清河、撫順物資之賞賜以爲餌，期以所謂恩威並濟之策略，必使努兒哈赤以就範。遂以威迫使努兒哈赤已耕種，原屬哈達屬地之農田，退種後撤，以試探努兒哈赤之反應。明即派廣寧總兵張承胤會同通事董國蔭以巡邊爲名，勒令努兒哈赤將已耕種之穀哈（柴河）法納哈、三七拉（三岔）等三處退出耕種，且不許收穫已種之糧食。努兒哈赤雖無可奈何而棄耕，但心理上所受創傷實難以平息。所以曾云：「吾聞古人云：海水不溢，王心不變。帝（明）今反常，護助葉赫。我國所種之田又不容收穫，而令退居。吾豈敢違王命。然不願治平而頓起惡念，吾小國若受小害，汝大國自受大害矣。吾非大國欲退即退，試看汝大國何以收拾。若成仇敵非吾一身之患，汝以兵衆國大，欺凌我也」③。但此事，即是明之大臣亦多認爲不太合理。如明實錄中說：

遼東巡撫郭光復萬曆四十三年正月乙亥奏：……十一年遘（家奴）仰（家奴）二酋被戮。而奴酋（努兒哈赤）云是漸長，與二奴子卜寨、那林字羅遂相角立矣。卜、那二酋思報父仇，又日與南關相構，遂反戈以攻奴酋（努兒哈赤）。不謂天敗卜酋竟爲奴酋所殺，而奴酋之勢驟盛矣。比北關請卜酋屍，奴酋剖其半歸之，于是北難遂與奴酋爲不共戴天之仇二十六年那酋又攻猛酋（猛格卜祿），猛酋力不能支，因而質妻子求援于奴酋，寄命于奴酋者幾二年。奴酋視猛酋爲釜底之魚，遂藉姦伊妾爲由而射殺之。盡得其所有，此二十八年事也。及我中國切實欲問擅殺猛酋之罪，而革其市賞，奴酋因悔罪許妻猛酋子吾兒忽答以女，厚陪粧奩，併原搶掠倪射物送吾兒忽答歸南關。中國原其悔罪遂置不問。至三十一年那酋與白羊骨又糾莊南搶殺吾酋（吾兒忽答），吾酋窮迫派歸，因投奴寨自存。自後吾酋不返，而南關之勅書，屯寨、地土、人畜遂久假不歸，盡爲奴酋之有矣。是吾南關者奴酋，而爲之驅者北（關）酋，二酋實一律也。故邇年以來，在奴酋自稱恭順，每以北關戕殺南關，屢搶吾酋爲口實，尙自托與存孤之義，而實以與爲取，以護爲吞。在北關已絕望于南關之不得，又懷伊父未報之仇，每以奴酋吞併南關，謀犯內地爲口實，而自附于依人之鳥，彌縫舊罪願效新忠。自四十一年北關又救奴婿卜佔台（兀拉國王）。

而妻之以女堅不肯放歸，奴酋于是手與北關深恨積怨，益不可辭，而兵端自此起矣。此奴酋與北關節年相攻之大較也。臣惟中國之云夷狄，莫利于相爭，莫不利于相吞。蓋相爭則黨分而勢弱，必自各為敵與易制。相吞則黨合而勢強，必與我為敵而難制……今南關已失，正靠此北關如線之藩籬，若再失守則奴酋必志滿意得，糾結西虜與開（原）遼（陽）為難，我東急建夷，西急土蠻，腹背受敵，我兵益分。蓋寡益勞益疲，其為全遼之患可勝言哉……至如柴河、靖安、三岔、撫安四堡邊外之地，原係南關舊地，奴酋立寨開種有年，而上年驅令退柴河、靖安二堡地者，謂其逼近北關以杜窺伺平。但未曾立界，所以今春復來耕種。今奴酋邀我約束其文願照界鑄碑，惟討秋收將熟之禾，以後不敢越種。隨行兩道待鑄碑後許之……②。

此奏即明言，努兒哈赤所耕之地，原為邊外南關哈達所屬，而非明人轄區。其明人既已默認努兒哈赤收留哈達國之吾兒忽答，「而南關之勅書、屯寨、地土、人畜，盡為奴酋之有矣」，何以屬南關之土地不能耕種？併強迫撤耕？顯係明人有意欺壓努兒哈赤。又何況萬曆三十一年北關葉赫之那林卜祿與白羊骨搶殺南關時，明人却不聞不問，待南關之吾兒忽答被迫窮途往投努兒哈赤後，反而指責努兒哈赤併吞南關為非法？北關、南關、努兒哈赤同為明之屬夷，明人對屬夷之爭，本應以天下主之地位主持公道，但却不問是非故加袒護，又怎能不使努兒哈赤更加敵視明國？雖然努兒哈赤深知當時之情勢，尚不容許公然叛明，以免遭到功敗垂成之失，遂飲恨聽由明之邊吏擺佈，暫忍氣忿，專心整頓內部，由萬曆四十三年（西元一六一五）至萬曆四十六年（西元一六一八）間，努兒哈赤訂定了法律與兵制，並派兵遠征東海之查哈量部（Sachalyan）（即黑龍江），以及未服之部落。也於此時利用其與蒙古已有之關係，以及聯姻策略，接待了蒙古的明安貝勒，自己的岳父，並每日一小宴，隔日一大宴的善與接待，以期收籠絡蒙古之效用。且將親弟舒兒哈赤之女兒孫帶，許嫁與蒙古騰兒騰巴約特部的恩格得力台吉為妻。直至萬曆四十六年，努兒哈赤內部已整頓就緒，聯絡蒙古各部已頗有收穫後，遂於四月十三日，以明國迫害有「七大恨」事為名而出兵。於十五日晨圍明之撫順城，就這樣公開的攻打明朝了。當時明之撫順城守將為游擊李永芳，目睹努兒哈赤之大兵，既無力對抗，又無法於短時間請援，遂開城投降了努兒哈赤。此時明之遼東邊吏相繼告急，並請調兵請餉，可是告急文書到達北京後，萬曆皇帝說：「內帑空虛無餉以濟，僅命兵部將歷年應給遼東之馬價銀，照數給發。至於應發遼東官兵之餉銀十餘萬兩，只有命戶部盡力措處而已。」努兒哈赤佔領撫順後，遼

東知悉，遂於二十一日由總兵官張承胤率師往救，很不幸一仗之後，總兵官張承胤，副將顏廷相等，均被努兒哈赤所殺，往援之一萬明兵死傷殆盡。此敗報傳至北京，全朝文武均極震驚，欲征全國之兵往剿努兒哈赤之聲，響徹京師。但在一陣騷亂尚未決策以前，努兒哈赤又於七月二十日，進兵攻入了明之柳條邊，環攻了清河城。城中守將鄭儒賢雖曾開城抗拒，但終為努兒哈赤攻破，守城副將鄭儒賢及萬餘兵丁皆被斬殺，但於九月初四日，明之總兵李如柏，游擊尤世功、王平等，夜襲努兒哈赤刈收田禾之兵，斬殺七十餘人而回。因而亦觸怒了努兒哈赤以戰書遣被俘漢人往遼東，約期大戰。至萬曆四十七年（西元一六一九）正月，努兒哈赤發兵往征葉赫，希圖清除明國邊外惟一之未服部族。然因明之開原總兵馬林出兵援助葉赫，所以努兒哈赤僅攻掠葉赫屯寨二十餘處而止。但明於四十六年閏四月起陸續調兵遼東，即欲調全國之兵希圖一舉剿滅努兒哈赤，以平遼患。雖經年餘之調兵遣將，奈客兵來自全國，良莠不齊，加以紀律不張，常生亂事。更且明之財用已窮，餉糧兩困，假若不迅速出剿，則入遼之客軍吃用兩艱，必不戰自潰。又何況萬曆帝日促進剿？所以楊鎬預計萬曆四十七年（西元一六一九）三月二十五日起動大兵進剿矣。但頗為奇特，楊鎬差降夷於進兵前的二月二十四日，預先告知努兒哈赤，首犯兵家密實以成之忌，或持其兵多將廣以勢相懾，希圖先喪夷膽也。然而楊鎬或不知努兒哈赤之實情，設想其敢公然叛明，且攻佔撫順抗拒明兵，假設其一無準備，豈不自尋滅亡？因而即於出兵之次日，即以敗報「總兵杜松等師出撫順關陷設」一聞。沒想到楊鎬以二十萬之大軍分兵四路進剿，但被努兒哈赤個別擊破，幾乎全軍覆沒。此即有名之所謂「薩爾滸戰役」也。

明自薩爾滸一戰敗北以後，努兒哈赤之兵可以說橫行遼東，無人敢與抵擋矣。所以努兒哈赤乘擊敗明兵後，於是年之六月往攻開原，攻下開原後，又繼而攻佔鐵嶺，開、鐵已失，北關之葉赫亦失所持，遂被置於滅亡之邊沿矣。最感意外者，莫過於努兒哈赤攻佔鐵嶺後，無意中擒獲了騰兒騰蒙古的酋長宰賽。在明人眼中始終認為努兒哈赤之侵略葉赫，係勾結宰賽共侵葉赫的，從萬曆四十七年七月努兒哈赤攻佔鐵嶺並生擒宰賽一事看，可以說明明人對邊外之夷、虜，一無所知。幾近三百年的虜禍，竟然無法掌握邊外之夷情，明之君臣可謂糊塗。開原、鐵嶺既被努兒哈赤攻佔，明之君臣可謂慌亂已極，籌餉則國庫空虛，請發內帑則均被留中不發。調兵則路遠難繼，且客兵又不償野戰，每聞敵而驚散，敵未攻已先潰。調九邊之兵則虜患未息，隨時乘隙搶掠。撫賞安虜則勢不可持，且北虜亦非癡呆乘此遠禍，揚盛於河東，挾賞勢逼，允拒兩難。又怕努兒哈赤賂路西虜犯

搶薊鎮，山海岌岌，遼東更難保全。於是起用熊廷弼爲遼東經略，希圖平此遼禍。但朝廷推，章奏俱被留中，熊廷弼尚未出關，則開原、鐵嶺已陷，努兒哈赤此時正得意自滿之時，乘遼東因開原、鐵嶺之陷尚在慌亂之中，遂又出兵圍攻葉赫。葉赫原係破敗部落，全仗明兵助守以圖保全。今則開原、鐵嶺盡陷，明援無望，故不久即被努兒哈赤攻破。此時之明廷更形慌亂，蓋明之必援葉赫而挑起努兒哈赤之公然叛明，實恐葉赫不存則努兒哈赤必聯合蒙古共擾遼東，所以以天下共主之公正，以斷努兒哈赤與葉赫成仇之因，並以大國勢強出兵以助理虧之葉赫，激怒努兒哈赤之仇明意，故於清太祖武皇帝實錄中記有：「太祖曰……滿洲與葉赫均異國也。大明自以爲君臨天下是六合之主，何獨爲吾一身之主？不審是非，恃勢橫加侵奪如逆天。然葉赫乃天不佑之國也，既遣兵馬爲之衛，吾且聽之。」^{②⑤}。是可知努兒哈赤之叛明，實非其本意。邊外夷虜之間原即恩怨，每部族間之兼併仇殺，自明之立國始，從未間斷。而明之以夷制夷政策，每喜夷虜部族之相互仇殺，如此則明之羈縻易使夷虜就範。但對威脅明邊之夷虜，明廷絕不使其坐大，故對稍成氣候之夷酋，必設法離間之，斬除之後始安心。明人既對夷虜存有離間之心，因而不曾以公正合理之方法處理夷虜之事務，且願造成夷虜相互敵視之形態，那管得孰是孰非而論斷？但從明朝整個歷史觀之，似乎明國與邊夷之敵視形勢，明國操之主動。設若明之君臣不嚴遵夷夏之防的傳統，與非漢族之兄弟民族和平相處，尤其是在明之國力強盛時，善用和平公正之政策對待邊夷，似乎滿洲絕無入主中原之機會。終因明人夷夏之防，始定出以夷制夷之政策。故於萬曆末年努兒哈赤公然叛明以後，明廷尙欲利用蒙古以制滿洲，參以王象恒於萬曆四十七年之題本說：

題爲西虜（蒙古）意在挾賞，用虞機會可乘，乞勅當事諸臣極力密圖事。蓋自虎墩兔愁（察哈爾林丹汗）擁六七萬衆南臨邊塞，關內人心震惶。已而賴暈大（蒙古部族之另一部酋）不過給賞四百金，搖尾去矣。既而以酒食縶之虎墩（兔愁）也，我既作厚作薄，而兔（虎墩兔愁之簡稱）一時喜時怒，日日聲犯義院，界嶺而徑過也。日日聲犯錦州、義州而未動也。今亦漸就條東矣。窺其意實在挾賞，覺亦不過一二萬耳。夫與其度劉我人民，固不如稍給以財物。與其無名與之，而徒長彼驕。又不如迎機導之而使爲我用。墩之言曰：河西我喫賞地，奴（努兒哈赤）焉敢西來。此其意與奴不相下也。墩又曰：奴酋原是我家人，今背了我反來借我兵。南朝（明國）原不曾虧負我們，我焉肯助他？此其意未嘗不內向也。蓋兔之衆真有十萬，而又係無嫡派可

以號召，諸虜目中原無奴酋，近惑見中國只畏奴酋，而不畏彼，故擁衆壓境以示彼威。然兔意又爲奴誘而不忍背我，故揚言觀望以探我意。此正兔左右足恃也。失此機會更無可圖。今我當此可內可外之時，即兔爲繫之維之計。與之講曰：彼能擒夷（努兒哈赤）來獻者，即大加封號，賞以數十萬不惜也。即不能滅而能助我兵四五萬者，亦加封號，賞以數萬不惜也。若其不能助我寧堅壁，即一錢不敢增，並原賞不敢給矣。酋既貪我賞又欲誇彼強，此其心必動，而況其有言在前，又有人在側也。聞其中軍有腦毛大者，年老而多智，義院口諸處每有講評，常藉此處，以故薊門東協享安靜之利者，得其機也。誠能啖之以悅其心，彼必能誘之以行其說。我無遺鏃之費，而坐收破斧之功，是今日第一義也。不然不入于我，且折而入于奴，則天下事不可爲矣。呼吸喫緊正在此時，職已致書督撫二臣，稍言其概，恐惟視爲泛常，故特敢入告之。伏乞勅下兵部及督撫諸臣述圖也^{②⑥}。

此種不圖自強，寄望與三百年以來始終敵視的蒙古，去消除另一讎仇之滿洲，實不啻以狼拒虎。更何況此時之察哈爾林丹汗（虎墩兔愁），已是衆叛親離，難以逞強了。只是貪圖了明國之厚賞，願以威懾之手段，虛張聲勢一番。又何況林丹汗始終就沒有幫助明國，努兒哈赤正面衝突之意思呢。待明人給與大量的賞金後，林丹汗於萬曆四十七年（西元一六一九）十月，遂寫恐嚇信與努兒哈赤。信中說：

四十萬蒙古國的國主巴圖魯青吉思汗諭旨：問候水邊三萬珠申的國王崑都倫庚寅汗安無恙否？尼堪（明）國與我們兩國都是仇敵。我聽說自午（戊午，萬曆四十六年）年到未（己未）年，尼堪國曾被你困擾。今未年的夏季，我將親自前往廣寧城，撫降其城領取貢賦。現今你出廣寧城時，我將把你攔阻。我們二人原無戰爭，若是我已征服之國被你攻取了，那麼我的名聲何在？若拒絕我的話，你與我二人的是非，天鑑之！在此之前，我們的使者往來時，你的使者說我輕慢，編造了不善之語向你報告，因此停止了來往的使者。若以我的話說得對，你將先所派的使者送來^{②⑦}。

從林丹汗與努兒哈赤的信中，可以很明白的看出，蒙古民族間經過將近三百年的長時間，始終絲毫未沖淡與明國的仇恨。又何況僅憑一封虛張聲勢的恐嚇信，就能夠懾服新興的，勢力強大的努兒哈赤嗎？由於努兒哈赤深切瞭解當時蒙古部族間散戩與紊亂，早在萬曆二十二年（西元一五九四）就利用各種方法聯絡蒙古各部族了。那時的努兒哈赤最大的強敵是哈達（南關）與葉赫（北關），爲了要對抗哈達與葉赫，就必須遠交西方的蒙古

，以孤立南北。直到察哈爾林丹汗受明之賄來信恐嚇努兒哈赤不久，努兒哈赤即與五部騎兒哈赤訂立了攻守同盟誓約。據清太祖老滿文原檔景字檔中記錄說：

喀爾喀（騎兒哈赤）五部執政的貝勒們，和崑都倫庚寅汗的十部執政貝勒們，執掌兩國大政，於戊未（己未萬曆四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對上之天父宰殺白馬，對下之地母宰殺烏牛，備置了一碗燒酒，一碗肉，一碗土，一碗血，一碗白骨，用誠信之言對天地盟誓。我們兩國同盟征討原即有仇的敵國尼堪（明）。無論何時與尼堪國講和時，彼此要相商同議始與講和。如果破壞對天地的誓言，沒有和崑都倫庚寅汗的十部商議，五部喀爾喀的貝勒們先與尼堪講和，或是尼堪國爲了要破壞我們兩國的盟約，尼堪遣人從中離間我們五部喀爾喀執政的貝勒們，而我們不將離間的話告訴崑都倫庚寅汗執政的十部貝勒們，天地譴責我們五部喀爾喀的執政者，部稜洪巴圖魯、奧巴代青、額森台吉、巴拜台吉、阿索特的莽古勒岱、額布格德依洪台吉、吳巴什台吉、都楞、古爾布什、岱達爾漢、莽古爾代戴青、畢登圖葉爾登、綽克瑚爾、達爾漢巴圖魯、思格德爾、桑噶爾蒙、布達齊都稜、商阿兒再、巴雅爾圖、多爾濟、訥齊、魏徵、兀兒哲依圖、布兒哈圖、額滕、額爾濟格，奪我們五部喀爾喀執政貝勒們的壽算。如此血一樣的血，如此土一樣的被土埋葬，如此骨一樣的暴骨而亡。若是崑都倫庚寅汗的十部執政貝勒們，未與我們五部喀爾喀商議，先與尼堪講和，你們十部的執政者崑都倫庚寅汗、古英巴圖魯、阿敏台吉、莽古爾泰、洪台吉、德格類、阿濟格阿哥、杜度、布爾杭古、德爾格勒等，當受天譴責，奪其壽算。如此血一樣的血，如此土一樣的被土埋葬，如此骨一樣的暴骨而亡。我們兩國若遵守天地盟誓之言而生活，飲此燒酒，食此肉，必獲天地之佑愛，使我們兩國的執政貝勒們壽算綿長，以至子孫百世萬年。

從萬曆四十七年十二月努兒哈赤與喀爾喀五部蒙古所訂盟約看，當時的努兒哈赤已確實的掌握了大部份蒙古部族之友誼，絕非察哈爾林丹汗一封恐嚇信，就可以嚇退努兒哈赤之攻佔遼東。可是很不幸，萬曆皇帝於萬曆四十八年（即泰昌元年西元一六二〇）七月逝世。子常洛繼位於同年之八月，但於九月又逝世。繼由常洛子由校繼位。一年之間父子同逝，因此泰昌改元僅五月，又改元天啓，正在明國面臨國喪之時，努兒哈赤於天啓元年（西元一六二一）之三月，又出兵攻佔了明之瀋陽，繼而攻佔了遼陽，明之河東（遼河以東）遂盡陷於努兒哈赤之手。明與滿州之戰爭，雖然遼東

失陷後，相持於遼河以西之廣寧錦州間，進退反復相互攻守，並無大戰發生。但努兒哈赤却於此時，既整頓了新獲得遼東地區之善後，以安置大量遼東地區明國之軍民，且進一步使其擊敗明國之餘威，恩威並濟的收撫整個內蒙古的各部，孤立了察哈爾林丹汗，也開拓了滿州軍隊向西向侵擾明朝九邊之通路。待努兒哈赤逝世後（明天啓六年西元一六二七），滿州與蒙古之關係已相當親密，僅餘察哈爾林丹汗，尙持強敵視滿州而已。但終於清太宗皇太極之天聰九年（明崇禎八年西元一六三五），被滿州滅亡，而林丹汗亦死於逃亡途中。

從本文以上所討論之史事經過看，明朝覆亡之原因，除了明國內在之問題外，其對邊夷之政策，或應爲滅亡之主要因素。蓋自明之開國始，以至於滅亡止，始終認爲九邊外蒙古爲其防禦的最大敵人，無法於蒙古部族衰敗時，以平等的地位善待之。徹底解決蒙古之威脅。直待努兒哈赤興起而且已經公然攻佔遼東之開原、鐵嶺以後，在明人無力抵抗努兒哈赤時，才欲以金銀物質賄賂二百餘年來始終爲敵之蒙古察哈爾林丹汗，希望以夷制夷來替明朝解決努兒哈赤之威脅，實在是有些愚蠢。難道蒙古之林丹汗就那麼無知，甘心爲明利用嗎？從林丹汗與努兒哈赤的恐嚇信中，開宗明義就說「明國與我們兩國都是仇敵」，或可知林丹汗雖收受明人之賄金後，對明之態度仍是以仇敵視之，並未因明人給與大量的賞金而改變其對明之敵對心理。

最後檢討明人對邊夷之得失，就無法避免要涉及中國歷代傳統的「華夏夷狄」不能同等而論的鄙視夷狄之政策了。明代承繼「自古華夏夷狄有別」之思想，因此其對邊疆非漢族之其他各民族，均不能與明人同類等觀。尤以明之臣僚在其題奏爲文論及邊夷時，均以「犬羊」鄙視夷狄而行諸筆墨。從明代對待邊夷之政策看，蒙古也好，滿州也好，主觀的都不視爲與明人相同之人類。又何況明之得國，原自蒙古民族之元朝，明之歷代君臣均不忘蒙古原係勝國，故防之特嚴，然明之國力與其君主專制之形態，却又不得不相稱。雖國內統一地廣民衆，只是高度之專制，又形成官僚因循敷衍行政僵化。再加上明代諸帝皆平庸之君，無何英主如漢唐者，即是守成已屬勉強，實談不上拓疆擴土威服邊夷之功了。盛世則僅知以物資賄買四夷之朝貢，所謂厚往薄來以維上國之尊嚴。一旦邊夷強盛得勢，九邊幾無寧日。但又爲了上國之體面，無法如漢之和親以緩夷族之侵暴，然而堂堂明英宗皇帝，竟被俘於瓦剌，豈不貽辱國體？可是明之君臣一味憑恃地大衆民，除少數有志之士，以英宗之北狩爲國恥外，其官僚群臣仍一味的敷衍，反將政治運作之功能更爲僵化，國事日非，早已呈現危機，無奈明

之君臣均不加反省，以至於亡國，使後之讀史者只有掩卷嘆惋也。雖至清末，諸帝亦多平庸，始遭遇歐西夷族之侵略，喪權辱國亦令人感嘆氣短，但從歷史之規跡去觀察，朝代之更迭，在我國歷史上原是司空見慣之常態，惟其何以如此，似乎追論者難。統制者既出於一姓之世襲，承襲者之良否，需要各種條件之配合，非繼立之君一人之良窳而可盛衰國家也。但從歷史例證，由盛漸衰者佔大多數，衰後又興者似乎不多。因此明之末季也好，清之末季也好，似均未脫中國歷代盛衰之律。所以國父推翻專制締造共和政體的民國，即公佈國內各民族一律平等，始消除數千年傳統的「夷夏」之防的民族界溝。進而實行憲政，又特別將優待邊疆各兄弟民族之條款，明白的列入憲法之中，所以從今以後，國內各民族只應如兄弟，如手如足的，團結一致，共同建設我們富強康樂的新中國，願與全國共勉之。（本文作者為中央研究院史語所研究員）

註釋

- ① 參見台北華文書局影印中華文史叢書第三輯「殊域周咨錄」(二)頁一〇一九。
- ② 參見同註①中華文史叢書第三輯「皇明四夷考」頁四五七。
- ③ 參見正中書局出版國立政治大學叢書札奇斯欽教授著「北亞游牧民族與中原農業民族間的和平戰爭與貿易之關係」頁一。
- ④ 參見國防研究院出版標點本「明史」第二冊頁八一、八二〇。
- ⑤ 參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影印本「明宣宗實錄」第十七冊頁四五。
- ⑥ 參見日本京都大學文學部「明代滿蒙史料」(明實錄擇抄本)滿州篇第一冊頁九。
- ⑦ 參見前註⑥同書頁九四、九五。
- ⑧ 參見前註⑤同書「明憲宗實錄」第四十一冊頁八五一。
- ⑨ 參見前註⑧同書頁八六七。
- ⑩ 參見前註⑧同書頁一〇四〇。
- ⑪ 參見故宮博物院故宮圖書季刊「一卷一期影印「清太祖武皇帝實錄」卷一葉一一上。
- ⑫ 參見前註⑥同書滿州篇第四冊頁一三二。
- ⑬ 參見前註⑪同書卷一葉九、一〇上。
- ⑭ 參見前註⑥同書滿州篇第四冊頁一三二。
- ⑮ 參見前註④同書第五冊頁三七六七、三七六八。

- ⑯ 參見前註④同書第五冊頁三七七八、三七七九。
- ⑰ 參見前註⑥同書滿州篇第四冊頁九五。
- ⑱ 參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出版廣祿、李學智同譯註「清太祖朝老滿文原檔」第一冊荒字老滿文檔冊頁三一至三四。
- ⑲ 參見前註⑥同書滿州篇第四冊頁四三七、四三八。
- ⑳ 參見前註⑥同書滿州篇第四冊頁四〇九至四三六。
- ㉑ 參見前註⑥同書滿州篇第四冊頁四四〇、四四一。
- ㉒ 參見前註⑥同書滿州篇第四冊頁四四二。
- ㉓ 參見前註⑪同書卷二葉二二。
- ㉔ 參見前註⑥同書滿州篇第四冊頁四六三、四六四。
- ㉕ 參見前註⑪同書卷二葉二四。
- ㉖ 參見台北台聯國風出版社影印「籌遠碩畫」第六冊頁二四三六至二四四〇。
- ㉗ 參見前註⑱同書第二冊景字老滿文檔冊頁一七八、一七九。
- ㉘ 參見前註⑲同書頁一八〇至一八二。

邁向新科技的農業

提到「高科技」，人們首先聯想到的大概就是工業，但是照美國農業部農業研究服務署長特利·京尼的說法，農業將是高科技的一個重要利用與受益者，這將戲劇性地改變我們未來生產食物的方法。舉凡電腦、雷射、人造衛星以及紅外線科技，都將是農民與研究者尋求解決諸如土壤沖刷、水土流失以及水資源利用等急迫問題的未來工具。

國內外大事記

民國七十六年一至四月

元月

- 一 日
△七十六年元旦蔣總統發表祝詞，期勉國人提昇崇法守法觀念，增進自信互信共識，發揚團結和諧精神，強化積極奮發作為。
總統並主持開國紀念典禮。
△數萬民衆於元旦齊集總統府前廣場，參加升旗典禮。
△票據法修正案自一日起實施，廢除不獲支付支票科處刑罰之規定。
- 四 日
△外國菸酒一日起正式開放進口。
△石油輸出國減產及新價格一日起生效。
△利比亞四日轟炸查德兩地區，並派軍隊約八千人往查國北部；美國七日表示支持法國空襲利軍陣地行動。查德叛軍與政府軍九日宣佈聯盟，共同對抗利國部隊。
△行政院長俞國華五日揭示新年度施政要務，指出在安定中落實憲政，勉國人堅持理想把握目標，奮鬥不懈。
△美國第一百屆國會六日揭幕，衆院民主黨領袖七日提出新貿易法案，目標指向中、日、西德。
- 五 日
△兩伊戰火再度升高，伊朗宣稱突破伊拉克防線，伊拉克聲稱已擊退敵人進犯，互謗戰果。
- 六 日
△行政院主計處七日發佈海關進出口統計快報，指出去年我外貿總額六三九億美元，全球貿易大國我躍居第十四位。
- 七 日
△新任美在台協會台北辦事處處長丁大衛八日抵華履新。
- 八 日
△行政院八日院會通過「動員戡亂時期國家安全法」草案，九日送立法院審議。
△爲貫徹將總統加強行政革新、改進爲民服務工作指示，各有關部門積極加強七項便民服務；台省府全面展開行政革新工作。

- 十 日
△七十五年增額監察委員選舉，十日起分別在台省及台北、高雄兩市舉行投票，共選出二十二位增額監察委員。
- 十二 日
△內政部十二日研擬完成「勞工局組織條例」草案，將設七組四室，北中南三區設勞檢處。
- 十三 日
△立法院十三日院會三讀通過第二高速公路第一期工程特別預算案。
- 十四 日
△據外電報導，大陸學生民主運動，引起「科技大學校長」與副校長遭共匪革職，共匪頭目自十三日羣集北平研商鎮壓反共思潮并爆發權力鬥爭，匪僞「總書記」胡耀邦十六日被迫下台，由趙紫陽接任。
△蔣主席十四日在中常會指出要做好與民衆在一起的工作，就應避免注重形式，要使工作建立明確目標，并清楚體認工作的用意，才能使民衆從我們的工作中，感受到益處。
△菲律賓前國防部長安利爾，十四日與馬可仕餘黨組成「民主行動聯盟」正式合作。
- 十五 日
△行政院十五日核定「消費者保護方案」，以維護交易秩序，確保消費者權利。
△美俄限武談判代表十五日在日內瓦展開第七回合談判。
△阿富汗共黨領袖納吉布十五日宣布布片面停火六個月。
- 十六 日
△立法院十六日院會三讀通過「獎勵投資條例部份條文修正案」，明訂對創業投資事業及高科技投資予進一步的獎勵。
△新人事制度自十六日起正式實施，一方面將適用現職人員辦理改任換敘，一方面新進人員可適用新制規定。

十六日 △蔣總統十六日邀請五院院長、副院長茶敘，期勉大家為開展新局面而共同奮鬥。
△厄瓜多總統費布萊斯十六日遭軍方綁架，次日妥協釋放前空軍司令而被釋回。
十七日 △菲律賓賓答那峨島連日發生回教叛亂分子暴亂行動，但總統艾奎諾夫人十七日仍如期往訪。
十八日 △菲律賓總統艾奎諾夫人十八日赴民答那峨島會晤叛軍領袖，緊張情勢雖一度緩和，但左派分子廿二日企圖衝破總統府警戒線，非軍警向其開火，死傷百餘人。廿三日又傳政變警告，馬尼拉地區武裝部隊全面警戒。
二十日 △蔣總統二十日接見軍事首長，對國軍一年來進步與貢獻表示欣慰與嘉許，勉繼續發揚勤儉儉實、奉獻犧牲與誠實踏實作風。
廿一日 △伊朗廿日宣稱擊中巴格達，伊拉克亦持續報復性空襲，兩伊連日在伊拉克巴斯拉集結五十萬軍力激戰。
△台灣肥料公司廿一日宣布全面大幅降低尿素、液氮價格，以嘉惠全省農民，並提高工業界外銷競爭能力。
△立法委員蕭瑞徵夫婦廿一日遭槍擊，蕭氏於廿二日傷重不治。
廿二日 △七十六年春元十四號工作於廿一日起展開。
△蔣總統廿二日約見行政院所屬各部會首長，以「有為有守、堅忍奮發、親愛精誠、全力革新」四語期勉為國家開展新局。
△美財長貝克與日本大藏大臣宮澤喜一廿二日在華府就日圓對美元急遽升值問題會談，保證合作刺激經濟成長與遏阻貿易不平衡。
廿三日 △行政院長俞國華廿三日在年終記者會中指出，民主憲政的發展，政府與民衆必須把握三項原則，盼大家以守法為榮。
廿五日 △七十六年世界自由日大會，廿三日在台北市舉行。
△行政院長俞國華在西班牙「加里西亞之聲」報廿五日刊出的訪問談話中指出，中國終將統一，而且必然會統一在符合人性的、自由、民主、進步的生活方式之下；但中共違背中國人意願一定會徹底失敗。
廿六日 △西德廿五日舉行聯邦大選，總理柯爾的聯邦政府贏得勝利。
△行政院廿六日提出七十七年度施政方針，強調在鞏固憲政體制下，健全民主法治，開拓對外關係，強化國防軍備，促進經濟

廿七日 發展，提昇文教科技層次，增進全民福祉。
△中共「外交部」廿六日宣布驅逐美籍法新社記者麥樂仁。麥樂仁於卅日抵香港，對被控接受「情報」，認全屬無稽。法新社只向匪提強烈抗議。
廿八日 △菲律賓廿七日發生軍事政變，叛軍一度佔據電視台，但叛亂旋被政府軍救平，叛軍於廿九日繳械投降。美政府表示支持艾奎諾夫人政府，艾奎諾夫人誓言將嚴懲參與兵變者。
△美總統雷根廿七日向國會發表國情咨文演講，重申為維護自由世界和平，決心不允許共產主義擴張；并表示繼續反對美貿易政策保護主義。
三十日 △蔣總統於廿八日發表除夕談話，向全國同胞拜年，期勉國人居安思危提高警覺，隨時準備迎接挑戰贏得勝利。
△美參院情委會對伊朗軍售醜聞調查報告顯示，並無雷根總統知情直接證據。
△經濟部三十日表示，國內投資意願顯著提高，今年第一季國定資本形成毛額可成長百分之十二點五，促使上半年經濟持續去年景氣。
二月 一 日 △新當選增額國代、立監委一日起分別辦理報到。
二 日 △石油輸出國家組織固定油價制度一日正式生效。
三 日 △菲律賓廿二日舉行新憲法複決公民投票，近八成公民支持新憲法。
四 日 △英國國教特使魏德二日在黎巴嫩境遭十葉派阿瑪爾民兵綁架。
五 日 △美參議員海恩茲三日提出兩項貿易保護法案，建議削減從加拿大、中華民國和瑞典進口的鋼鐵產品，除非同意自動設限。
△蔣主席四日主持春節後第一次中央常會，勉全體同志盡全力為改善國民生活、增進民衆福祉而努力。
△印度與巴基斯坦經五天談判後，四日達成撤軍協議。
△香港南華早報五日刊出蔣總統答復港新記者訪華團書面問題，總統強調中華民國的前途，在一個統一於三民主義的新中國；追求自由、民主、和平、繁榮的生活方式，也是所有中國人共

- 同努力的目標。
- △行政院長俞國華五日指示新聞局，儘速就報紙的登記與張數問題，重新研議訂定合適的規範與辦法。
- △行政院五日院會，修正通過「社會秩序維護法」草案。
- △據外電報導，中共「北京電台」一名駐西德記者陳鳴祥投奔自由，尋求庇護。
- 七日
- △於元月廿日駕船抵日尋求自由之北韓船員十一人，七日自日抵達台北過境，八日由韓國派專機接運返漢城。韓國對我協助表示感謝與讚佩。
- 八日
- △菲律賓政府與共黨間六十天停火協議八日屆滿，菲軍戒備，並恢復剿共；菲共亦擴大攻擊行動。
- △黎巴嫩綁匪八日揚言如受到美國攻擊，將殺害西方人質，美聲明不談判、不讓步立場，綁匪九日表示展延撕票期限。
- 九日
- △行政院九日在送達立法院施政書面報告中指出，我國防科技已獲致豐碩成果，高性能戰機已進入全發展階段。
- △美伊軍售案要角，美前國家安全顧問麥法蘭十日服食大量鎮靜劑企圖自殺獲救。
- 十一日
- △新台幣對美元價位，十一日突破三十五比一大關，再創歷史性新高點。
- △中央研究院院長吳大猷十一日表示，決定自今年暑假起設立「中研院傑出研究獎金」。
- △菲律賓十一日開始實施新憲法，總統艾奎諾夫人宣誓就職。
- △行政院長俞國華十二日指示經濟部切實執行節約能源政策，全面輔導國內廠商加強節約能源。
- 十二日
- △中鋼公司十二日宣布各類鋼品降價，以反映真實成本。
- △蔣總統與行政院院長俞國華十三日先後接見美參議員華勒下，就當前中美關係交換意見。
- 十三日
- △中央銀行十三日宣布，進一步放寬無形貿易外匯的管制措施。
- △美政府在財政部長貝克與日本、西德、英、法等五國集團會議後，表示願合作穩定匯率。
- △中國大陸權力鬥爭激烈，共匪陷入十年來最嚴重危機，軍方亦已加入政治鬥爭，決定擴大反西方思想運動，指示研習馬克思主義，批判資本主義。共匪十四日發出今年「四號文件」，揚
- 十四日
- 十五日
- △美政府十五日宣布，我旅美物理學家朱經武發明超級導體獲得突破，將可提供更廉價電力。
- △行政院中美貿易專案小組十六日決定自現有五人小組擴充為七人小組，以強化功能。
- △在貝魯特被包圍的難民營中的巴勒斯坦難民已瀕臨餓死邊緣；在伊朗調停下，十葉派回教民兵十六日允許運送食物救濟，十八日并宣布難民營解圍。
- △中美洲國家總統十六日集會，就終止尼加拉瓜國內外衝突進行討論，但未獲協議。
- △國民黨中常會十八日通過蔣主席提議，提名倪文亞、劉濶才為立法院院長、副院長選舉候選人。
- △新台幣對美元價位十九日止升回跌貶值二分，即期美元中心匯率調為卅四點九九，但連續兩天貶值後，廿一日又再度上升。
- △美總統雷根十九日將改革貿易法規提交國會。
- △美總統雷根十九日宣布取消對波蘭所有經濟制裁，並讚揚其政治改革。
- △伊朗與伊拉克十九日起停戰兩週。
- △美、英、法、西德、日本、義大利和加拿大七工業國，廿一日在巴黎集會，研商穩定美元匯率問題。
- △敘利亞部隊廿二日進入西貝魯特，採鎮壓行動，圖終止該地民兵間流血戰鬥，美國呼籲外國撤出黎國，德魯士及十葉派民兵廿二日開始撤離；敘軍廿五日又擊斃數十名其主黨徒。
- △第十二屆國家文藝獎廿二日揭曉，廿三日舉行頒獎典禮。李副總統親臨致詞，勉文藝工作者發揚中華文化。
- △立法院廿三日舉行增額立委宣誓典禮，少數立委藉口杯葛擾亂會場秩序；國內學者對少數立委此種行為表遺憾。
- △立法院第七十九會期廿四日開放，行政院長俞國華報告當前施政，呼籲國人在行使自由權利時，要恪遵反共國策及憲法的規範；并強調在建設台灣統一中國的時代使命下，不斷追求革新進步，使更符合國家需要與民衆期望。
- △行政院院長俞國華廿四日在立法院表示，勞工局將隸屬行政院。
- △蔣主席廿五日在中常會聽取法務部長施啟揚報告「刑法修正原
- 廿一日
- 廿二日
- 廿三日
- 廿四日
- 廿五日

- 則及重點」後，強調法律為國家綱紀、社會的規範及生活的準繩；勉國人以守法為榮，違法脫法為恥，信賴司法尊重司法，共同維護法律尊嚴。
- △國民黨中常會廿五日通過將主席交議中央委員會及台灣省黨部、高雄市黨部主要人事調整案。
- △國民大會憲研會廿六日通過「如何充實中央民意代表機構維護憲政體制之研究」，建議召開國大臨時會，修正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第六項條文。
- △美陶華委員會廿六日提出對伊朗軍售案調查報告，雖嚴厲批評雷根總統，但指他並沒有行為不當之過。
- △國際債務危機嚴重，巴西暫停支付外債利息。
- △立法院廿七日改選正副院長，倪文亞、劉潤才當選連任。
- △美白宮幕僚長黎根廿七辭職，由前參議員貝克接任。
- 三月
- 一 日
- △蘇俄領袖戈巴契夫提議美俄應把其他武器管制問題分開，單獨就限制歐洲中程飛彈問題達成協議，並在五年內自歐撤出中程飛彈。美歐一日對俄建議表示歡迎，但對如何查證仍持疑慮。
- △蘇俄二日正式向美提出拆除歐洲中程核子飛彈個別協議建議；美國創於四日向俄提出草約，要求大幅削減中程核子飛彈武器，雙方在歐洲完成撤除。
- △美國務卿舒茲一日抵北平訪問五天。
- △紐西蘭東北部二日發生強烈地震，政府宣布進入緊急狀態。
- △中研院化學研究所副研究員李光華和清大物理系博士班研究生戴明鳳，在「鉍鉍氧化物」做超導體材料的研究上獲重大突破，他們把起始溫度推進到七十五K的水準。
- △國民黨中央委員會新任主管三日分別交接視事；台灣省黨部新舊任主任委員亦於五日舉行交接典禮。
- △行政院長俞國華三日在立法院答詢時指出，盼所有政治團體應遵守憲法、堅決反共和維護國家統一的基本原則。
- △義大利內閣三日總辭。
- △蔣總統四日主持國家安全會議，提示下年度總預算重點，強調
- 二 日
- △國民黨中常會四日通過將主席提議，提名黃尊秋、馬空羣為監察院正副院長候選人。
- △美總統雷根四日提名聯邦調查局長韋布斯特為中央情報局長。
- △美總統雷根四日向全國發表電視演說，對伊朗軍售行動直承錯誤。
- △蔣總統五日約見當選連任的立法院長倪文亞、副院長劉潤才，勉公忠謀國，推展各項革新。
- △總統五日正式任命台灣省政府部份首長新職。
- △中美紡織品質貿易諮商，五日起在美華府舉行。
- △司法院六日舉行首長會議，通過研擬實施兩階段分案辦法等三項議題。
- △一艘英國渡輪六日在英吉利海峽翻覆，造成五十餘人死亡，八十四人失蹤慘劇。
- △經濟部長李達海九日就中油超額盈餘何以不反映在油價上作政策性解釋，指出超額盈餘全部繳庫，用於改善環保交通。
- △歷時一年三個月遷建完成的「國父史蹟紀念館」及新修的逸仙公園九日落成，於十二日「國父逝世紀念日」正式開放。
- △義大利基民黨前總理安德瑞奧蒂九日受命組閣。
- △全國商業行政會議十日在台北市揭幕。
- △行政院長俞國華十日在立法院答詢時強調我對中共堅定政策不變，但對其他共產國家政策則因時因地制宜。
- △中研院材料研究所十一日公布我超導體研究達世界水準，已正式進入應用研究階段。
- △由於美方壓力影響，新台幣連日大幅升值，十一日曾升值六分，再創新價位；財經首長十二日會商匯率問題，決定研擬整體因應措施，將加強中美貿易小組功能。
- △監察院十二日選舉正副院長，黃尊秋、馬空羣分別當選。
- △韓國反對黨「新韓民主黨」據力門爭激烈，不滿分子金大中和金泳三，十二日開始採取罷市黨主席李敏雨的行動。
- △芬蘭十五日舉行大選，保持黨勢力大增，在國會席次增至五十三席。
- 三 日
- △國民黨中常會四日通過將主席提議，提名黃尊秋、馬空羣為監察院正副院長候選人。
- △美總統雷根四日提名聯邦調查局長韋布斯特為中央情報局長。
- △美總統雷根四日向全國發表電視演說，對伊朗軍售行動直承錯誤。
- △蔣總統五日約見當選連任的立法院長倪文亞、副院長劉潤才，勉公忠謀國，推展各項革新。
- △總統五日正式任命台灣省政府部份首長新職。
- △中美紡織品質貿易諮商，五日起在美華府舉行。
- △司法院六日舉行首長會議，通過研擬實施兩階段分案辦法等三項議題。
- △一艘英國渡輪六日在英吉利海峽翻覆，造成五十餘人死亡，八十四人失蹤慘劇。
- △經濟部長李達海九日就中油超額盈餘何以不反映在油價上作政策性解釋，指出超額盈餘全部繳庫，用於改善環保交通。
- △歷時一年三個月遷建完成的「國父史蹟紀念館」及新修的逸仙公園九日落成，於十二日「國父逝世紀念日」正式開放。
- △義大利基民黨前總理安德瑞奧蒂九日受命組閣。
- △全國商業行政會議十日在台北市揭幕。
- △行政院長俞國華十日在立法院答詢時強調我對中共堅定政策不變，但對其他共產國家政策則因時因地制宜。
- △中研院材料研究所十一日公布我超導體研究達世界水準，已正式進入應用研究階段。
- △由於美方壓力影響，新台幣連日大幅升值，十一日曾升值六分，再創新價位；財經首長十二日會商匯率問題，決定研擬整體因應措施，將加強中美貿易小組功能。
- △監察院十二日選舉正副院長，黃尊秋、馬空羣分別當選。
- △韓國反對黨「新韓民主黨」據力門爭激烈，不滿分子金大中和金泳三，十二日開始採取罷市黨主席李敏雨的行動。
- △芬蘭十五日舉行大選，保持黨勢力大增，在國會席次增至五十三席。
- 四 日
- △國民黨中常會四日通過將主席提議，提名黃尊秋、馬空羣為監察院正副院長候選人。
- △美總統雷根四日提名聯邦調查局長韋布斯特為中央情報局長。
- △美總統雷根四日向全國發表電視演說，對伊朗軍售行動直承錯誤。
- △蔣總統五日約見當選連任的立法院長倪文亞、副院長劉潤才，勉公忠謀國，推展各項革新。
- △總統五日正式任命台灣省政府部份首長新職。
- △中美紡織品質貿易諮商，五日起在美華府舉行。
- △司法院六日舉行首長會議，通過研擬實施兩階段分案辦法等三項議題。
- △一艘英國渡輪六日在英吉利海峽翻覆，造成五十餘人死亡，八十四人失蹤慘劇。
- △經濟部長李達海九日就中油超額盈餘何以不反映在油價上作政策性解釋，指出超額盈餘全部繳庫，用於改善環保交通。
- △歷時一年三個月遷建完成的「國父史蹟紀念館」及新修的逸仙公園九日落成，於十二日「國父逝世紀念日」正式開放。
- △義大利基民黨前總理安德瑞奧蒂九日受命組閣。
- △全國商業行政會議十日在台北市揭幕。
- △行政院長俞國華十日在立法院答詢時強調我對中共堅定政策不變，但對其他共產國家政策則因時因地制宜。
- △中研院材料研究所十一日公布我超導體研究達世界水準，已正式進入應用研究階段。
- △由於美方壓力影響，新台幣連日大幅升值，十一日曾升值六分，再創新價位；財經首長十二日會商匯率問題，決定研擬整體因應措施，將加強中美貿易小組功能。
- △監察院十二日選舉正副院長，黃尊秋、馬空羣分別當選。
- △韓國反對黨「新韓民主黨」據力門爭激烈，不滿分子金大中和金泳三，十二日開始採取罷市黨主席李敏雨的行動。
- △芬蘭十五日舉行大選，保持黨勢力大增，在國會席次增至五十三席。
- 五 日
- △國民黨中常會四日通過將主席提議，提名黃尊秋、馬空羣為監察院正副院長候選人。
- △美總統雷根四日提名聯邦調查局長韋布斯特為中央情報局長。
- △美總統雷根四日向全國發表電視演說，對伊朗軍售行動直承錯誤。
- △蔣總統五日約見當選連任的立法院長倪文亞、副院長劉潤才，勉公忠謀國，推展各項革新。
- △總統五日正式任命台灣省政府部份首長新職。
- △中美紡織品質貿易諮商，五日起在美華府舉行。
- △司法院六日舉行首長會議，通過研擬實施兩階段分案辦法等三項議題。
- △一艘英國渡輪六日在英吉利海峽翻覆，造成五十餘人死亡，八十四人失蹤慘劇。
- △經濟部長李達海九日就中油超額盈餘何以不反映在油價上作政策性解釋，指出超額盈餘全部繳庫，用於改善環保交通。
- △歷時一年三個月遷建完成的「國父史蹟紀念館」及新修的逸仙公園九日落成，於十二日「國父逝世紀念日」正式開放。
- △義大利基民黨前總理安德瑞奧蒂九日受命組閣。
- △全國商業行政會議十日在台北市揭幕。
- △行政院長俞國華十日在立法院答詢時強調我對中共堅定政策不變，但對其他共產國家政策則因時因地制宜。
- △中研院材料研究所十一日公布我超導體研究達世界水準，已正式進入應用研究階段。
- △由於美方壓力影響，新台幣連日大幅升值，十一日曾升值六分，再創新價位；財經首長十二日會商匯率問題，決定研擬整體因應措施，將加強中美貿易小組功能。
- △監察院十二日選舉正副院長，黃尊秋、馬空羣分別當選。
- △韓國反對黨「新韓民主黨」據力門爭激烈，不滿分子金大中和金泳三，十二日開始採取罷市黨主席李敏雨的行動。
- △芬蘭十五日舉行大選，保持黨勢力大增，在國會席次增至五十三席。
- 六 日
- △國民黨中常會四日通過將主席提議，提名黃尊秋、馬空羣為監察院正副院長候選人。
- △美總統雷根四日提名聯邦調查局長韋布斯特為中央情報局長。
- △美總統雷根四日向全國發表電視演說，對伊朗軍售行動直承錯誤。
- △蔣總統五日約見當選連任的立法院長倪文亞、副院長劉潤才，勉公忠謀國，推展各項革新。
- △總統五日正式任命台灣省政府部份首長新職。
- △中美紡織品質貿易諮商，五日起在美華府舉行。
- △司法院六日舉行首長會議，通過研擬實施兩階段分案辦法等三項議題。
- △一艘英國渡輪六日在英吉利海峽翻覆，造成五十餘人死亡，八十四人失蹤慘劇。
- △經濟部長李達海九日就中油超額盈餘何以不反映在油價上作政策性解釋，指出超額盈餘全部繳庫，用於改善環保交通。
- △歷時一年三個月遷建完成的「國父史蹟紀念館」及新修的逸仙公園九日落成，於十二日「國父逝世紀念日」正式開放。
- △義大利基民黨前總理安德瑞奧蒂九日受命組閣。
- △全國商業行政會議十日在台北市揭幕。
- △行政院長俞國華十日在立法院答詢時強調我對中共堅定政策不變，但對其他共產國家政策則因時因地制宜。
- △中研院材料研究所十一日公布我超導體研究達世界水準，已正式進入應用研究階段。
- △由於美方壓力影響，新台幣連日大幅升值，十一日曾升值六分，再創新價位；財經首長十二日會商匯率問題，決定研擬整體因應措施，將加強中美貿易小組功能。
- △監察院十二日選舉正副院長，黃尊秋、馬空羣分別當選。
- △韓國反對黨「新韓民主黨」據力門爭激烈，不滿分子金大中和金泳三，十二日開始採取罷市黨主席李敏雨的行動。
- △芬蘭十五日舉行大選，保持黨勢力大增，在國會席次增至五十三席。
- 七 日
- △國民黨中常會四日通過將主席提議，提名黃尊秋、馬空羣為監察院正副院長候選人。
- △美總統雷根四日提名聯邦調查局長韋布斯特為中央情報局長。
- △美總統雷根四日向全國發表電視演說，對伊朗軍售行動直承錯誤。
- △蔣總統五日約見當選連任的立法院長倪文亞、副院長劉潤才，勉公忠謀國，推展各項革新。
- △總統五日正式任命台灣省政府部份首長新職。
- △中美紡織品質貿易諮商，五日起在美華府舉行。
- △司法院六日舉行首長會議，通過研擬實施兩階段分案辦法等三項議題。
- △一艘英國渡輪六日在英吉利海峽翻覆，造成五十餘人死亡，八十四人失蹤慘劇。
- △經濟部長李達海九日就中油超額盈餘何以不反映在油價上作政策性解釋，指出超額盈餘全部繳庫，用於改善環保交通。
- △歷時一年三個月遷建完成的「國父史蹟紀念館」及新修的逸仙公園九日落成，於十二日「國父逝世紀念日」正式開放。
- △義大利基民黨前總理安德瑞奧蒂九日受命組閣。
- △全國商業行政會議十日在台北市揭幕。
- △行政院長俞國華十日在立法院答詢時強調我對中共堅定政策不變，但對其他共產國家政策則因時因地制宜。
- △中研院材料研究所十一日公布我超導體研究達世界水準，已正式進入應用研究階段。
- △由於美方壓力影響，新台幣連日大幅升值，十一日曾升值六分，再創新價位；財經首長十二日會商匯率問題，決定研擬整體因應措施，將加強中美貿易小組功能。
- △監察院十二日選舉正副院長，黃尊秋、馬空羣分別當選。
- △韓國反對黨「新韓民主黨」據力門爭激烈，不滿分子金大中和金泳三，十二日開始採取罷市黨主席李敏雨的行動。
- △芬蘭十五日舉行大選，保持黨勢力大增，在國會席次增至五十三席。

十五日

△蘇俄間諜船偽裝漁船，在菲律賓海域活動；蘇俄并為配合其在波斯灣地區加強外交活動，派戰艦進入波斯灣海域，與美英法同時展示軍力。

十六日

△七十七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十六日送達立法院，歲入出各為四千七百九十六億七千三百萬元。

△立法院十六日舉辦國安法聽證會，十四位國內法政學者與會，大多數認為法案有制定的必要。

十七日

△法務部長施啟揚十七日在立法院院會說明解除戒嚴的程序時指出，政府未來解除戒嚴方式，將依憲法戒嚴法規定辦理。

△菲律賓總統艾奎諾夫人十七日下令軍方草擬解散所有民間武力計劃，參謀總長羅慕斯促請其考慮重視對抗共黨。

十八日

△內政部長吳伯雄十八日在立法院表示，過去復興基地雖遭受許多打擊，但仍能建立最富庶的社會，即因國家安全的確保與社會安定的維護，今後我向民主目標邁進，也需以此兩項為前提。

△美主管東亞暨太平洋事務助理國務卿西格蘭，十八日在國會作證時強調中美關係非常密切，并對我各方面進展感到高興。

△菲律賓陸軍官校十八日發生爆炸事件，造成四人喪生，卅七人受傷慘劇；菲總統艾奎諾夫人十九日親往現場視察，并決定如期參加該校畢業典禮。

△美國務院十九日證實中共供應伊朗飛彈，伊朗已將飛彈佈於荷姆茲海峽水域內，并圖阻止油運；美航艦同日進入波斯灣。

十九日

△行政院長俞國華二十日在立法院答詢時指出，民主憲政之路，務須步步落實，要有步驟的、有秩序的前進，但不能躁進或冒進，否則會為國家社會人民帶來危機。

二十日

△菲律賓總統艾奎諾夫人廿二日承認和平政策失敗，下令軍方剿共。

廿二日

△美國防部長溫伯格廿二日警告伊朗，如以中共飛彈攻擊油輪，美將以武力對付。美決定在波斯灣展開護航，並擬派航艦常駐印度洋。

△伊朗廿五日揚言可能封鎖航道，油國亦減產百分之十五，國際油價上漲。

廿四日

△財政部廿四日通過海關進口稅則修正十大原則，并決定成立海關進口稅則修正工作小組。

廿四日

△行政院長俞國華廿四日在立法院答詢時表示，國民大會依憲政程序制定臨時條款，乃是為了因應變局，賦予政府緊急處分應變的權限，以符行憲戡亂并行之需。

廿五日

△日圓廿四日在外匯市場急遽升值，再創新高價。

△中油十萬噸油輪「伏羲二號」廿五日在外海擱淺，海軍五五一救難艦在強風中冒險前往救援，只因傾斜失控瀕臨翻覆，一名海軍戰士死亡，兩人失蹤。

廿六日

△中共「一人代會」廿五日在北平開鑼。

△行政院第九次科技顧問會議廿六日在台北市揭幕，會期六天，特將材料科技及污染防治提出作整合性討論。

廿七日

△葡萄牙與中共廿六日就澳門前途問題簽署「聯合聲明」，指出葡國將於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二十日退還澳門。

△南韓總統全斗煥廿六日授權執政黨黨魁盧泰愚處理南韓政治情勢。

廿八日

△全國金融會報廿七日起舉行兩天，研究如何全面實施電腦票據交換制度。

△蔣總統廿七日約見新任監察院長黃尊秋、副院長馬空羣，勉克盡職守，澄清吏治。

廿九日

△行政院長俞國華廿七日針對外匯累積問題，指示財政部和中央銀行進一步放鬆外匯管制辦法，但仍能保留現行外匯管理條例，以備緊急時期之用。

△英首相契爾斯夫人廿八日抵蘇俄訪問，卅日與俄共領袖戈巴契夫會談武器管制及人權問題，并簽多項交流協議。

△廿九日為青年節，蔣總統勉全國青年敦品力學，健身合羣，帶動國家社會永恆進步。

四月

△土耳其廿九日表示已獲希臘保證，將不在雙方爭執海域探油，希土危機紓解。

△法國總理席拉克廿九日啟程訪美，與美總統雷根研商歐洲核彈等問題。

△美元三十日在東京外匯市場會跌至戰後最低價。

△韓國銀行卅一日公布韓幣對美元匯率亦大幅升值。

四月

一日

△國民黨中常會一日核定行政院從政同志函送廢止「屠宰稅法」，將由中央政策會協調立法委員同志予以廢止。蔣主席對廢除此法表示欣慰與贊同。

△台灣省政府主席邱創煥一日在省政會報告省政建設九重點，強調全面革新創造省民福祉。

△行政院政務委員李國鼎一日在中常會以「我國科技發展的第三波」為題作專題報告，指出了我國發展科技的歷程與今後努力的目標。

△美財長貝克一日指出美對日實施貿易制裁是對其違背協定的反應。英國二日亦表示擬對日實施經濟制裁。

△菲律賓賓政府軍二日發動大規模陸空攻擊，直搗呂宋北部非共總部。

二日

△行政院長俞國華三日在立法院答詢時懇切指出，擔任行政院長三年來，不計個人毀譽，犧牲奮鬥，并強調一切功過要向全民負責歷史負責。

三日

△五日為先總統 蔣公逝世十二週年，全國各界及海外僑胞分別舉行紀念大會，以表達對一代偉人永恆的崇敬與追思。

六日

△菲律賓共黨叛軍六日宣布馬尼拉為「開放」地區，對當地展開攻擊。

七日

△美總統雷根六日抵加拿大訪問，與加總理穆隆尼商討防止酸雨污染等問題。

八日

△六十位立法委員七日在立法院最後一次施政質詢中，肯定行政院長俞國華的政績，推許他踏實、肯幹、負責、有擔當。

△行政院長俞國華七日在立法院指出，政府對任何建設，都虛心接受，求新求變，惟須堅持五項不變原則。

九日

△國民黨中常會八日通過蔣主席提議，提名林洋港為司法院長，汪道淵為司法院副院長。

十日

△美國八日重申撤銷對日貿易制裁；英國亦警告日本如明年五月前不對英國開放證券市場，則將採取報復。

十一日

△韓反對派新民黨領袖金大中與金泳三八日率同七十四名議員脫黨

九日

，新民黨形同瓦解，同時并宣布組織一新的強硬政黨。

△中央政策委員會九日召開黨政協調會，針對國家安全法草案作成四項決議，其中集會結社不得違背憲法或主張共產主義或分裂國土三原則，入出境改由警察機關檢查。

△美參議院九日對美駐俄使館發生間諜醜聞極為震怒，并促國務卿舒茲取消訪俄。

△義大利總理克拉克西以政府嚴重分裂為由九日辭職，由史卡爾法羅組閣。

△七工業國九日在美集會，但並未能穩定美元對日元匯率，美元十一度跌至四十年來最低價位。

△日本執政的自民黨在十二日舉行的「統一地方選舉」遭到嚴重挫敗。

十三日

△蔣總統十三日接見美國會議員倪可士等五人。

十四日

△美國務卿舒茲十三日抵莫斯科與蘇俄外長謝瓦納茲會談，對使館竊聽案提出抱怨。

十五日

△中美年度貿易談判十四日起在華盛頓舉行三天，十六日達成溝通，我同意減讓六十二項產品關稅。

十六日

△前科羅拉多州參議員哈特十四日正式宣布角逐美總統。

十七日

△埃及十四日大選，執政黨獲勝。

十八日

△十五日為蔣總統七秩晉七華誕，各界上電簽名祝壽。總統謙辭言壽，照常處理公務。

十九日

△新台幣十五日大幅升值，破卅四美元大關，連日升值，幅度由六分直達九分。

二十日

△股市行情暴漲，指數在十五日上漲為一千六百二十九點六，成交金額只突破百億元，但十六日後又大幅下跌。

二十一日

△警備總部十五日宣布丘景元受共匪派遣來台進行叛亂活動，被處有期徒刑十二年。

二十二日

△韓國總統全斗煥十五日警告鼓動羣眾叫嚷修憲人士，強調決嚴厲對付。

二十三日

△監察院十六日就總統提名林洋港、汪道淵為司法院長副院長行使同意權投票，均以高票同意林洋港、汪道淵出任司法院長、副院長。總統十七日特任林洋港為司法院院長，汪道淵為司法院副院長。

十六日

△中美保險談判十六日在台北市舉行，達成協議，我方同意對美開放市場。

△旅美太空科學家王翰駿，國際數學大師陳省身及物理學家朱經武連日相繼返國。

△一種耐超高溫與耐腐蝕的「鎳鐵基超合金」經中山科學研究院與清華大學合作開發成功。

△美國務院十六日宣布，和六個盟國同意禁售核子彈頭飛彈。

△菲律賓賓尼拉十八日發生小規模兵變，但旋被救平。

△國際太空企業發展研討會廿日在台北市揭幕，來自廿六個國家一百多位太空研究學者在會中發表八十八篇論文。

△第二回合中美紡織品談判廿日起在華府展開兩天會商，美商廿一日同意將現行紡織品協定延長一年。

△阿根廷總統艾芳新二十日宣布叛軍在佔領三大軍事基地後已投降。

△美國政府廿一日通過售予伊朗九十萬美元的電腦系統。

△斯里蘭卡可倫坡車站廿一日發生爆炸事件，一百五十餘人喪生；為報復塔米爾叛亂組織殘殺無辜，斯里蘭卡空軍廿二日轟炸其據點。

△國民黨中常會廿二日通過將主席交設行政院高層人事局部調整案，並經總統同日明令任命。以連戰出任副院長、丁懋時為外交部長、鄭為元為國防部長、郭南宏為交通部長、張國英為退輔會主委、關中為青輔會主委、邵玉銘為新聞局長。

△外交部廿二日宣布我將不參加在日本舉行的亞銀第廿屆年會。

△美俄廿三日恢復限武談判。

△印尼執政黨廿四日在全國選舉中獲壓倒性勝利。

△中央社工會主任趙守博廿七日指出，執政黨今後將加強服務勞工、貫徹照顧勞工政策，並協助增進農漁民福利，安定農漁村生活。

△奧地利總統華德翰因納粹罪嫌未洗脫，遭美國拒絕入境，奧政府廿七日憤而召回駐美大使。

△行政院新任部會首長廿九日分別舉行交接典禮。

△國民黨中常會廿九日通過內定：言百謙任國防部副部長，王飛任外交部政務次長；總統於卅日明令任命。

廿九日

廿四日

廿七日

廿二日

廿一日

二十日

十八日

十六日

廿九日

廿四日

廿七日

廿二日

廿一日

二十日

十八日

十六日

廿九日

△工研院在超導體的超導溫度上又有新的重大突破，鉕鎳銅氧化物的起始溫度達到一百K，轉變溫度為九十七K，電阻歸零的溫度為九十六K。

△股市行情連日大幅攀升，廿九日發行情加權股價指數衝破一千八百點。

△菲律賓回教和共黨叛亂分子，廿九日宣布組成「非正式聯盟」，威脅將對政府發動聯合攻擊。

△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廿九日抵美，與美總統雷根會談，圖緩和兩國貿易關係。

△巴基斯坦一架空軍噴射機，廿九日在追逐侵入巴國領空的阿富汗飛機時中彈墜落。

△美眾議院卅日極微的多數通過具有強烈保護色彩的吉法特貿易法修正案，日韓與香港均表遺憾。

三十日

△美眾議院卅日極微的多數通過具有強烈保護色彩的吉法特貿易法修正案，日韓與香港均表遺憾。

△美眾議院卅日極微的多數通過具有強烈保護色彩的吉法特貿易法修正案，日韓與香港均表遺憾。

△美眾議院卅日極微的多數通過具有強烈保護色彩的吉法特貿易法修正案，日韓與香港均表遺憾。

△美眾議院卅日極微的多數通過具有強烈保護色彩的吉法特貿易法修正案，日韓與香港均表遺憾。

△美眾議院卅日極微的多數通過具有強烈保護色彩的吉法特貿易法修正案，日韓與香港均表遺憾。

△美眾議院卅日極微的多數通過具有強烈保護色彩的吉法特貿易法修正案，日韓與香港均表遺憾。

△美眾議院卅日極微的多數通過具有強烈保護色彩的吉法特貿易法修正案，日韓與香港均表遺憾。

△美眾議院卅日極微的多數通過具有強烈保護色彩的吉法特貿易法修正案，日韓與香港均表遺憾。

△美眾議院卅日極微的多數通過具有強烈保護色彩的吉法特貿易法修正案，日韓與香港均表遺憾。

△美眾議院卅日極微的多數通過具有強烈保護色彩的吉法特貿易法修正案，日韓與香港均表遺憾。

△美眾議院卅日極微的多數通過具有強烈保護色彩的吉法特貿易法修正案，日韓與香港均表遺憾。

△美眾議院卅日極微的多數通過具有強烈保護色彩的吉法特貿易法修正案，日韓與香港均表遺憾。

△美眾議院卅日極微的多數通過具有強烈保護色彩的吉法特貿易法修正案，日韓與香港均表遺憾。

△美眾議院卅日極微的多數通過具有強烈保護色彩的吉法特貿易法修正案，日韓與香港均表遺憾。

△美眾議院卅日極微的多數通過具有強烈保護色彩的吉法特貿易法修正案，日韓與香港均表遺憾。

△美眾議院卅日極微的多數通過具有強烈保護色彩的吉法特貿易法修正案，日韓與香港均表遺憾。

△美眾議院卅日極微的多數通過具有強烈保護色彩的吉法特貿易法修正案，日韓與香港均表遺憾。

△美眾議院卅日極微的多數通過具有強烈保護色彩的吉法特貿易法修正案，日韓與香港均表遺憾。

△美眾議院卅日極微的多數通過具有強烈保護色彩的吉法特貿易法修正案，日韓與香港均表遺憾。

△美眾議院卅日極微的多數通過具有強烈保護色彩的吉法特貿易法修正案，日韓與香港均表遺憾。

△美眾議院卅日極微的多數通過具有強烈保護色彩的吉法特貿易法修正案，日韓與香港均表遺憾。

△美眾議院卅日極微的多數通過具有強烈保護色彩的吉法特貿易法修正案，日韓與香港均表遺憾。

△美眾議院卅日極微的多數通過具有強烈保護色彩的吉法特貿易法修正案，日韓與香港均表遺憾。

△美眾議院卅日極微的多數通過具有強烈保護色彩的吉法特貿易法修正案，日韓與香港均表遺憾。

△美眾議院卅日極微的多數通過具有強烈保護色彩的吉法特貿易法修正案，日韓與香港均表遺憾。

△美眾議院卅日極微的多數通過具有強烈保護色彩的吉法特貿易法修正案，日韓與香港均表遺憾。

△美眾議院卅日極微的多數通過具有強烈保護色彩的吉法特貿易法修正案，日韓與香港均表遺憾。

△美眾議院卅日極微的多數通過具有強烈保護色彩的吉法特貿易法修正案，日韓與香港均表遺憾。

△美眾議院卅日極微的多數通過具有強烈保護色彩的吉法特貿易法修正案，日韓與香港均表遺憾。

△美眾議院卅日極微的多數通過具有強烈保護色彩的吉法特貿易法修正案，日韓與香港均表遺憾。

深圳經濟特區、工人技術偏低

生產時常脫班、外商喪失信心

據悉：中共「深圳經濟特區」的工人，技術普遍偏低，而且流動性大，使當地工廠產能難以發揮，企業無法按合約完成生產計劃。

香港左派「大公報」月前承認，以上情形影響了外商到深圳投資高科技企業的信心，令「特區」當局「大傷腦筋」。

這家報紙引據深圳有關部門的統計透露，當地工人中，初級技工佔了七成，而高級技工僅佔百分之二左右；且因職工技術未經嚴格鑑定，實際情況可能更差。

報導指出，難怪過去幾年，外國一些企業到深圳考察後，認為這裏不具備發展高科技工業的水平及條件。

(青年日報)

西藏戲劇——仙女蘇吉尼瑪傳

程碧惠 合譯
鄭夙芬

靠著護身物的加持，不久平安的到達目的地。當夜即在那兒過夜，隔日黎明，倫波僕先去採水果，讓國王在那等美人來取水。須臾之後，在森林的東南隅，果然來了一位天仙美女，一切如倫波僕所形容的，天生麗質，一點也不必假借飾物的裝扮，令人百看不厭，她舉止從容，調服有度，一接觸到她的目光，就被她吸引過去；聞到她身上的芳香，全身不自覺的酥散，她的一舉一動，深深牽引著國王所有的注意力。國王忍不住對她說：

「噯嘛呢叭咪吽！年輕的小美人，往這兒聽呀！劈材取水是卑下的工作，使喚飲食才是主人的行為。我是掌權的國王，權力有如吸鐵石，你不想跟著我嗎？我是心智城國王的大兒子達瓦僧格，你不想做我的王妃嗎？我擁有三十六個十萬人口的城市，一把金柄傘、一匹千里馬、一頭朱砂鼻大象、一條如意牛、一個靜慮鉢、一條神變索、一頭紋路相連的稀有豬、一隻知抓不知放的看門狗、一個四季如春的花園，具有無數的功德……」

然而那女子仍是眼不看，話也不答，迅速裝滿水，如野獸看到獵人般地逃走了。不久倫波僕回來了，就問國王情形如何，國王具實以對，倫波僕心想：是我把國王領到這荒郊野外，如果娶不到這女孩，那我的努力不就白費。於是對國王說：

「噯嘛呢叭咪吽！俗話說：『慢慢地走哪裏也會到，適量地吃就自在安樂，委婉說話大家都明白，精誠所致金石為開，就是用牧童的步伐，也會到山頂啊！』」

國王說：

「說的也是！明天看能否得到她的回應，如果不能，那就回去算了。」當晚仍在那兒留宿，待天明，那女孩又來取水，國王看著她婀娜多姿的走來，覺得她比昨日還百倍美麗，遂打定主意：「如果得不到這女子，捨了命也不回去！」心中又想，昨天向她誇耀我的權勢與財富，她好像不高興，今日如果讚美她，或可得到回應。於是說：

「噯嘛呢叭咪吽！你是天王、阿修羅，還是人呀？竟比大梵天，遍入天和自在天的妙身還美，即使是自在女、吉祥天女、吠陀女或耶摩天女也不能與你匹敵呢！一切美人中的美女啊！你是天、龍王還是乾闥婆的女兒呢？人間的女子，無人可與你媲美。我已經被你俘虜了，你不要捨棄我呀！」

那女孩繚繚眉不太高興，比上次更快裝滿水，如野獸到看獵人般的迅速逃

走了。不久倫波僕回來了，又問今天情形如何？國王搖搖頭表示一無所獲。倫波僕鼓勵國王說：

「噯嘛呢叭咪吽！還沒著手那最好，起手再回非君子；好比誓詞刻石上，至死不渝真本事。」

國王什麼話也不說地坐著待明日那女孩又來取水，國王心想：像這種階級的女孩，多半都喜歡聽一些淫穢的話，我就說一些男歡女愛的話，也許會得到她的回音。於是國王對那女子說：

「看到你日般的臉龐，使我身心蕩漾，心花朵朵，想要擁你入懷嚙！」然而那女孩仍眼不看，話也不答，如野獸看到獵人般的逃走了。不久，倫波僕回來，又問情況如何？國王搖頭嘆息，倫波僕心想：這女孩不容易屈服，即便屈服也只成為國王的王妃，對我什麼好處也沒有。既然如此事倍功半的話，就算了吧！遂對國王說：

「國王啊！請聽我說！噯嘛呢叭咪吽！沒有雪的高山縱然再高，也不是雪獅的住處；黃柏刺叢縱然再密，畢竟不是虎踞之所；沒有珠寶的大海雖深，也不是龍王的居所。這個隱密幽靜的森林，縱然悅意，但終非國王您的棲處。難道您不覺心煩嗎？我們還是回去吧！」

然而國王除了一心一意迷戀那個女孩之外，對倫波僕的話，一句也聽不進去。待明日，那女孩又出現。國王心想：前幾次只用息增懷伏四種方法的前面三種，還不能使她說一句話，這次應用威猛的「伏」法，來使這女孩戰慄，或會考慮答應也說不定。於是國王就對女孩說：

「你這妖媚造作高傲的少女，對溫和的行徑嗤之以鼻，對輕柔的話語反覺不悅，我是威武勇猛的戰士，你只是一個弱女子，一下子讓你灰飛煙滅，看你還怕不怕。」

結果那女子水舀了半滿，就看到劊子手般的逃走了。不久，倫波僕回來，仍問情形如何，得知毫無進展，只好對國王說：

「大王啊！請聽我言。有道是：想知道味道如何，最好的辦法是用舌頭去嚐；河水到底有多深，只有水中的魚兒最清楚。所以想明白這女孩的底細，跟過去不就知道了嗎？」

國王心想：對啊！君臣二人就尾隨女孩的足跡，經過了約五百弓量的路程，來到一塊像伸出手掌一樣平的平地，四面八方約略各有一由旬。四周種滿了各式各樣的果樹，如核桃、櫻桃、尼泊爾桔、芒果、畢底巴拉果、山楂、花椒、葡萄和桃子等等，這些果園外有柵欄周圍圍繞，裏面竟有各類

凶殘、溫馴的動物和平共處著，例如：羚羊、豺狼、麝、麋鹿、山羊、鷹等，一點也不會發出咆哮的吼聲，彷彿一家人般的生活著，鳥兒們如孔雀、鸚鵡、杜鵑、鸛、鴛鴦、迦陵頻伽鳥等，有的棲息在樹梢，有的在池塘裏婉轉。池塘裏盛開著各種各類的蓮花，有白、紅、青、黃、金黃色等等，鋪滿著大地。四周還有沈香、紫檀、白檀、赤檀、松、杉等香樹環繞，芬芳的香味，瀰漫在空氣中。就在這些香樹間，有兩間茅屋緊緊相連，豎立一個約有一弓量高的小丘上，其中一間住著婆羅門的修行者，另一間就是那女孩的住處。君臣二人來到屋前，看到修行者與女孩洗手洗足已坐在墊子上，依光明八法安住定中。倫波僕對國王說：

「噯嘛呢叭唵！國王請聽我說。如果不能和平解決，我就用武力好了。這對我來說，就像老鷹抓小雞般的容易，你覺得如何呢？」

國王回答說：

「不行！一來，修法的人威力大！二來，凡是傷害修行者和僧侶會對國政有損害。三來，俗語說：小不忍則亂大謀。所以，我們不能訴諸武力。有道是：雖餓不吃不義之食；雖凍不穿黑山羊毛衣。就是指這種情形。」

倫波僕跪下來請求說：

「噯嘛呢叭唵！國王，請您聽我說，河水的性質我雖不知；但黃牛過河見不到背，天鵝渡河時爪子也沈水呀！國王您的習性如何我雖不清楚，但昔日在宮中時，柔軟的墊子您還嫌粗；甜美的食物您還不合胃口。自從您來到這幽靜的森林後，猴子樹葉的座墊您不介意；山中野果的滋味不嫌棄，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呀！國王。」

任憑倫波僕說破嘴，國王也不理睬他。當晚仍回森林裏過夜，隔日清晨女孩再來取水時，國王抓住那女孩說：

「噯嘛呢叭唵！我讚美你的美麗，你却眼也不看，話也不答。我現在就自殺在你面前，讓你的修行沾上血腥。」

那女孩聽了這話，整個身體戰慄起來，非常驚懼的說：

「噯嘛呢叭唵！國王您不要為我自殺。我不會去當你王妃的，至於原因如何？你問我父親去！我現在要為父親端水果，那時候你再來吧！」說著就走了。過了一會兒，她端著一盤水果來到了父親大修行者的跟前。國王君臣尾隨而來，國王先對修行者行三次禮，獻上一枚金巾，蹲坐在修行者面前。只見那修行者將水果分成四份，一份呈給上師三寶並默念「拔雜喇通匝墨噶，一份留給自己並說「阿拉拉和」，一份遞給國王默念「蘇喇梯」，

一份布施給旁邊的鳥兒和野獸，默念「噯阿乎」之後，國王對大修行者說：「我有一個要求，如果你答應，我就吃，不答應的話，我不吃。」大修行者回答說：

「只要不是要我的命，你說吧！」

國王說：

「我是心智城國王達瓦達本的大兒子叫達瓦僧格，我希望你把女兒許配給我。」

大修行者笑著說：

「噯嘛呢叭唵！國王啊！雖然我女兒種姓不低，但她年紀輕，不適合當王妃，而且她不是王族出身，又住在這隱密的森林裏，除了採集水果外，別的工作什麼也不會。像我們這種彎腰駝背磨磨子，如何可以與您王族匹配呢？又如何能護持你的國政呢？所以啊！國王您請回去吧！」

國王回答說：

「修行者呀！話不能這樣說。你的女兒非常漂亮，我雖有五百高貴種姓的王妃，但我仍不滿意，希望能娶到你女兒，你若不允，我就自殺在你面前。我死，上至我父母、幼弟，下至心智城為首的三十六個十萬人口的百姓，尤其是大臣阿波那給和倫波僕獵人等人，都會痛苦而死。他們都是具有善根的衆生，您忍心讓他們遭受痛苦，為你自己添造惡業嗎？難道這與您修法的誓言不衝突嗎？」

大修行者想了想後說：

「其實答應並不難，只是我女兒乃歸依三寶的佛教徒，而你却是外道大自在天的信仰者，你們各自有所依歸，對於權勢的發展及替人民謀福利上，將有所衝突。假如國王你能歸依三寶，制定十善法律，我就將女兒許配給你！」

國王立刻說：

「好！我答應就照你的話去做，我就在您大修行者的跟前歸依三寶，學習發心一應所學和守持梵行，接受居士戒，從此拋棄外道教法，依佛法治理國家。」

後來，修行者就把女兒喚到面前說：

「女兒啊！雖然我老了，需要你來服侍，但你必需去當國王的王妃，不然的話，國王一定會自殺；國王如果死在這裏，則這個事實將會使國王的父母，及其眷屬痛苦，甚至於死亡。包括以心智城為首的三十六

個十萬人口的城市百姓，特別是大臣阿波那給和獵人倫波僕，都會遭受空前苦難，這些罪孽都是你造成的。我修法的目的是爲了要消除罪業，修法的意義是爲了要饒益有情，你去當國王的女妃後，可以待民如子，我這條老命可以爲有情而犧牲，你照我的話去當王妃吧！」女孩聽了父親的話，立刻暈了過去！待大修行者用檀香水洒在她的心口上，使她蘇醒後，她跪在父親的面前，雙手合十爲禮，悲傷的說：

「噯嘛呢叭嚩吽！父親啊！你說了什麼呀！您曾教誡我說：要不慳吝地布施，如今國王的財富那麼多，那必是慳吝的結果啊！您又說：要表裏一致地守戒，但又爲何要把我許配給這位貪愛我的國王呢？您也說過：要修忍辱波羅密多，却又助長國王瞋恚的邪念，是爲什麼啊？您也教誨我：對於營業要努力精進地修，難道想把我拋進懈怠的爛泥中嗎？修禪定不要散亂，也是您的話語，却要我的人群中增加散亂嗎？靠著佛燈才能消除黑暗無明，怎捨得又把我丟回黑暗愚癡的洞穴中呢？輪迴的痛苦是您常述說的，却把我往貪慾的床上推，是何道理啊？家是修法者應拋棄的障礙，爲何要我進入宮中的牢籠呢？您又說過許多恩趣的痛苦，却將我擲入地獄的深處！爲什麼呀？爲什麼呀？」

父親回答說：

「噯嘛呢叭嚩吽！我這聰穎而心眼小，智慧而欠思考，見聞少但薰習好的女兒啊！你父親瞻前顧後的想過了，一旦你許配給國王，可以幫著富有的國王將財富布施出去啊！對於不持戒律的國王，正可以戒律來攝持其心，雖然他立於懶惰的恩業上，你可以使他往善業精進，雖然他對親屬缺乏悲憫同情，你可以助他修對敵忍法，如此一來，對親屬的悲憫心，自然更加充沛。假如他很難邁向靜慮修行，你可以用心來觀照。如仍不行，你就應該更加倍用心觀照，直至他能靜慮禪定呀！這些就是我的用意，你應該努力做到，在欲界中也能產生佛陀的蓮花樹。以後在宮裡頭，要待衆生爲子，將別人的苦難承擔起來；雖然能夠承擔別人的痛苦，却不以此而自誇；不論自己做了多少善事，也要將功德迴向給別人。」

女孩仍依依不捨的說：

「父親的教誨是不能違背的，假如一定要我去的話，必須先讓我服侍父親三年！」

國王急忙說：

「不行！我一天也不能等！」

女孩又要求服侍三個月，國王仍不答應。於是修行者說：

「看在我的份上，你就成全她的孝心，讓她多待三天吧！」

國王只好答應，此三天猶如三年，晚上國王的心，像熱鍋上的麥子一樣難熬，而修行者則趁這短短三天，再仔細對女兒講述十善與十不善業，以及饒益有情的學問，特別是將自己的本尊，有一〇一顆珍珠串成的項鍊，交給女孩好好收著，告誡她五濁惡世的人們，喜歡挑撥離間，尤其是婦女，要多加小心，只要這項鍊不離身，不論是人或鬼怪都無法侵犯，但是這項鍊護身物的秘密絕不可透露給別人知道，即使是最親愛的國王或己身所從出的兒女，也不得展示。這麼說過後，大修行者在項鍊上做了加持和灌頂，遞給了女兒。

很快的，三天過去了。國王帶著王妃蘇吉尼瑪和倫波僕，準備回心智城，大修行者一路送別，女孩每七步就回頭向父親行禮，約送了五百弓量的路程，女孩對父親說：

「噯嘛呢叭嚩吽！三世的導師三寶；三界的救主觀音菩薩；三身的主人上師您，從身口意三門恭敬行禮，對於三處的六道衆生，受貪瞋癡三毒痛苦，須用戒定慧三學來醫治。請您三時不斷予以我以加持！」

大修行者遂爲他們加持，並拋撒花粉而說：

「噯嘛呢叭嚩吽！三寶的真理，善逝圓滿福慧二種資糧的真理，業報不爽的真理；法性不變的真理，修行者真實不妄的真理，靠著我增上意樂純正的威力，國王的國政依佛法來治理，願人民得到幸福安樂。願吾女的意樂到達究竟，完成無邊善業，邁向解脫大道，在此願大吉祥天的吉祥與你同在！不變佛法的吉祥，聞思修如法修行的吉祥與你並行！」

國王與王妃對大修行者頂禮，謹記他的教誨後起程，只是女孩心裏仍記掛著父親，每七步又向後行禮讚誦，大修行者雖送走了女兒，但仍想念她，於是攀上一棵枯樹，目送他們遠離的背影，不禁悲從中來，淚流滿腮。由於身體老邁，弱不禁風，加以傷心過度，不慎墜落死亡。瞬息虹光滿天，仙樂傳來，香花繽紛、地搖天動；大修行者的身軀刹那化成無數舍利，其中有一尊寸許大小的觀音像和成斗的舍利，大部分都被迎到了天界。

這時另一方面，心智城的君民百姓，爲了國王達瓦僧格與倫波僕獵人的失踪，終日憂悶，無心生計，以至於宮中的簷下成爲鳥兒的巢穴或老鼠的居所；宮門口長滿雜草樹木，也無人修剪，而以阿波那給爲首的一百位聰明大臣，帶領十萬軍隊出宮去搜尋國王的下落，竟連個訊息也沒有，全

軍倘若陷入愁城，尤其是阿波那給這個對國王最忠心的大臣，最受國王的器重，由於太惦念國王的緣故，遂對其他大臣說：

「嗚呼嗚呼歸依的三寶，無以倫比的教主陛下啊！我們人民唯一的歸依，趕走黑暗帶來光明的明月啊！您在執政的法界不見踪影，難道是被無常閻王給帶走了嗎？國王您是在雪山山立足的獅子啊！為何清涼的雪山沒有您的足跡呢？難道遭到讒媚者兔子給暗算了呀！您可知我非常想念您！像母鳥在尋找失落的蛋一樣心急。像魚兒離了水一樣的痛苦！像駱駝遺失了小駱駝般的懷念你啊！我不想再找下去了，你們大臣軍士們各自回去吧！要好好服侍主人，治理百姓，都回去吧！」

待他們都離去後，阿波那給獨自一人往密林裏走去，嘴裏不斷哀號「我的國王啊！我的國王啊！」直至聲嘶力竭，口也乾，眼也疲，身心交瘁，痛不欲生，遂爬上枯樹，套著一條繩子，準備自殺。忽然從林間傳來轟轟隆隆的聲音，隨著哎啊！哎啊！喊叫了三聲，只見倫波僕跑上前來戲謔地說：

「你是神呢？還是龍？還是夜叉啊？我們這位春風滿面的國王，你沒看見嗎？就算沒看見，也不要這個時候自殺啊！」

說著說著倫波僕抓下了阿波那給，勸他不要自殺，國王與王妃她就快來了！有道是：喜極而泣。阿波那給哭著爬下樹來，一利時眼睛還恢復不過來，思慮也不明，待他回過神來確定國王沒死，他立刻吩咐倫波僕先趕回心智城報告這個好消息，國王那兒就由他來侍候。倫波僕快馬加鞭回心智城報喜，全城百姓喜不自勝，紛紛在各路口掛上勝利幢、懸綵飄揚，裝飾各種幡旗和花團粉包，檀香等各種香粉、香水一把一把的路上噴酒，又是奏樂，又是歌舞，並用八吉祥物和輪王七寶來迎接婆羅門，蘇吉尼瑪王妃。此時迦陵頻伽鳥等鳥兒紛紛悅鳴，花果樹木一起綻放，田中的穀類不播種都可收成，出現了各種功德圓滿的吉兆，象徵著全體君民將可以安和樂利的生活，天下太平。

第二品 遭離間而分離

國王迎娶了蘇吉尼瑪以後，即依十善道治理百姓，並且派遣使者到轄下的各小國去宣揚佛法。頓時，處處飛揚佛法大旗，時時耳聞佛法大鼓，連佛法的號角聲也吹向了天界，國王還聚集各大臣、百姓，使他們的飲食起居都圓滿富足，甚或頒佈法律命治下的屬民，從身口意三門做起。首先

，在身門方面，不殺生、不偷盜，斷除不正當的貪慾，經常向三寶行禮，努力建造佛像、經堂等等事宜，如有違背，當施以挖眼、禁行之刑責。其次，在口門方面，不妄言、不惡語、不兩舌，斷除綺語；經常讀經，尤其是念誦六字真言最為重要，如有違背，當施以割嘴斷舌挖眼之懲。最後，在意門方面，不貪瞋，不邪見，經常從慈悲喜捨四無量來發菩提心，如有違背，當處死、放逐、刈鼻。

其他如偷盜處以兩或八倍的賠償；挑撥離間者，處以分屍之刑，林林總總共制定了一〇一條法令。從此，百姓不再有爭鬥，到處一片祥和安樂，佛寺、經堂舉目可見，人人上供三寶，下施乞丐，行善為樂。

但由於先前依附外道時，經常殺生祭拜大自在天神，所以雖然此刻國王開始弘揚佛法，杜絕殺生，仍無法彌補先前殺生的罪業，以至於這個報應慢慢地在這個時候實現了。

護持佛教的達瓦僧格國王，和婆羅門的蘇吉尼瑪備坐在金座、玉座上，暢談佛法話題，痛飲無上安樂的甘露。過著無憂無慮的生活。兩人彼此關照，互相影響，從外貌觀來，整個城堡像水晶宮般的透明、純淨，呈現著光輝的景象。而國王對蘇吉尼瑪的寵愛，完全忽視了以里娜妃為首的五百王妃，竟連正眼也不會瞧過他們，宛如被打入冷宮的妃子們，陷入了愁雲慘霧之中，尤其是里娜妃心如刀割，恨不得吃蘇吉尼瑪的肉。這時有個叫甘天桑嬌（意為妙樂女）的婢女，是一位會幻術、有神變、精通巫術、專門出餽主意的人，來到里娜妃跟前說：

「噯嘛呢叭咪吽！王妃啊！您一個人孤零零的在這兒，不覺心煩嗎？如果有什麼我可以效勞的，您儘管吩咐吧！」

里娜妃說：

「我們星群，本襯托著皓月，每三五漸長，到了十五夜，就顯得特別圓滿，可恨的是十四黎明的太陽，遮住了星的光輝，也阻過了圓滿景象。假如有個大遍入仙人當救星，我日後定好好的地供奉他！」

甘天桑嬌想了一想，明白了王妃的心意，原來：所謂我們星群，指的是五百王妃；皓月當然是國王達瓦僧格；每三五漸增長，指的是十五的上弦月；十五黎明的太陽所遮蔽，指的是蘇吉尼瑪；而那遍入天救星，指的就是我了；日後好好供奉，想必有重賞。

於是對里娜妃說：

「王妃啊！你說的很對！以前國王最寵愛你們五百王妃，尤其是國王眼中的紅人，自從蘇吉尼瑪來了之後，國王非但不曾召見你們，連在

王宮中遊玩的機會也少得可憐，你們的怨恨是當然的，要我來解決蘇吉尼瑪也不難，你們放心好了，我來負責。」

甘天桑嬌遂帶著琴、笛、蘇鼓等樂器來到宮中，在宮門前演奏歌舞，此時業報已然成熟，國王有點昏庸就說：

「那位精通歌舞的甘天桑嬌，請她進來吧！或可做蘇吉尼瑪王妃的解悶者吧！」

衛士們就請甘天桑嬌入宮，先是表演歌舞愉悅國王父母，後來就去陪伴蘇吉尼瑪王妃。到了晚上甘天桑嬌施放了三十二種會使人昏睡發狂的惡物之後，就回到里娜妃跟前報告成果，並誇口一切沒問題，王妃只要把酬賞準備好就可以了。夜半時分，甘天桑嬌帶著一條三尋長的繩子，一把小刀來到王宮，却見國王、隨從們一點睡意也沒有，竟在那說著佛教故事，甘天桑嬌很疑惑地心想：

「以前只要施放了這些迷藥，就會使他們睡上三天三夜，何以這次他們絲毫無睡意？難道是蘇吉尼瑪的加持？難道她也具有神變威力？也是一位得道的修行女嗎？還是她擁有一個威力深奧的護身物？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我得仔細查查清楚。」

回去稟明了里娜妃之後，就用卦卜算了一番，又拿一面神鏡，置上通靈石，取出全觀幻手解救神像等等的占卜用具，連中國的人算法，本教的密咒、圓光術等等可資運用的法術都用上了，結果都顯示婆羅門蘇吉尼瑪有一個比所有隱身術還要厲害的護身物，經由這個護身物的加持威力，才使他們不受迷藥所惑。而且只要這個護身物不離身，所有的妖魔鬼怪都無可奈何，除非找出這個護身物，不然毫無辦法。所以隔日甘天桑嬌又到王宮前表演歌舞、音樂，國王又請她入內陪伴蘇吉尼瑪王妃，甘天桑嬌歌舞表演完畢後，就和蘇吉尼瑪親密的聊天，請教王妃治理百姓、服侍國王的道理，又如何和內外大臣參議的學問等等，而王妃一點也不知甘天桑嬌的詭計，只覺得兩人都是年輕女子，如此交談理所當然，還賞賜她美酒呢！

次日甘天桑嬌仍來王宮，又對蘇吉尼瑪說：

「王妃啊！在這濁世裏要治理國政，實在不容易；有什麼知心話也不能隨便對兒子說，對待敵人不能太仁慈，對親人不能太諂媚；對人民不能表功，實在是不簡單；特別是您一方面為國王的心上人，一方面又是保護人民，如果有人國王面前進讒言挑撥你們的感情，那就危險了！還有您應該特別注意自己的安全，因為自從您來了之後，以里娜妃為首的五百王妃，再也得不到國王的寵幸，以前她們可是國王眼中

的紅人，如今這般受冷落，難道她們不會想要下毒害您呀？或者收買大臣來暗殺您？你自己千萬要小心保重喔！儘量不要一個人獨處，我說的這番話，也不要對國王或大臣們提起才好！」

蘇吉尼瑪王妃說：

「甘天桑嬌您的這席話，真令人感動！即便是我生身父母也難得說出這種貼心話來，你竟比我生身父母待我還親切呢！」

甘天桑嬌心想這下可有機可乘了，又說：

「我的王妃！請再聽我說吧！以里娜妃為首的五百王妃，她們都視你為眼中釘，聽說她們準備請本教的咒師，用壓付懷三種方法要來對付你，你千萬要小心！女人的心眼小，氣量也小，她們這般行為，你可有應付的對策？如果沒有，供奉三寶問好喇嘛請求保護，或是用福德梵聖的護身物來保護也可以啊！」

王妃說：

「你說的對！我父親大修行者，怕我來到這惡地，可能會有危險，臨行時特別送我一個不論是人或非人都不能侵犯我的護身物，用這東西有用嗎？」

甘天桑嬌心想：這回兒她可落入我的陷阱了。心中得意非凡，但在外貌上還是裝得很恭敬，對王妃說：

「有那樣的神物，我就是晚上夢到都會很興奮，今日聽您這麼說，倒想見識一下，不知有沒有這個福份，請您為我加持！」

王妃回答說：

「別的東西，我可以拿給你看，但這個護身物，父親曾說，不可以給任何人看，就算是國王或是從己身所出的兒女也不行，我已經答應過我父親了，不能違背這個諾言，你要諒解才好！」

甘天桑嬌說：

「可佩服！大修行者！您的父親真是一位思慮深、福德大的長者，所謂『明白天大的事，豈不知殘缺的人法。』有了這樣一個護身物，如果對國王展示的話，國王是我們大家的主人，全體百姓都屬於他，不僅是那護身物，連您也是他的，拿給他看，不就等於獻給他了嗎？而不能拿給子女看，那是因為父母的寶物，多半都會被兒女奪走。而我呢！既不可能奪您寶物，也不可能偷，就是向您索取，您也不會給！我不會向他人說起這個護身物的，請您為我作加持吧！」

蘇吉尼瑪心想：

「這也對！只要她不告訴別人，就破例給她看吧！」

於是拿出了珍珠項鍊，甘天桑嬭接過來之後，就在頭、喉部、心口和腋窩四方面來頂禮加持，並讚頌：

「讓我的思想達到究竟，賜福給我，除去傲慢！」

另一方面暗暗的將項鍊的色澤、形狀、大小和顆數，仔細地看清楚之後，再捧回給蘇吉尼瑪王妃，千謝萬謝後回到里娜妃宮中。

有道是：將劊子手當兒子，勇士也會被征服；將陰險當正直，聖人也會變凡夫。

甘天桑嬭一回，馬上對里娜妃說：

「王妃啊！您是掌管國王的寶庫，您現在趕快去把所有的珍珠項鍊拿來，我拿到蘇吉尼瑪的護身物了，我們要用瞞天過海來騙她呀！」

王妃聽了這話，高興地如喜鵲般長跑短跳的往寶庫去，須臾之後，就帶來七盤珍珠項鍊，馬上做出一條和蘇吉尼瑪的珍珠項鍊一模一樣的項鍊來。

隔日甘天桑嬭又到王宮去表演歌舞，仍獲准到蘇吉尼瑪宮中作伴，待她表演完畢，又說了很多使王妃高興的話，最後她對王妃說：

「王妃啊！您父親給您的護身物，它的加持實在有用，我連晚上做夢都做好夢，我夢見太陽和月亮同時出現，又把那海水大口大口的喝，把山當食物來吃，還在銀河中漫游呢！」

此時的蘇吉尼瑪已然進入魔障之中，無法將此夢好好考察，是真話還是謊言，竟說：

「你的夢很好！我父親是瑜伽修行者，大慈大悲，功德圓滿，因為他的加持威力，才會使你有這樣的好夢。」

甘天桑嬭回答說：

「是啊！是啊！應該飯您的父親。請再給我作一次加持吧！」

蘇吉尼瑪心想：

「甘天桑嬭受了感召要信仰佛教了，她這麼恭敬的模樣，是受加持之故，讓她信佛有何不可呢？」

於是拿出珍珠項鍊給她，甘天桑嬭非常高興，仍像上次在身口意、腋窩四處頂禮加持，然後用假項鍊還蘇吉尼瑪，而把真的藏在腋窩下，還對蘇吉尼瑪說：

「王妃啊！把這項鍊完整無缺的還給您了！」

蘇吉尼瑪說：

「你很會服侍主人，我昨天忘了叮嚀你，不要把項鍊的事告訴別人囉

！」

甘天桑嬭告辭後，長跑短跳地回去向里娜妃報喜。

噫嘛呢叭咪吽！像這樣有智慧的人，對喇嘛的教誡不予重視，將心給了敵人，畢竟是婦人之仁！現在我們再把甘天桑嬭的夢好好考察一番，經由各地婆羅門相命師的綜合解釋，日月同時存在，是指國王的父母健在，大口大口地喝海水，是將百姓的安樂都喝乾；把山當食物吃，是指將國王的寶庫給挖空；在銀河中漫游是象徵百姓受苦。

甘天桑嬭回去報喜：「現在蘇吉尼瑪的護身物已經到手，不久您的願望將要達成，到時再報告您好消息。」隔日，甘天桑嬭仍被派為蘇吉尼瑪的解悶者，她趁機施放三十二種會使人昏醉的惡物，待半夜，趁國王，隨從們昏迷之際，便將那隻用金色半環瑤裝飾，有朱砂鼻的大象給殺了。還把屍首分解帶到蘇吉尼瑪的寢宮，將屍體的上腔擺在蘇吉尼瑪的右邊，下腔擺在左邊，所有的內臟則堆積在她枕頭旁，血則滴在她的嘴裏，一切安排妥當後，滿意的回去了。

第二天清晨，國王醒了，往蘇吉尼瑪的寢宮去，發現那隻不可或缺的大象被殺死了。整個寢宮像個羅刹宮殿，國王懼怕不已，忽然想起大修行者曾言，他的女兒可不是普通人的女兒這句話。原來是夜叉嗎？羅刹嗎？還是食肉女呢？我若還與她為伍，必會妨礙我的種姓，屆時連臣民也害怕的逃走了。那我還是個國王嗎？思念至此，遂從劍鞘裏拔出劍來，就要往蘇吉尼瑪的咽喉刺下，突然鸚鵡不知從何而來的出現在國王面前，阻止國王：

「噫嘛呢叭咪吽！國王啊！請聽我說！凡事要考察之後再做，對於非親眼所見的事，不要妄下斷語。您應該聽一聽牧牛童與烏鴉的故事。」

國王於是說：

「那就說吧！」

鸚鵡說：

「國王啊！您請坐吧！寶劍也收起來，我來說給您聽。從前有一個牧童，看管一大群黃牛，結果走失了一條牛，牧童就去找這頭牛，找得精疲力竭又餓又渴。後來他看見山谷中有一個滴泉，正沿著多羅樹流下來，於是他拿了一片葉子想去接水，但突然飛來一隻烏鴉把葉片給衝開，牧童又拾一片葉子去接水喝，還是一樣被烏鴉給弄掉，牧童很生氣，撿了一根棍子打烏鴉，烏鴉被擊中頭部，墜落而亡。這時，牧童怒氣也消了，靜下心來想，結果往地上一看，發現凡是水濺之處，所

有生物都死了，牧童大駭，再仔細查看，原來這水泉的上面，有一株大樹，樹上纏繞著一隻睡著的毒蛇，它的口水滴在那泉裏，變成了毒水，而那隻烏鴉原來是要救我！牧童心裏懊悔萬分，但烏鴉已死無可挽回。有道是：恩將仇報，就是這樣了。也許王妃的事也是這樣亦未可知啊！」

國王點頭同意，就走過來看蘇吉尼瑪，看她睡得很熟，似乎仍在作夢，國王拉著她的右手輕輕地把她搖醒，問她作了什麼夢啊！蘇吉尼瑪說：

「國王！因為睡得很熟，也記不清楚，好像也沒做夢！」

又有一天，甘天桑嫫又來表演歌舞，國王再叫她去陪伴蘇吉尼瑪，她又乘機施放了三十二種會使人皆醉的惡物，待半夜，甘天桑嫫又偷偷地趁國王及隨從們昏迷之際，從墳場盜取一具人屍，帶到宮內。將屍體用刀分解之後，將上腔放在蘇吉尼瑪的右邊，下腔放在左邊，所有的內臟堆積在她枕頭旁，將血滴在蘇吉尼瑪的嘴裏，作成吃人肉的模樣，然後就回里娜妃那兒去了。

早晨國王按例先去探望蘇吉尼瑪，發現她居然吃人肉，大怒，心想：這可不能放任不管。立即抽出寶劍就要往蘇吉尼瑪的脖子上砍，突然鸚鵡又不知從何飛來，阻止國王說：

「噯嘛呢叭吽！國王啊！請聽我說！對於非親眼所見的事，不要妄下斷語。就好像婆羅門與黃鼠狼的故事啊！」

國王說：

「如果有這個故事的話，那你就說吧！」

鸚鵡說：

「那麼國王您請坐吧！把寶劍收起來。從前在黃灰城裏，有一個婆羅門的紡織婦，她有一個小孩。有一天這位女士想去河邊取水，想把孩子托人照顧，但是一直找不到可以幫忙的人，只有一隻黃鼠狼（藏語叫做貧窮的小老虎）在那兒，紡織婦只好對黃鼠狼說：我去河邊取水，你幫我照顧小孩，我會給你工錢的。說完就帶著水瓶去河邊取水。黃鼠狼把小孩放在樹下，自己爬到樹上來看守，過了不久，突然有二隻毒蛇吐著舌往樹下鑽來。黃鼠狼心想：那婦人把這小孩委託給我，我怕我把這小孩吃掉，那是她信任我，既然如此，我就應該負責到底，於是跳下去與毒蛇搏戰，咬死了毒蛇。這時紡織婦剛好回來，黃鼠狼跑向前去迎接，紡織婦看到黃鼠狼口中有血，以為這畜生吃了我的孩子，馬上抽起鞭子打黃鼠狼，可憐的黃鼠狼來不及閃躲就被打死了。」

紡織婦回去之後，却發現自己的孩子好端端的躺在樹下，身旁還有二條被咬死的毒蛇，紡織婦恍然大悟但後悔莫及。有道是：好心沒好報，就是這樣了！」

國王覺得有理，就吩咐僕人把那些屍首收拾乾淨之後，叫醒蘇吉尼瑪問她：

「你今天睡得很沉，有沒有作夢，起來和我聊聊，吃點甜食好不好！」

蘇吉尼瑪回答說：

「噯嘛呢叭吽！國王啊！我昨晚睡得很熟，作了很多夢，但却記不清楚，很混亂，現在只覺全身不太舒服，沒什麼胃口，我想多半是因為不乾淨，或是被污穢障礙給壓住了吧！」

國王和蘇吉尼瑪討論到底是什麼原因，但也沒有結果。

里娜妃和甘天桑嫫自從殺了大象和到墳場挖死屍之後，發現國王竟然沒有怪罪蘇吉尼瑪，覺得事有蹊蹺，應該去探個究竟。甘天桑嫫就帶著歌舞器具去王宮。國王說：

「喔！甘天桑嫫你這個精於排遣時間的人，去當蘇吉尼瑪的伴侶吧！」

甘天桑嫫就往蘇吉尼瑪的寢宮去。這時鸚鵡正好到了議事大廳向國王稟告：

「噯嘛呢叭吽！國王請聽我說！在銅色上蓋起白海螺；在米砂大門上裝飾綾羅綢緞；用不像樣的母狗當王妃的伴侶，這豈不讓日月往下掉，大海起波濤，黑雲圍繞須彌山嗎？這些都是禍事將來的惡兆呀！」

鸚鵡的這段話，給甘天桑嫫聽到了，她認為這隻鸚鵡會礙事，於是返回議事大廳，將九轉十二絃琵琶當胸放著，架在左腿上彈奏，半仰著頭一付安然自在的模樣，一會兒又唱著美妙的樂曲，跳起舞來，國王、大臣和隨從們看得心花朵朵，就問鸚鵡說：像這樣的表演不看嗎？鸚鵡回答說：

「噯嘛呢叭吽！國王請聽我說：還有比這個更熱鬧的戲呢！口中無齒却有獠牙！五歲的老婦人拉著火焰，用水紡線的表演才精彩呢！」

所有的人聽了這話都很氣憤，認為這簡直是大謊言，口中既然沒有牙齒怎麼會有獠牙，五歲的小孩却稱作老婦人，火焰誰能拉，水又怎麼可以紡線。隨從們紛紛叫罵鸚鵡，鸚鵡說：

「那麼！所有的人往這兒聽，我要說一個明年就會發生的預言！今年裏事情將一天比一天嚴重，你們這些看表演的人會後悔的！」

說完之後，就飛回自己的巢穴去了。

甘天桑嫫得意的在宮中繼續表演，晚上就施放六十二種會昏迷、瘋狂

的惡物，尤其是針對蘇吉尼瑪施放。然後回去與里娜妃商量對策，告訴她那隻鸚鵡可能就是妨礙我們的大事的原因，所以事情越快解決越好，最好在今天晚上就作個了斷，假如我今晚去殺達瓦宣奴，再把它做成蘇吉尼瑪殺的，你會後悔嗎？里娜妃回答說：

「只要能消滅蘇吉尼瑪，除了你、我和國王三人外，你要殺誰，我都不管，事成之後，自然有重賞。」

於是三更時分，甘天桑嬭潛往王宮，國王和隨從們由於受到六十二種惡物的影響，都裸體而眠，睡時方向也不一致，有的頭朝左，有的腳朝左交叉的睡著，有的臥著睡，還有流口水、流鼻涕磨牙的，甘天桑嬭毫不遲疑的往達瓦達本國王的寢宮去，將年滿六歲，年輕，容光煥發，漂亮，可愛，身體半落在被褥外的達瓦宣奴，從達瓦達本的腋下抱走，來到蘇吉尼瑪的寢宮，用刀宰了達瓦宣奴，像以前一樣把他分解，上腔擺在蘇吉尼瑪的右邊，下腔放在左邊，所有的內臟堆放在蘇吉尼瑪的枕頭旁邊，做出口中滴血的模樣，興奮的回里娜妃宮去了。

天將亮時，有道是：父子連心。達瓦達本國王若有所失的醒來，發現達瓦宣奴不見踪影，王宮上下也尋找不到，緊張的喚達瓦僧格，二人來到蘇吉尼瑪的寢宮，看到達瓦宣奴屍身的慘狀，怒不可遏，達瓦僧格立即拔出寶劍砍尼瑪，鸚鵡又適時出現說：

「噯嘛呢叭謎吽！國王請聽我說！所有的事要看見之後再做，對於沒看見的事，不要貿然行動呀！」

國王看到鸚鵡更加生氣：

「偷布僕騙我把這個吃肉的空行女給娶了回來，她殺了我不可或缺的大象，又吃了人肉，本來應該把她治罪的，但聽你這鸚鵡的話沒做，如今如果再聽你的話，那王宮裏豈不屍野遍地，你這鳥兒去向閻王報到吧！」

舉劍就砍了鸚鵡，又準備殺蘇吉尼瑪，但看到尼瑪那張美麗可愛的臉，却突發悲心，無法下手。只好把寶劍呈給父王說：

「父王啊！兒因為與她相處時日已久，並且是我親自從遙遠的地方，千辛萬苦的才把她娶回來，我實在無法動手殺她，還請父王助她早日脫離苦海吧！」

達瓦達本國王接過寶劍，就要往下砍，但看見尼瑪安祥、殊勝可愛的臉，也無法下手！只好找大臣們一起來商議，看要如何處置蘇吉尼瑪。結果有人說，把她送到別國去好了；有人說可以將她送回先前她來的地方；又有

人說像這樣的王妃很難尋得，因此對她所犯的錯誤暫且原諒，不是很好嗎？這時，有個性情凶暴且喜殺生的大臣熱巴堅，代表那群奸臣們說：

「國王如果你要樹立威權，就把她拖到三叉路口殺了，將屍體剝成一塊塊的餵狗，或者國王父子於心不忍的話，就把她交給三個劊子手，帶到東南方三日路程的血海屍林去，在那個恐怖的血海屍林中，有殘暴的人和鬼怪在那裡游蕩，連房子裡都充滿食肉的有情和恐怖的羅刹，白天血流成河，晚上鬼火磷磷，到處迴響著狐狸、豺狼、熊和野人等動物發出恐怖的叫聲，空氣中也籠罩著毒蛇、麋鹿、山羊等毒物所呼出的如雲穢氣，衆生的生命在那裡就像風中殘燭，掌握在羅刹群魔手中，那裡連骷髏、屍體也會自己跳動，發出擦擦的聲音。那三個劊子手把她帶到那裡之後，必須將她血肉分離，國王你則必須用國土的三分之一做他們的酬勞，如果不這樣做的話，國王你們父子不僅會喪命在她手中，連國政也會荒蕪的！」

熱巴堅這般駭人的話，懾服了所有大臣，紛紛同意他的看法。國王只好把蘇吉尼瑪交給三個劊子手，並答應他們如果把蘇吉尼瑪帶到血海屍林去殺了，就把國土的三分之一送給他們當酬勞。於是三個劊子手立刻就用皮帶子把蘇吉尼瑪的手腳綁起來，漂亮的裝飾品也解下來，用荊棘的樹枝鞭打她，用黑山羊毛的衣服將她下體裹起來，脖子上套著些繩子，前牽後引的把蘇吉尼瑪拖到宮外來。頓時，天搖地動，日月無光，無憂林裏愁雲慘霧，蓮花、青蓮花為之凋萎，花苞也不再開放，樹上的葉子、花兒、果實也枯槁，八功德水的池塘和草原也乾涸了，連聲音悅耳動聽的伽陵頻迦等鳥兒也扇翅拍胸地哀號，狐狸、野狼等凶殘的野獸不斷地咆哮，市集中到處充滿了不吉的凶相，城市裡的人們異口同聲的說：是造了什麼孽啊！才會出現這樣的惡兆，該不會是國王父子有了生命危險，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呀？於是所有的人都湧向王宮去看個究竟。到宮門口的時候，就看見美麗而可愛的王妃蘇吉尼瑪，被三個劊子手前牽後引的拖著，打著，這種慘狀，使人們有的捶胸而哭，有的滾在地上哭號，有的驚訝的昏倒了，有的張口結舌的嚇呆了，整個城市裏的人們，都進入了痛苦的深淵之中。此時，蘇吉尼瑪因為不堪被三個劊子手又拖、又拉、又打，就對百姓們說：

「噯嘛呢叭謎吽！在場的百姓們，請聽我說啊！苦啊！苦啊！真痛苦呀！不幸的女孩，到底是犯了什麼罪啊！唉呀！國王到底是怎麼想的？唉喲！再也不能忍受了；嗚呼！沒有其他朋友了嗎？莫非我前輩子做了孽，今天才會遭到如此的報應，你們要以我為鑒，不要造惡業啊！」

（待續）

中國邊政發行旨趣及徵稿簡約

一、本刊以報導會社活動，聯絡邊胞感情，團結邊疆人士，研究邊政問題，宣揚反共國策，復興民族文化為主旨。園地公開，歡迎惠稿。

二、學術論著，外文翻譯，書籍評介，均以有關我國邊疆史地、人物、文化等為主。惟翻譯文稿，請附外文或影本，如需退還外文，請附足回郵。

三、簡明精練之時事評論及富有趣味性之文藝作品，亦歡迎惠稿。惟所有文稿除滿蒙維文外，均請用有格稿紙繕寫清楚，加註標點，以便編排。否則，原件璧還。

四、來稿除特約稿件外，每篇以五千字以內為原則。惟本刊對來稿有刪改權，如不願刪改，請加註明。

五、來稿文責由作者自負，一經發表，版權即歸本刊所有。一稿兩投，恕不致酬。如用筆名發表，請在稿末註明真實姓名、住址及電話。抄襲之文章請勿投寄，如經查出，即刊登其真實姓名於本刊。

六、來稿請寄台北市寶慶路九號蒙藏會劉學銑先生收轉。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臺誌字第〇一九七號
中華郵政臺字第一六五八號執照登記為第一類新聞紙

中華民國五十二年六月創刊
中華民國七十六年六月出版

中國邊政季刊

第九十八期

名譽	發行人：阿不都拉
發行人	周昆
社長	宋念慈
主編	李啓元
副主編	劉學銑
發行者	中國邊政雜誌社
地址	台北市中山南路一號
電話	三二一五三一—二六八
聯絡處	台北縣新店市三民路20巷42號
電話	九一一五二六五
印刷者	公館打字行
地址	台北市羅斯福路三段281號二F—一
電話	三九四三五四